CASTLETON FLAW GROUP

劉美芳律師事務所

劉美芳律師事務所自1986年成立至今,匯集了三十餘年的豐富資歷,聲 遠近馳名。團隊的律師均為律師界翹楚,各具所長,除了著名法學院的嚴格法律 訓練之外,歷經多年執業淬煉,在專業訴訟的領域裏創下許多傲人成功案例, 包括代表被告公司數月內爭取聯邦法院對知識產權侵權案下令撤案,代表被詐配 等法院宣判十年婚姻無效,代表被上訴方爭取上訴法院維持原判等等。 美國訴訟與國際訴訟日趨複雜,劉美芳律師事務所秉持穩健沈著的執業態 度,權衡利弊,謀略策劃,用心帶領面臨訴訟的客户們,輕鬆應對惱人 的法律訴訟,有效解決在商業、民事、離婚、遺產方面的法律難題。





《來一碗法律大補湯》 数量有限, 歡迎來信洽詢 info@castletonlaw.com

WWW.CASTLETONLAW.COM



創辦事務所三十年資歷 加州法學博士/台大學士 高等法院調解律師



詹姆士 津師 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 聯邦及加州資深出庭律師 二十餘年訴訟經歷



白翠霞涂练 加州羅羅拉法學博士 聯邦及加州資深出庭律師 律師公會認證家庭法專家 專精公司、知產、遺產法



聯邦及加州資深出庭律師



芝加哥肯特法學院碩士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學士 加州及紐約出庭律師



拜歐拉大學心理學士 行政文書事務處理 法務資料研究整理 中英雙語客服



錢約翰專員 加州州立大學商學士 行政文書事務處理 法務資料研究蒐集 精通中英西語



劉華蘭專員 台灣東吳大學商學士 會計財務人員 行政文書事務處理



宋瑞思東員 張函那經理 加州大學顯濁分校博士 加州州立大學語言學士 法務資料研究蒐集 專案策劃執行 專業雙語溝通翻譯 傳媒編輯管理



台灣大學法律學士 資深法律專業諮詢 長年任教商事法民法 曾執掌數家大型企業

| 民事

惡意競爭 / 知識產權 / 仲裁調解 債務追償 / 商標侵權 / 跨國訴訟 商業詐欺 / 商業洩密 / 跨州訴訟

離婚|遺產

離婚分產 / 跨境離婚 / 遺產訴訟 家暴禁令 / 海外資產 / 遺產歸屬 配偶權益 / 婚姻無效 / 遺產認證 子女費用 / 調解離婚 / 遺囑糾紛 非婚子女 / 爭議離婚 / 信託糾紛

626.810.9300

17800 CASTLETON STREET, #630,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苑文學獎」得獎名單



北美洲:文苑

6

第一名:蘑菇人

●第二名:媽媽病危

●第三名:舞衣 佳作一:二十二號公車

佳作二:野生之路 佳作三:逃離

佳作五:小喬 佳作四:獵鷹的女兒

作者:武陵驛(澳大利亞)

作者:李盈(密蘇里州)

作者:蕭景紋(南加州)

作者:夜延(賓夕凡尼亞州) 作者:楊秋生(北加州)

作者:南希(紐約州)

作者:量地喫風(台灣台北)

作者:周遠馨(南加州)



散文組

第一名:塔裡的男人

作者:宋久瑩(南加州)

第二名:俄亥俄最後的一片楓葉 作者: 昶一(華盛頓州)

●第三名:泅泳 佳作一:貓頭鷹之戀 作者:龔則韞(馬里蘭州) 作者:林雯卿(北加州)

佳作二:鐵甲武士的精神 作者:柳鍾英(南加州)

佳作三: 鬍鬚之隨想 作者:楊超(南加州)

高中組

●第一名:從缺

第二名:年輕的孩子

作者:戴以安(南加州)

■●第三名:麥田裡的遐想

作者:孫海躍(南加州)

佳作一:吳健雄—我心目中的英雄 作者:張旭娜(南加州)

感

非常感謝贊助徵文比賽的單位與個人,沒有大家的熱心支持,這項活動是無法辦成的! (依照捐款先後次序排名)

「鑽石贊助」: 捐款二千美元

客家寫作廣場、賀婉青、華美銀行、意廬會所 郭氏地產投資公司

「白金贊助」:捐款一千美元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 劉冰、嚴筱意、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總會長吳宗錦、

「黃金贊助」:捐款五百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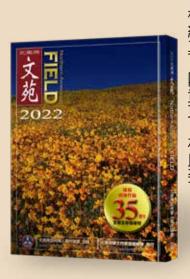
世界華人婦女工商企管協會大洛杉磯分會會長徐洸玲、 Fortune Avenue Foods, Inc. 李小姐、Jenna Chen Liang Lee、連榮吉/陳珉玲、 權威保險裴映棋、黃崇飛、Kelly K. Wong、 世界華人婦女工商企管協會總會副總會長陳玲華 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王美、

)「榮譽贊助」:捐款二百~三百美元

Dr. Ginger Lai 鍾一萍、大洛杉磯旅館協會創會會長——楊茂生、 李錦華、馮彩珍、梁柳英、詹淳櫻、賴靜緣、宋久瑩、 北美作協華府分會、北美作協副會長-江瑞瀛、林美君、李立華、廖茂俊、李秀臻、 周述蓉、地產經紀人--程梅莎、彭南林、游芳憫、 -陳玉琳、

●「友誼贊助」:捐款一百美元

周遠馨、黃慈雲、楊綺真、陳貴東、林良姿 Rejuvenation Wellness、薛永康/鄭敏、諶世鳳



感謝贊助者

濱紛花園,初衷綻放

吳鈞堯一文

· 文苑」文學第一屆小說徵文,主題多 喜。小說本質來自「虛構」,然而「虛」 其實是洋溢了、飽滿了,才得以擺脫真我 一元、內容與形式俱有新意,讓人驚



↑2018年9月16日吳鈞堯應北美作協之邀,訪問錫安國家公園時攝

取材,如〈媽媽病危〉、〈二十二號公

說大千世界與人間百態。 的糾纏,以更悅耳方式、更動人腔調,述

蒂」 傳奇。 菇湯,像一個平行宇宙,給予苦難幻想跟 柳州戰事,盧·德克斯特(Lou Dexter) 懷者,形式、取材、觀點與文字有大膽突 分鐘。」延長小說向度,形成一個循環的 重若輕,止於該止處。結尾,「渴盼收到 救贖。敘事腔調生動、筆力深刻,常能舉 戰。而蘑菇人的比喻,驚悚與魔幻兼具, 情、人物以及文化種種,別開生面寫抗 破,如〈蘑菇人〉,以一九四五年中國 對於愛恨、生死以及地底下蘑菇人以及蘑 你的覆信。等部隊到貴陽再聊。愛你每一 (老公)寫了一系列信件給「親愛的羅 作品形色各一,有繼承小說厚實與關 (老婆),以異國人寫中日戰爭、民

多篇針對疫情、並採取不同視野與

車〉、 給予文本感動人心的魅力。是一篇形式用 調格外客觀,但也因爲節制的旁觀視角, 身世等細節,一方面疫情緊張、再方面母 漸深刻的時候,敘述自己與母親的共處歲 被隔離期間,在時間幾乎凝滯、而焦慮日 說服。疫情期間媽媽病危,交代搭機以及 置、生命對峙。 心,均衡情感與情緒,彰顯能量之作。 親病情緊張,在此夾攻下,從容的敘事筆 月,包括母親的戀情、下棋、住宿、主角 病危〉選爲第二名,是被作品含蓄手法 「下棋」或許是隱喻一種,比如人生位 〈舞衣〉、 〈逃離〉。我把〈媽媽

風暴,以及女人爲了家庭完整所作的默默 懷,交織成可喜的「陌生化」效果。兼敘 犧牲與努力。終章的疫情是一個逆轉,改 移民的可能性、苦衷、家庭內部隱藏的小 個國度的事情,充滿異國情懷與他者關 〈舞衣〉以委內瑞拉爲背景,詳述另

中,陳述人生苦難與可能。 文節奏與情節也格外明朗,在情節調度 以及親情侵襲中,弦外之音意外撩撥。本 破壞,極可能它也帶來建設。戰情、疫情 變世界也救贖女人的命運,疫情雖然帶來

定好名次,佳作五篇也不遑多讓,各有特 帶巨大緬懷。 跟建立。以此來看,娓娓道來的筆觸便挾 麼奮鬥、崛起以至於後來確診、喪生, 市區的時候,回憶疫情來襲,先生與她怎 色。〈二十二號公車〉以搭乘公車,暢遊 業與藝術的平衡間,讓我多次斟酌後,才 一趟搭乘,都猶如對記憶、對真實的呼喚 一十二號公車行走在空間與時間之間,每 前三名得主在文學語言、手法以及商

活起居都隱隱爲埋伏,在自然的敘事中 來黑洞從未離去,只是等待甦醒。日常生 夜發生的黑洞,在數十年後悄悄茁壯,原 貫人生上坡、緩坡或者下坡,有一種在暗 藪等前塵今生,以尋常生活的不尋常,流 「熊」,串起與前妻分手過程、換工作淵 〈野生之路〉佈局驚喜,路上遇見

斷逃離的東方婦女,遇上另一個不斷逃離 《逃離》題目已經開宗明義,一個不

> 彩刺激,如果改拍電影,將非常生動。內 宛如公路電影,拉開不同風景與歷練。精 冒險性歷程;後者逃避前科,潛藏暗地。 的西方男人。前者躲債謀生活,開展一段 心靈版圖。 在檢索如能更深入的話,應該能發現廣袤

真、精彩。 喪生以後,才明白英雄的背後都是枯骨, 肩控制不住的顫抖著」。在親人參戰並且 煉,內心翻湧的情緒如決堤般而出,我雙 二十年前,我們共同在此度過生與死的淬 影像感強,帶著點美國英雄主義以及反 繼而內省、反省。有些動作場面描寫逼 九一一、阿富汗戰事等,陳述當代美國, 「舉手向他行禮,久久不能言語。 〈獵鷹的女兒〉定題英氣十足,以

敘述當代男女的愛情觀,以及內體與靈魂 博宙的似真如幻、似神又魔愛情,解釋、 傳統美女爲名的〈小喬〉,以小喬跟

> 愛情面貌。 話、浪漫,也比較缺乏說服力。全文把情 的搏鬥或平衡。博宙與小喬的和解非常童 慾、情色寫得驚悚,並流露孤單的現代人

故事的腔調,才能彰顯作品特色。我並且 品,側重情節但反倒被情節所困,疏漏說 說作者的一一姿態。不得不提的是有些作 是主題考慮,也強調表現形式,文學或商 電影的可能。 術、技術,並且考慮文字改編爲影集或者 色,作者們在書寫時,不單著眼文字藝 感到「影像化」成爲本次徵文的顯著特 業或兩者平衡,期許能夠盡述北美華文小 本次得獎面貌,於是在得獎名單中,不單 形色各一中,我寧願讓「不一」成爲

與世界的初衷。多 的核心,仍是那個最初投擲在湖面的石 頭,它不是別的,只在寫作時,面對自我 對此,我樂觀其成,但也提醒同心圓





金典獎,以及《一百擊》、 友等,《火殤世紀》獲得文化部文學創作金鼎獎、《重慶潮汐》入圍台灣文學館散文 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說獎」、五四文藝獎章(教育類與小說創作)、中山大學傑出校 吳鈞堯,出生金門,曾任《幼獅文藝》主編十七年,現任中華民國筆會秘書長,曾獲 《遺神》、《孿生》等散文與小說著作,多次入選年度 《聯合報》 《關鍵評

小說選、年度散文選,二○二一年秋出版第一本詩集《靜靜如霜》,獲得《文訊》、 (網路媒體) 專文評論

IO

蘑菇 小說組 第一名

武陵驛|文 (寄自澳大利亞)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柳州,中國

親愛的羅蒂:

後,騙郵政官打開郵局,找呀,找呀,終於找到你的三封信。 部的命令突至,我們反攻到柳州,一路上都錯過了郵差。晚飯 個加爾各答的錫克教算命先生嗎?如他所預言,中國戰區司令 走了四周還沒散盡的陰鬱。 暴雨過後,我滿懷感恩,你在紐約地鐵中寫的那些短詩立刻驅 在昆明修整如此之久,差不多生銹了。你還記得我笑話過那

受夠虐待的壯丁即使逃跑,多半也會死在半路上。 殍、婦孺老人、國軍士兵,偶爾也有日本士兵,畫也畫不過 荷槍提杖抓壯丁,不論老幼用草繩繫脖頸,像雞鴨串成一串 來,想借一台相機,苦於沒有膠片。在鄉下,到處可見徵兵官 不知爲何,我對死亡產生了特大好奇心。路邊倒臥許多餓

身邊很難伺候呀。」韓卻說打完仗,他回鄉做個小學教員,有 是筆,不能隨便拔出來。仗越打,你脾氣越大,以後回朱師長 上了膛,脖子上青筋突突跳。我用玩笑的口氣責備他:「槍不 一碗蘑菇湯喝就成。 韓副官好幾次跟他們發生爭吵。有一次,韓直接拔出手槍,

真不願承認,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吃的是什麼。鐵釘一樣粗硬

不顧,硬是吃了喝了又怎樣。 不見天日的蘑菇人,他們白送的蘑菇吃不得。可是,我們不管 馬屁,偷偷報告我說那是蘑菇人的蘑菇,吃不得。住在地底下 是老吳的說法,他是臨時雇請的當地廚役,喜歡拍我們美國人 放連神仙也不敢想像的雞肉蘑菇湯,鮮到老和尚要跳牆,這個 飯吃的是新鮮豬肉和鴿肉,還有西瓜盅,用西瓜掏空蒸熟,盛 供應算是好得沒話說。何況,不久前,還有口福大餐一頓 的水牛肉和紅皮小土豆,我們無處訴苦,相對百姓來說,軍隊 ,

得不得了,他相信那些都是蘑菇人送來的。 不想知道一個秘密?關於「蘑菇」的,準確地說,關於「蘑菇 多的是捏造誇張,添油加醋,很像國民政府的宣傳口徑。你想 人」。我們在柳州吃到了一生中最爲鮮美的蘑菇,韓副官喜歡 對於吳老頭的說話,我總是將信將疑。他不太用陳述句

飯,就開罵,「偷豬肉的賊生兒子沒屁眼」,附近村民來偷我 說,他懷疑是老吳監守自盜。 們美軍補給不是什麼新聞,可他罵娘一般有指向,他不好直 讓我從伙房頻頻失竊一事說起吧。那一陣子,司務長一做

異常的黑衣女孩被老吳按翻在地,她背著斗笠,估摸不出她年 那天卻是老吳抓住了小偷。我們聞聲趕到伙房,一個瘦得

她伏在地上,撐起身子,還在勉強撿拾滾了一地的白蘑菇, 而參差的黑髮在斑駁樹影裡,如同野火燒過的雜草灑著金光, 齡,但那雙紅褐色的眼眸亮晶晶的,看不出任何懼意,剪得短 塞

入籃子。

毛,菇柄白而細長,菇蓋邊緣削薄,佈滿褶皺。 前飛過白藕似的細胳膊。蘑菇在地上翻滾,光溜溜的,不長絨 像冰雹似的砸向她面門。她慘叫一聲,聲音沙啞暴躁,我的眼 老吳像水牛那樣喘著粗氣起身,奪過籃子。一把大小蘑菇

午餐肉罐頭,一個又一個,埋在蘑菇下面的罐頭。 老吳抹了一下大臉盤,大手油膩膩的,從籃子裡掏出美國造

*

上,司機和幫手忙著檢查引擎;當地人穿黑衣扛著鋤頭,七嘴 如同上次見到那樣,她的臉色異常蒼白,嘴唇不見血色。第一 色更合適身材窈窕的當地女子,比如,賣蘑菇的女孩。 八舌,圍著出主意;黑外衣似透非透,不穿內衣,那酷酷的黑 道上撞見一輛老舊的雪佛蘭篷布卡車拋錨,車後軸翹在大石頭 次見是部隊開進柳州的前一天,天氣更熱,人更疲憊。我們半 我認出來了,她是我的模特,一個賣蘑菇的山裡小姑娘,

上有一條明暗界線,上半部鬱然死寂,下半部生氣勃發,這是 上,胸前抱著一隻大竹籃,身邊放著一盞紅燈籠。稚氣的臉龐 見那個戴斗笠的黑衣小姑娘,靠石頭坐著,腳搭在一隻大輪胎 板凳,改爲載客,乘客猶如沙丁魚擠著。漫天揚塵落下 腰因超載而塌陷,好像當地那些大肚貼地的豬;車廂照例加裝 ,走前面照著,像古希臘的第歐根尼那樣找到些什麼;車肚那卡車燒炭,車大燈歪頭耷腦的,走夜路也許要有人打燈 當地百姓發現了美國兵出現 ,我看

小說組得獎作品

筆,在心裡記住了,斗笠的深藍色陰影抹不去那紅褐透亮的眼 不少看熱鬧的。 我的女模特也走上來。我只好作罷,收起紙

個很有意思的中國軍人。 愛你 抱歉,叫你看得沒頭沒尾的,回頭我寫一寫韓副官,他是一

盧·德克斯特(Lou Dexter)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柳州,中國

親愛的羅蒂:

哨,西北民歌的曲風。沒有鏡子,但他的黑臉就是上後山洗澡 和我同屋,據說是國軍九十四師師長朱懷冰的師部內最勤快的 個個新油毛氈頂支起來,結束了餐風露宿的行軍日子。韓副官 晴好,我們動手修建駐地,從瓦礫堆裡清理出無名屍骸,將一 房僅僅是個廢棄陽臺,搭上一架梯子,供攀爬進出。逢到天氣 酒店的廢墟上紮營。我終於搬入柳江岸邊的「豪華套房」 人,他破例沒有在鋼盔裡洗臉,拍拍手上的塵灰,吹了一段口 風塵僕僕開進柳州,當天是七月二十日,在一處華僑建造的

真晦氣,該不會是一個咒詛之地? 走在上山的石階,有個堪薩斯來的軍械師大聲說,這個酒店

但這是日軍摧毀柳州後,全城能找到的最好駐地 類似的話,聽過好多遍了。不是每個人都能享受留駐此間

部

12

另一人說:不是,聽說是改成了監獄。 堪薩斯小夥子又說:據說酒店一早被日軍徵用作軍官俱樂

上說是損丁格…… 韓副官說,我們腳下的這座山是被炸成寸草不生的,在風水

上後山洗澡。 是日本澡堂的用具,然而,誰也不願用現成的木桶木盆,寧願 加裝了窗柵欄和鐵門,我們找到了和服、木屐、木桶之類,像 寂,圍牆上聳立鐵絲網碎玻璃,底樓被炸毀的房間可見原來都 但在酒店一無所獲,這裡,除了鳥雀藤蘿,就是墓園一樣的死 如何徹底摧毀柳州的一草一木。我們在江對岸俘虜不少日軍, 風水學我們不懂,但九十四師上上下下都親眼目睹了日軍

密;這裡聽不到轟炸機的呼嘯聲,燒酒精或燒炭卡車受傷似的 魔幻漸變,遠遠超過了我所能描摹的筆頭功夫。 叫賣聲,都留在了閃閃亮的柳江岸邊。天空從淺藍到橘紅之間 蹣跚,牛車笨重的哀歎,苦力的勞工號子,調門長而高的麵包 池塘裡水流很緩,水也不深;山上佈滿碉堡戰壕,草長茂

條石上,讓溫熱的水反復拍打腳面,濕透的背在陽光下冒著白 隊裡唯一的華人,看得出他竭力隱藏著在一群白人戰友包圍下 師,韓副官作爲九十四師派員兼做翻譯,他是這支美軍軍械分 邁將軍派我進駐國軍九十四師,率領十來人,參謀,十名軍械 體,也不願離群獨處,誰知道他在想什麼。羅蒂,司令部魏德 ,招來了善意的嘲笑。大家都脫得精光,他既不願袒露身 韓既沒游泳,也不洗澡,僅僅洗完臉和手,坐在魚骨般的

我游累了,來韓副官旁邊坐著,我說中國西瓜有黃穰紅穰

但個頭比美國西瓜小一半

手背上被蚊子叮得腫起老高。 當我夢想著中國西瓜的時候,韓出神地盯著自己的手,他的

酪,至於新鮮牛排和雞肉, 你只有指望連大炮也無法震塌的人 有人嬉笑,咒罵晚飯少不了又是沙丁魚罐頭青豆罐頭嘉寶乳

岸,我隨著韓的眼光,搜索塘邊樹叢,那邊卻什麼也沒有了 倚著岸邊的樹,白魚似的光腳踢出一小片水花。等到大家上 是聽錯了,也看錯了。當時,我看見一個戴斗笠的當地女孩 狐狸也會跟著停下,回首呼應。人狐深情對視。不過, 是狐狸。當地人說要是遇上狐狸,你停下注視它,饑腸轆轆的 韓咕噥著什麼,我沒聽清。他站起身再說一遍,他說的似乎 我可能

韓說,盧中尉,你有沒有注意到剛才? 我大笑說,當地人愛看洋鬼子洗澡。

疑問地在那裡。就在那裡。 的黑暗,是我們最害怕的東西,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但它毫無 放光的,是世間無論什麼都不能改變的寧靜;而水那邊,靜默 有十秒鐘之久,時間好像在池水中間被沖斷了。水這邊,閃閃 我說看見了一個當地女孩。他卻說剛才,時間停頓了

手裡的槍變成筆。 我順著他的手指,水裡面什麼也沒有,我說韓,恐懼會讓你

多了,有時候,給我看他寫的詩,記在一個日記本上,關於火 是西南聯大的大學生,所經歷的生離死別,對大學生來說,太 聽出參謀揶揄的語氣,我不以爲然。韓不是戰士,從軍前 參謀上岸後說,戰爭出詩人,全是因爲缺少女人的緣故。我 他

焰和玫瑰之類,仗打得越多,他寫得越少,風格也消沉了

到處散落著零式戰鬥機和軍用卡車的殘骸。 歸的山雀。戰爭使我疲憊不堪,由著自己的身體去反應。山下 夜幕,卻是懶洋洋的,遲遲不肯遮覆半山,等著水塘邊遲遲不 爬上光秃秃的山丘,韓副官緊跑幾步,身後披著藍絲絨般的

明暗上準確表達。等有機會搞到顏料,我想作一幅大尺寸的 實,她的面色比畫紙還淺,嘴唇也如蒼鷺似的白,不知怎麼在 個瘦瘦的黑衣女孩做了朋友。信內附上我給她補畫的速寫,其 韓的詩歌,火焰和玫瑰。這樣子,韓與我們進城路上遇見的那 些錢,卻沒要她籃子裡的蘑菇,她的紅褐色眼珠突然叫我想起 我走上前,韓同一個戴斗笠的黑衣女孩說著什麼。他給了她一 死亡之城。山道上,那些僥倖躲過了轟炸的雜樹遮住了什麼。 柳州,日軍佔領時間不長,但三光政策早把這裡變成了一座

附著一個吃不飽的靈魂,但我不知道是誰的。好像一直在尋找韓對我說,現在老是覺著餓,哪怕吃到撐死,還是餓。體內 著什麼吃得飽的,既不在水這邊,也不在水那邊……

饑餓。軍糧時斷時續,韓是餓怕了 看不出戰爭和饑餓的必然關聯,製造恐懼的不光是戰爭,也有 ?山好水,還有詩人。你看,我這個人是不是不夠聰明,竟然 我很擔心韓的心理狀態。戰爭不需要詩人,被摧毀的不光是

暫且擱筆,容我想想到底怎麼落筆寫蘑菇人的秘密。愛你

盧·德克斯特(Lou Dexter)

* * * * * **** * *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柳州,中國

親愛的羅蒂:

間,再提筆寫蘑菇人的故事。 對不起,心情亂到幾天沒給你寫信。必須讓我先平靜一段時

喜歡她,都叫她「啞妹」。這事讓小心眼的人(比如吳老頭) 識字,始終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但看得出她想幫我們,我們 瞪大眼睛,指著木牌「啊……啊……」亂叫。她是啞巴,也不 中,上面用毛筆書寫,諸如「明美」、「夏樹」、「靜香」和 分給她一些吃的,她總是羞怯地拒絕。我們在廢墟裡陸續挖出 一些小木牌,散落在粉餅眉筆之類資生堂牌號的日本化妝品當 「麻衣」等日本名字。我們研究半天也沒搞懂,她激動起來, 我們做新屋頂時,賣蘑菇的小姑娘也來默默觀看,開飯時會

吳面門上,他大包大攬,說肉罐頭是他送給啞妹的 怪啞妹,挨罵的人卻是老吳。韓副官態度兇惡,手指頭戳到老 在附近轉悠,都以爲在美軍駐地能找到好吃的。但我們都不責 釋然。我說過戰爭的副產品是饑餓。餓得兩眼冒金星的村民常 那次啞妹行竊食物,被吳老頭活捉,一陣驚奇過後,我馬上

淨了然於胸,但決意包庇同樣手腳不乾淨的啞妹。他摘下帽子 眼,我微微一笑,攤開手聳了聳肩。他懂了,我對他手腳不乾 是常事,就算輪到我們美軍頭上,他也不放過。他和我對視一 務長是朱師長的遠房親戚,被調來炊事班管灶頭。他苛扣伙食 捲在手裡 老吳渾濁的老眼裡泛著淚花,眼巴巴看著我和司務長。司 將耳朵上挾著的香煙遞給老吳說 把蘑菇收了

北美洲・

I4

去抓幾隻雞來,算了算了,今晚改善改善伙食。

老子拔雞毛。 咕尖叫;老吳咧開癟嘴,對她凶巴巴地說,你要蘑菇錢,就給 了毛,把渾身血淋淋的雞扔到女孩面前;雞疼得上躥下跳,咕 老吳接過皺巴巴的煙,用髒衣袖抹著眼睛,舔了舔髒兮兮的 什麼也沒說,抓來一隻母雞,三把兩把,硬生生給雞拔

下巴骨撞擊地面的難受聲響。 那麼瘦弱的體格居然瞬間爆發出旋風般的力量。我們都聽見了 的缺口射出來。他的下巴上又收到了第二腳。難以置信,啞妹 捲下的風筝,顫抖不已。老吳還沒笑完,他的肚子就挨了女孩 蹌蹌跟在後面跑,雞血撒了一路。啞妹纖細的身體如同狂風席 蹬腿,重重仰面倒地。一聲暗啞怒喝像一道光,從厚黑事物 老吳點上煙,嘿嘿笑著,從袋裡摸一把穀子撒出去,雞踉踉

啞妹朝地上啐了一口,把半籃子蘑菇朝韓懷裡一塞,扭身跑

吳老頭殺完雞,不忘氣喘吁吁地罵娘 爲息事寧人,我讓韓副官送給老吳一雙美軍新皮鞋作了結

司務長瞪起眼訓斥老吳:「累麼,累就對了,舒服是留給死

是死人蘑菇! 了一大口,對我們說,長官,你們不曉得,這蘑菇不能吃。這 老吳接過韓副官吸了一半的駱駝煙,揉著青紫的半邊臉,吸

關子,撓著自己的肚皮說,給長官們說說咱們合縣蘑菇的秘 密。離這二百里地,就是咱們最大的合縣煤礦,桂系軍閥早年 我們半信半疑。他撿起地上的兩個煙蒂放入口袋,賣足了

> 掉下井,摔成一片片碎蘑菇…… 之氣加上主火的黑煤和冤氣,一塊兒滋養,冤死者不得超生, 煤礦欠薪還缺糧。兩年前,日本鬼子佔領礦區,刺刀逼著工人開公司大肆開採,賺了不曉得多少錢。遇上打仗,經理跑了, 遠上不去。礦工拉到一半,剪斷繩子,蘑菇人呼啦啦呼啦啦, 菇,告訴他們自己先上去,再放籃子拉他們上去。可蘑菇人永 極品白蘑菇,那是他們的食物。礦工得了極其鮮美的地下蘑 蘑菇人纏著要出去,礦工不肯,蘑菇人會獻上長在地底深處的 明得很,讓礦工下去要蘑菇人探礦,蘑菇人找到的都是富礦。 求礦工帶他們上去,他們想回地上,想回家。鬼子兵來了, 前,可他們早就死了。礦工下井,偶爾會撞見,嚇一跳,蘑菇 最後變成蘑菇人,吃地下蘑菇爲生,肉體不腐爛,神智如同生 冤氣最重的蘑菇人。不懂?合縣從大清年間開始採煤, 下井,許許多多礦工死在井下。有一些死人發生屍變, 開公司大肆開採 人死於井下塌方,活埋地底,冤氣不散。五行相生相剋,五行 人可憐巴巴的,說自己好冷,向礦工討煙抽,抽完煙,跪下 ,賺了不曉得多少錢。遇上打仗,經理跑了 不斷有 變成了 精

菇人是什麼玩意兒?傳奇故事?活死人? 韓副官皺著眉給我翻譯完,我不禁感到脊樑骨涼颼颼的。蘑

下來的蘑菇人。 老吳瞅著自己的新鞋鞋尖,冷冷地說,賣蘑菇的小姑娘是地

韓皺起眉頭,對我說,這兒的老百姓特別迷信。長官別見

八的蘑菇。 我撿起地上被踩爛的一片蘑菇,看了看說,要吃的就是蘑菇

羅蒂,你絕想不到,我們在老吳臭婊子似的咒罵聲裡吃上蘑

菇人送來的蘑菇。蘑菇上了砧板,我們信科學的,當然不信他 了桌,但真正征服我們的胃的是裝雞肉蘑菇湯的西瓜盅。 糖醋裡脊、鴿肉、春捲、炒麵、宮保雞丁……浩浩蕩蕩, :一套巫術。晚飯仍然沒有新鮮牛肉,但有魚有蝦、紅燒肉、 擺滿

消息:部隊不久要開拔,收復廣東。 在祝你生日快樂。後來,我沒管住舌頭,提前告訴大家一個好 的,我對著柳州的晚風,大聲呼喊羅蒂生日快樂!聽戰友們都 很興奮。畢竟作爲你六個月時長的新婚老公,這點權利我還有 你的二十一歲生日。哦,說漏了,對那麼多人說漏嘴了,可我 我很可能講了許多不該說的事,不該煽情的話,還說了很快是 桌面,唱起了百老匯歌曲,我說原以爲會陣亡在大陸反攻中, 天黑得很慢。十來個美軍官兵互相摟抱,轉圈跳舞,我站上

戰爭快要結束了

眼神恍惚,渾身零件散了架 著戰後的和平生活。唉,那個老吳,也鬼鬼祟祟喝了湯。每個 菇雞湯被端了上來。每個人的臉上佈滿了晩霞的色彩,戰爭進 入反攻階段,令人興奮異常,我們嘴角滴著油膩的湯汁,憧憬 人都喝下了一生中最多最鮮的蘑菇湯,見到天堂似的,一個個 勝利!勝利!大家搞來一罈琥珀色的紹興酒,最後,半鍋蘑

月二十六日晚上發生的事 我完全沒料到,吳老頭講的蘑菇人故事居然是真的。 那是七

寫到這裡,我睏了,早點睡,做個好夢

愛你,永遠。

盧 德克斯特 (Lou Dexter)

*

一九四五年八月四日,柳州, 中國

親愛的羅蒂:

我對韓說:老頭的故事很有趣,哈哈,他居然說我們吃的是

僵屍蘑菇。 韓收起笑容,左眼眨了眨,一點兒也不俏皮,我疑惑地盯著

他,他問我還記得那個眉毛長痣的日本鬼子嗎,我說記得。我

韓說,那日本人也講過合縣煤礦蘑菇人的事。他親眼見過蘑

給他畫過像。

我說,假如啞妹是蘑菇人的話…

韓嘿嘿一笑:爲什麼不是?

他們後來成了朋友。跟敵人做朋友,在中國很危險。 妹,還有那個日本軍官。偶爾,韓副官去跟日本軍官下圍棋 的戰俘所。在中國,我遇上了一些非畫下來不可的人-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下午,韓提及的那個日本軍官關在江對岸 啞妹是蘑菇人。我的頭快炸了。要是沒記錯,說話大概是在 韓、

到好角度,韓說,等一下,有一個人有意思,值得畫,他上廁 記得一到柳州,韓帶我去戰俘所畫肖像,隔著鐵柵欄,選不

我破例沒有坐板凳, 但被韓副官制止了。那日本人向我們鞠躬,遵命盤腿坐 被看守叫住,馬上立正,沒有敬禮,惹得看守踹了他 那個人出了廁所臭烘烘的,亂蓬蓬山羊鬍子,軍裝破破爛 而是像對方那樣盤腿坐下

紙面指指點點,誇我畫得像。 作畫。他的眼神老是游離散焦,落在天花板上石灰脱落的某個 視窗外,接著, 畫到一半,我的腿麻得失去了知覺。看守們圍上來, 盯著他眉毛裡那顆黃豆粒大的黑痣,開始埋頭 對

習慣的那樣,以沉默捍衛著自尊心,不過,在平靜淡漠的下 天空,良久,他長痣的濃眉抖動了一下,搖頭否認。他像智者 問他是不是認識,石黑抬頭凝視被窗柵欄切割成方格子的破碎 速寫。他的手指神經質地撫摸著鉛筆線條,直到指肚黑了。 全身動作停在一頁,彷彿石化了,那一頁上是賣蘑菇的啞妹的 幅肖像寄給他父母。在翻閱我的速寫本時,他忽然屛住呼吸 大名:石黑有吾,以及他家在日本江津的住址。他拜託我將這 在我筆下,他全然是一個敦厚謙遜的東亞平民。他在畫上簽上 你依舊可以觸摸到俘虜特有的病態痛苦和羞恥。 被畫者聽了,微微點頭。他看上去是那樣有百利而無一害 我

下採煤,等於變相釋放了他們。 晌,他說石黑君不一樣。石黑是日軍派駐合縣煤礦的中隊長, 石黑可是手上沾滿中國人鮮血効忠天皇的日本軍人。韓沉默半 朋友。我忍不住提醒他,不要被畫上那傢伙的寬厚模樣矇騙, 有時候,擅自將石黑調出監室,他不合時宜地將日本人當作了 撤退前,他沒有槍斃四個被俘的游擊隊員,而是派他們去井 人十分抵觸日本軍國主義,偷偷做過一些義舉,諸如,在日 韓和石黑都是棋迷。一來二去成了棋友,韓爲了下棋方便,

有意義嗎? 韓問我信前世嗎?我反問:上戰場的人生命都不確定,前世

他說聽我給你講一講前世。柳州的前世是一口巨大的井

是一個出家人。 成了死人,又把死人重新變成了活人。有時候,韓感覺石黑像 黑同情中國百姓,厭惡毫無意義的國攻打國,戰爭把活人都變 此,無論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這些全是石黑告訴他的,石 回家去。尋找,其實是逃離。逃離也是尋找。每個人都是如 他們還有唯一的盼望,找到煤礦或者蘑菇就能上去,離開地下 死人,也不是鬼,他們活著,只是他們完全忘了自己是誰,但 地下,來自蘑菇人探知的大煤礦和黑暗蘑菇森林。蘑菇人不是 料,就是食物。他們吃的是蘑菇,照明取暖靠煤塊,統統來自 盡,沒有光明,連影子也沒有。過日子全是在尋找,不是燃 人都住在井下面,看不見日頭,每一天都生活在井底, 無邊無

勁叫後腦袋疼,感覺遲鈍了不少。 柳州的前世故事我聽不懂。我大力搖晃著腦袋,紹興酒的後

的僵屍,吃了僵屍蘑菇的人也會變成蘑菇人。 就給打發走了。但礦工們特別迷信,堅持認爲那個人是地下來 只是走狗屎運的礦難倖存者。等那個蘑菇人康復後,發給盤纏 親自驗證過,認爲蘑菇人根本不是什麼活死人或者僵屍,他們 過。石黑曾經良心發現,命令礦工們把一個蘑菇人救上來,他 韓又說石黑治理合縣煤礦時,非但聽說過蘑菇人,還親眼見

去工作了。 都經過反覆斟酌。放心吧,喝過蘑菇湯的人全都安然無恙。得 羅蒂,別擔心,也別以爲我是喝多了中國酒胡謅,我所寫的

盧 德克斯特 (Lou Dexter)

四五年八月五日 柳州, 中國

親愛的羅蒂:

事物都在搖晃碎裂,失去了所謂的真實感。 間來來回回,像是大病初癒那樣。經過腸道排泄,眼前所有的 來是半夜。強烈噁心嘔吐,腹痛卻拉不出,我在茅廁和食堂之 是七月二十六日的夜裡到底發生了什麼。我所能記得的是,當 `,聽了吳老頭一番蘑菇奇譚,我撐不住,倒在食堂睡了。醒 現在得回頭交代一下,那個眾人皆醉的蘑菇湯夏夜, 也就

是這樣在她臉上慢慢亮堂起來。 睛,凝視著夜空,天上一團團的黑影像是村莊的倒影。天光就 的臉容十分安詳。半天也看不清啞妹的面容,她似乎睜著眼 起,自然而然的,姑娘的裸臂停留在韓裸露的胸膛上,韓酣睡 華套間,突然,我的動作凝固了,我看見吊床上兩個人抱在 我披衣而起,穿過鬼影憧憧的廢墟和院子,從竹梯爬回豪 _

弧線很彎,臉色蒼鷺似的白。 個真正的廣西少女,大山裡的那種,高額頭,細腰身,嘴角的 間長大了,成熟了,當地人關於柳州的講述使我確信,這是一 她轉過臉來。我的酒勁怒氣消散了,開始驚懼,她像是猛然

雙手,還是我拉起她的雙手,我完全記不清了。她熱切地望著 憂傷的噪音。月光滴滴答答的,像我的懷錶急促行走。她提著 眼神燃燒著什麼燒不完的東西, 我退回院子裡 ,從梯子上跟下來,放下燈籠,是她主動拉起我的 。一夜的狂歡散去後,黑暗裡的生物弄出許多 像是地底下的煤塊

> 不在意她是啞巴,真希望說的不是英語,而是中文。 知道該做什麼,老毛病一犯再犯。胡說一氣,語無倫次,根本 韓。他是我最好的翻譯和朋友……她能聽懂,我太激動了。不 存者,前年耶誕節前坐船來的,我愛中國,也愛中國人。包括 在催逼我講話。說些什麼呢,我說我是太平洋島嶼爭奪戰的倖

內依次崩塌的聲響。 當我醒來的時候,手放在雙膝之間,頭朝 斯特山形上,我聽見了來自她喉嚨深處的嗚咽,以及自己身體 的無數細雨,無聲無息,飄落在眼前一層又一層無窮無盡的喀 側臥在帆布床上,儘量收攏著雙腳,像子宮裡安睡的嬰兒 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慘白的面容。從她的雙眸中,毫毛似

隔天,去日軍戰俘所畫像。這次,我是一個人去的。

他。他的畫技太差,把富士山畫得很醜,在山下,畫了一口不 知通向何方的井。 石黑罕見地打破沉默,他說他也能畫。我把筆和速寫本交給

身臭得像具腐屍。我吩咐看守快快給他洗澡 他無所謂,將眼光鎖定在天花板上,湊近了,真受不了 的藉口是說他沒空,韓君約了他下棋。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領, 傻。我要求他開口,他像塊石頭,固執地拒絕。他留給我唯一 下發現蘑菇人的事,他遲疑地看了我一會兒,又盯著天花板裝 歪頭盯著天花板上滲水的地方。我又問他是不是聽說過礦井底 借助懂英語的其他戰俘,我問他是不是管過合縣煤礦, · , 他全

不懂他與石黑之間到底發生了些什麼。 白。我覺得自己反應十分遲鈍,我覺得這事跟韓有關, 走出戰俘所,我才感覺到有什麼地方不對頭。 但卻想不明 但我搞

目力所及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個小湖泊, 看來

快停。 受災面積不小,我得出去找人幫忙, 加固一下新屋頂。祈禱雨

祝你一切安好,愛你

盧·德克斯特(Lou Dexter)

*********** * * * * * * *

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

,柳州,中國

親愛的羅蒂: 「石黑有吾」死了

局棋」。石黑預感到了他的死期,他在我逼問他蘑菇人的事的 一刻,就沒打算活下去。所以,那是他和韓的最後一局棋。 他死了,我才醒悟,石黑當我面說過的話是「我們的最後一

他們頭上去而復返,奇怪地轉了好多圈,沒有掃射,也沒有投 發現防空洞裡少了一個人。等待之所以漫長,因爲日軍飛機在 軍轟炸機的發動機呼嘯聲徹底降服了地上人們的本能。誰也沒 日頭像一隻追逐光明的飛蛾,很快被盤旋回來的日機覆蓋,日 飛機和雲朵之間的空隙當中,可以看見微弱燃燒的橙色光焰, 他的死亡經過是這樣:上午,三架日軍轟炸機飛過雲天,在

壓抑著汩汩聲響,猶如耳朵眼裡塞著棉花,聽見地洞深處狐狸 日本戰俘們起先尚能保持那種什麼都能忍受的平靜,喉嚨裡

彈,像是履行什麼儀式,終於,擰身飛走了。

終於,不知是誰在小聲念叨:石黑君在哪裡?

的某點。 蠅,被我畫筆描摹過的深邃眼睛大睜著,依然死盯著天花板上 身上散發著濃烈的腐敗味,身下一汪紫黑色積血,叮滿了蒼 石黑自裁後,身子特別輕,像是極度疲勞之後虛脫的那種輕 個日本軍人死得其所,這名天皇的武士到了只欠一死的地步 奄奄一息的石黑,每個人的表情肅穆冷淡,似乎都在默哀,一 有歡呼雀躍,日本戰俘也沒有捶胸頓足,周圍的人都垂手對著 被炸,蘇聯向日本宣戰。看守所的氣氛十分詭異,中國士兵沒 直苦苦熬到天黑,才斷氣,他死得正是時候。消息傳來,廣島 己的肚腹,親手把腸子扯出來,他跪倒在地,大聲喘著氣, 越獄逃跑,而是用床架上取下的一枚銹蝕的大鐵釘,劃開了自 沒人接茬。石黑沒死。但所有人都遺忘了他,他沒有趁空襲

亂」。他沒佈置屍檢,戰爭死個把日本鬼子不算什麼,吩咐士 兵把石黑拖出去火化了。 不斷擦汗,站得離死屍盡量遠,在死亡原因一欄中填寫了「霍 看守長見慣了死亡,但沒見過這種殘忍的死法,他以手背

寫一點讓你高興的東西 興。抱歉,死亡擄走了幽默感,今天就寫這些個字,保證今後 日本人爲他們的侵略行徑得到了報應,但我們並不是那麼高 大量平民喪生在廣島核爆炸,這是震驚人類歷史的大事件。

吻你

盧·德克斯特 (Lou Dexter)

**** * * * * * * * * *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柳州,中國

親愛的羅蒂:

了,樹林盡焚,取而代之的是,裸露的山石和長勢卑微的灌 酒店的後山,越往上攀爬越會明瞭,這座山完全被炮火毀 石黑死後,僧人去戰俘所做法事驅邪,韓邀我一起爬山

哪兒也沒去,在山上看風景。 我扶住一塊山岩,停下喘氣,問他石黑死時去哪裡了,韓說

他的臉,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氣,把他拉近身邊,他的眼白露 死隊衝鋒前那樣興奮異常。 則浪漫而狡黠,此刻,韓副官同我一樣爬得汗流浹背,卻像敢 也有幾分像,是中國人長得像日本人,還是日本人長得像中國 出較多,那眼神和死前的石黑非常像,我意識到他們兩人長得 人,真不好說。但兩人的氣質截然相反,石黑堅強而陰鬱,韓 看什麼風景?看日機丢炸彈?山中的光線不好說,看不清

你們不是棋友嗎,他死了,你連面也不露。我說。

韓大笑,笑得太急太神經質,猛烈地咳嗽起來。他向我瞞著

什麼說是最後的棋呢?難道他的死和你有什麼關係嗎? 我說,你必須對我說實話。石黑說你約他下最後一局棋,爲

話題,他告訴我那些並非是興致所至的塗鴉,而是古代中國人 不是發現地層結構,就是照亮一些岩壁文字。韓儘量岔開我的 溜溜的石階,鑽進一個山洞,手電筒光打在水跡斑斑的洞壁, 山上除了碉堡工事,還藏有許多陰暗潮濕的洞穴。我們沿滑 風物的崇奉祭祀 ,你在寺廟裡的善男信女身上找不到

但在山洞的幽暗裡到處都是,中國人的真實信仰。

倒在地,我說,我敢打賭在下是第一個到此一遊的美國人。 我們跌跌撞撞,鑽入一個更陰暗的岩洞,數尊損毀的佛像歪

的小物件,我湊近一瞧,竟是幾只用過的保險套。 吸到了新鮮血液,嗡嗡歌唱起來。手電筒光圈裡照著一些奇怪 韓大笑,笑聲嘎然而止,撲啦啦,驚飛了無數蝙蝠,蚊蟲爲

輸了,他必須死。他做到了,保住了日本武士的榮譽。 和他約定,最後一局棋定生死,誰贏誰活,誰輸誰死。他的棋 韓撓著脖子上蚊咬的腫塊,轉臉對我說,石黑很守信用。我

謀殺,即便他是日本戰俘,即便你沒有親自扣動扳機。你是軍出洞花費了較少時間,我恢復了一些體力,我說韓,這是 人,你想過軍法嗎?

他嘿嘿一笑,不回答。

過了一塊巨岩而已。繼續往上爬,山勢險峻起來,日頭開始西 們略微恐高,不再交談,好節省體力,彼此分擔緘默的重量。 沉,陡路兩側均是斜探下峭壁、僥倖躲過炮火的雜樹藤蔓。我 出洞後坡度大了,彷佛快到山頂,但轉過山路,發現只是翻

懸在天上,而是來自於城市的內部。柳江像一條青蛇,企圖咬 裡,天天洗淨我們的地方。 成一團藍幽幽的薄霧。看不到山腳的池塘,但我知道它就在那 路上雖盡顯其可惡。但彼時晚霞爲塵土所過濾,在山巒間,形 自己的尾巴,機場拋棄在遠處,像是被咬下來的一節。塵土一 當爬上陡坡,柳州全景在我們腳下。西天的火燒雲似乎不是

傳來了犬吠 一回身,看見一小片樹林,居然逃過了戰火的屠戮;遙遙的 似乎越來越接近;我瞬息感覺到了來自天地間造

北美洲·文苑

20

樣子,這是生命眞相。 山的另一邊,前方不知是何處,總之,不是我們期望的山頂的 。只是一小片矮矮的樹林,以及一條蜿蜒無盡的山路,伸向 韓不再興奮,他冷靜下來,向天空展開雙臂說,這裡就是山

話,只會呀呀叫。礦場傳說裡講過饑荒歲月,下井採煤的裡面 意,但他們更害怕日軍,他們拉上來的那個是女的,不會說 們都說石黑留下了蘑菇,卻把蘑菇人送進了監獄。 混入過女扮男裝的村女,遇上礦井坍塌,被活埋在井下。礦工 隊長吃過,很喜歡,他下令礦工拉一個蘑菇人上井,礦工不願 說多次在井下遇見蘑菇人,送來許多鮮美的地底蘑菇。石黑中 流傳著日軍誆騙蘑菇人的許多傳說。比如,礦工們向日軍報告 轟炸廣島不談。只記得他說的是合縣煤礦的逸聞。煤礦上至今 在山頂,韓到底說了些什麼,我有些暈眩。我們都避開了

我說,石黑救上來的蘑菇人是啞妹嗎?

韓調轉臉看我一會兒,他說:「別當真,中尉。這裡的老百

打敗日本真的是我們的好日子嗎?這些年,浴血奮戰得到的那 求的,現在離目標這麼近了,才發現實際上目標還是那麼遠。 韓說,過去那麼多年,以爲打敗日本就是每個中國人堅定尋 我說,好吧,不管我信不信,你得放個假,好好睡一大覺。 我說:「迷信不好嗎?」,他說:「不好!」我們都笑了。

顆小小的白蘑菇。 韓卸下配槍遞給我。我收回手掌,掌心裡除了槍支,還多了 些東西,只不過是運氣好而已。

變成了一個黑色座標,和山色混爲一體。 降下去,下面除了黑岩以外,無非是泥土和灌木。天黑前 他轉身大步朝山的另一邊走下去,身影迅速像下礦井似的沉 , 他

他沒有回我們的豪華套房,我想他不會回來了。

擁有你、你的愛和靈魂。愛你。 失去一個像韓那樣的朋友真難受,但這就是人生。幸好我還

盧·德克斯特(Lou Dexter)

* *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柳州,中國

親愛的羅蒂 今天最大的新聞是長崎遭轟炸,我不瞭解其中細節,戰爭眞

的快結束了。但這裡的部隊和百姓仍然活在深重苦難之中。我 倆還是逃難的平民。 路的骷髏;另一個還沒步槍高,只是個孩子。十來天前,他們 畫了兩個典型的國軍士兵:一個瘦骨嶙峋到極致,簡直是個走

對敵人有獨特的看法,他對仇恨也有他自己的化解。朱師長不 懂,他不可能懂。 我不這麼看,我告訴他韓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愛國軍人,他 來來往往的人從此不再出現。朱師長忿忿地認定韓當了逃兵, 我們也沒再見過啞妹,駐地裡沒人在意,畢竟,每天都有許多 我向師部報告了韓的失蹤,關於蘑菇人,我半個字也沒提。

的,他相信石黑害了賣蘑菇的小姑娘,而他顯然以自己的方式 樹之類;或者,她真的是來自地下的蘑菇人,不會死的蘑菇 緣故。這些想法統統無從查證。不管怎麼說,韓副官是相信 我們喝了她的蘑菇湯安然無恙,韓說那是因爲我們都是好人的 人,我們在半道遇見的黑衣女孩只是一個不會死的蘑菇人,但 是逃了出去,變成了賣蘑菇的小姑娘,也許她的日本藝名是夏 接送來這裡充當慰安婦,是不是她命硬,沒有死在慰安所,而 是沒有釋放那個女扮男裝的礦工,沒有將她送進監獄,而是直 妨略略評估石黑的說法,我猜他一直在對韓副官撒謊,他是不 軍官俱樂部,而是日軍的慰安所,曾經有許許多多無辜的女人 農的父母收到能有所安慰。無意中查悉,這酒店以前不是什麼 (朝鮮人,中國人,包括日本人)在這裡忍受饑餓和折磨。不 我將石黑有吾的畫像放進了他的骨灰盒,希望他在日本務 仇。不過,我更願意相信是石黑以自己的方式贖了罪

及在暗處刷刷生長的白蘑菇,我想問他們 舞姿是我每晚的催眠方法。眼皮開始打架 特別提一下每夜都來造訪的小客人。熄燈鑽進蚊帳,他們就來 相信,當地穿黑衣的礦工們都信蘑菇人的故事。擱筆之前,要 附的這只小蘑菇(希望漫長的郵路中不會壓碎),韓相信,我 。螢火蟲打著紅燈籠,要跟地平線閃爍的星辰媲美。燈籠的 ,今晚會夢見蘑菇人,黑亮的煤塊,以 親愛的,要是不相信我所講的故事,請你仔細察看信內所 作關 者於

失去一點點才算是活著

片碎蘑菇…… 夢裡,繩子斷了,蘑菇人呼啦啦呼啦啦,掉下井,摔成一片

死亡沒有恐懼,而是充滿了莫大的好奇心。也許,我早已變成 面前,我們如此弱小無力,但它確鑿無疑地存在著。我現在對 了一個一直在尋找光明出路的蘑菇人。 在戰爭落幕後,我想去一次合縣煤礦。你看,在黑暗的未知

你的覆信。等部隊到貴陽再聊。 但不是故意如此,實是生命從不簡單,生命即冒險。渴盼收到 續寫下個開篇,這些信集中起來郵寄,才發現過於冗長深奧, 你說過要和我一起經歷所有未知的未來,現在僅僅是斷斷續

愛你每一分鐘。

盧·德克斯特(Lou Dexter)系



事。聖公會牧師。《世界詩歌》副社長。ACT碩士。小説刊於《芙蓉》、《江南》、《文學港》、《安 灣僑聯總會二〇二〇年海外著述獎 家節散文獎項,Ewing Trust 作家獎和第三屆國際微詩大賽優秀獎;小説《水蜘蛛的最後一個夏天》獲臺 國詩歌年選》等選本。在臺北出版《水蜘蛛的最後一個夏天》和《騎在魚背離去》。曾在澳洲獲華人作 徽文學》、《莽原》和《四川文學》等。詩歌見於臺灣《創世紀詩雜誌》等,入選花城版《二○二○中 武陵驛,原名張群。生於上海,居墨爾本。世交會、維州華文作協和澳洲華人作協會員。小說學會理

小說組得獎作品

答,但他們也許會說饑餓死亡算不了什

,生命得到的那些東西只是僥倖

打著燈籠在尋找什麼。不曉得他們會怎麼

22

媽媽病危 小說組第二名

李 盈一文 (寄自密蘇里州)

的這段話。 的……你自己看著辦吧!」 幾天前,我在微信裡突然接到沫姨 **十**当尺食自暑雖 ·····現在回上海不容易,媽媽病危,在醫院裡昏迷不醒……現在回上海不容易, 十四天旅館隔離,七天自家隔離……我會照顧好你媽媽

電話號碼是什麼? 我心焦如焚! 媽媽怎麼會突然病危? 什麼病?哪個醫院?

離呀。 可是一直沒有回音……沫姨正熟睡呢。嗨,這日夜顚倒的距

就被取消了。媽媽病危,而我卻沒機票回去,我一邊哭一邊在 網上到處尋機票…… 我匆匆訂下的一張去上海的機票。可是,第二天清晨,航班

從醫院回來,那裡有很多帶菌的人。哦,Amy, 不哭。你看, 防你的機票被取消……Honey……Amy……我想抱抱你,但是我 這裡還有一張明天起飛的機票,我昨晚幫你訂的,就是爲了提 口罩。我忍不住嚎啕著撲過去,他急得雙手亂揮,失聲喊叫: 「不,Amy,不要過來。我不能讓你冒險感染上新冠。我剛剛 愛德華值了一夜的班,推門進來時沒有像往日一樣摘下N95

> 遠的距離喲。 愛德華揮著手機,口罩後聲音似悶聲春雷。嗨,世界上最遙

忙亂了三天,我終於上了飛回上海的飛機。

須與至少兩位同事保持聯繫。 華,還有同事茉莉和傑克。做我們這一行的,不管到那裡,必 話號碼,生怕出錯。我的新手機微信裡只有媽媽,沫姨,愛德 心懼的字:「你媽媽病危……」我一遍又一遍檢查留下的新電 媽媽的賬號,憑我怎麼滑,沫姨的微信裡總是那幾個讓我心焦 打開愛德華昨天塞給我的新手機,來回不斷地滑著沫姨和

二十層。母親用電梯,順便帶上要扔的垃圾和要寄的郵件 和媽媽每天到江邊晨跑。我不用電梯,直接從公寓的樓梯跑下 燒健康菜,媽媽怎麼可能病危呢?記得大前年夏天回上海,我 媽媽才五十出頭,身體一直很健康,不但堅持晨跑,還很會

著,像旗子一樣引導著故意慢兩步的我;江風拂面,帶著媽媽 黃浦江天色多是灰的,母親在前面跑著,黑色的髮絲飄著飛

管天邊的灰色是霧霾,還是陰雨,抑或是破曉前的黎明。 的味兒,沁入肺腑,可以讓我無牽無掛地一直跑到天邊,才不

位三十多歲的女人原地小跑著,臉紅撲撲,氣喘吁吁。媽媽: 「沫子,調皮,幹麼擋我的路?嗯,這是我女兒艾米。」 有一次,前面飄揚的旗子突然停擺了。媽媽站住,迎面一

她雙手捧著我的臉頰,眼對眼,鼻對鼻地端詳我,周身毛孔 沫子走近我,上下打量說:「哦,我以爲是你的妹子呢?」

棕色,隱形眼鏡掉落?」 發出的熱氣撲面而來。來不及讓我的困窘發酵,她就狄然退了 步,抓住我的手說:「艾米,你的眼睛一邊灰藍,一邊是淺

「沒呢,我生來就這樣。」我尷尬地說。

的雙手,溫暖濕潤。 要來公司一趟哦。」說完,沫子像風一樣又跑了,我被她握過 你媽兩小時哦!」她又衝著媽媽說:「陳總,你今天十點一定 「這幾天有媽媽陪著逛街,開心吧。不過,今天,我得借用

話都不說清楚。」 母親含笑抱怨:「你沫姨,總是這樣風風火火,三言兩語,

回嘴,倒著跑。 「欸,我聽見了!人家我只說重要的喔。」沒想到沫子轉身

江邊綠地生機勃勃。 樣親熱對你……」媽媽邊跑邊說,黑色的髮絲在天光下飄揚, 「嗨,這個沫子!Amy,你不要太在意,沫姨喜歡你,才這

轉眼就快三年了,恍如隔世。

小說組得獎作品

美國上大學, 沫姨是母親的助理,卻與母親情同姐妹。她出生在台灣,來 畢業後就做媽媽實驗室的助理 媽媽被公司派去

> 到我的微信帳號。 上海,也帶上她。這是媽媽後來說的。她一定是從母親那裡得

語,話都不說清楚,就毫無音訊,像人間消失了似。 突然病危?什麼病?在哪個醫院?沫姨你怎麼總是這樣三言兩 媽媽病危,年輕得像我姐姐,健康得像江邊綠地,怎麼會

是,連媽媽也不知道我轉行換職業了呀。 的核酸檢測結果都是負的呀。或許,他們知道我的職業了?可 要趕我下機?我的新冠測試有問題?可是昨天中國大使館認證 離我六尺遠,眼睛卻像沫姨那樣仔細端詳我。我不禁一驚,她 一位穿著紅色套裝淡黃翻領襯衫的空姐。她微微前傾彎著腰 一道影子落在我的手機屛幕上,抬眼一看,走廊上站著

「媽媽,媽媽,我的媽媽病危……」我胡思亂想著。

手,把一本藍皮護照遞給我,手上戴著薄橡膠手套。 她帶著紅黃色口罩,看不出來是笑,還是在說什麼,她伸長

我的護照怎麼會到她手裡?她真的要趕我下機。我的心提到

「是你的吧?」她問。

我點點頭,說不出半句話,怕心會跳出來。

弄丢了,麻煩可多了。您座桌上有瓶水,密封的,很乾淨。」 她把護照交給我,大概也看出來我很緊張 她指了指入門的走道:「在那兒撿到的,收好,小心一點;

清水可以定神,媽媽說過。

塞到我衣袋裡說:「你會暈機,再加上戴口罩在飛機上睡不容 上機後就吞了它,三十分鐘後或許能讓你好好的睡 我摘下口罩,用清水送下了一顆暈機藥。啓程前愛德華把藥

我吻了吻手機裡的愛德華,說了聲晚安。玻璃平面冰冰涼。

合新聞頭條。 合新聞頭條。 一個的內臟,腦殼裡的思想,隨時都可能被偷走被感染,怎樣所炎細菌、智能粒子、政治唾沫。手機電腦裡的秘密,皮囊排我電腦裡的信息會被偷走嗎?信息時代,新冠期間,空氣都是讓我有存在感和安全感。我打開蘋果電腦的時候,卻猶豫了。

奈何,不管是多疑還是機警,我能不呼吸嗎?

了她讓她生了八個孩子的男人說她是瘋子。

到「徐州豐縣」,脖子上帶著鎖鏈,蓬頭垢面,驚恐萬狀。買裡就更擁擠了。許多人為「鎖鏈八孩媽」鳴不平。女人被拐賣結弦,藍天白雪比老百姓原住地過年的紅帖金字還熱鬧。微博飛的谷愛凌、哭泣的朱易、被指責的陳巍、被撫愛心疼的羽生不吶,北京奧運會已經進行了三天了。中文世界裡到處是高

此事,你是回去看媽媽的,別節外生枝。記住。」便隨時出發。我臨上飛機前,茉莉說:「我禁止你在中國翻查騙拐賣的事端。我們一直是嚴格遵守疫苗和自我檢測程序,以媽媽病危前,茉莉,傑西和我正準備調查全球婦女兒童被欺

茉莉平常跟我嘻嘻哈哈的,但是這次說話可真的像我老闆

你我的想法,我的一切,媽媽,你快快醒來吧。救人的事業。你快快醒來,我很快就會到你的身邊,親口告訴媽媽,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辜負您的期望,放棄當醫生治病

睏意襲來,大概是安眠藥開始起作用了。

似懂非懂的。多。我趕緊收起躺椅,認真聽空姐的指導,可總是昏昏沈沈,多。我趕緊收起躺椅,認真聽空姐的指導,可總是昏昏沈沈,手上還有一疊表格。兩年多前就一張入關申報表,現在多這許我是被人輕輕碰醒的,空姐把一盤早餐放在我的前桌上,

只不過是前美國公司在中國工廠的技術領導而已。 大大咧咧,「總是不把話說清楚」,也不該這樣丢下這麼重的話,就無聲無息了。我百思不解。難道沫姨也出了什麼事?中話,就無聲無息了。我百思不解。難道沫姨也出了什麼事?中

「千里來投毒的人」,自信自我在這裡全然沒了。我又流鼻血人像太空人,穿著全套防毒裝;有人像我一樣希望自己別成了文字能力敵不過混亂的思緒,居然理不出具體的細節。只覺周太一樣,通過了一道一道檢驗和入關程序,我得過獎的專業器人一樣,通過了一道一道檢驗和入關程序,我得過獎的專業

了,太空人小妹嘟囔地說:「我都還沒有捅進去呢……」

我都不覺得疼。 緒主導的慣性病。她是很小心溫和的,後來手臂抽血的時候,是的,不能怪她, 我有習慣性流鼻血的怪癖。醫生說是情

黑糊糊的……我在哪裡?離病危的媽媽有多遠?台座有USB插頭;一套小巧的洗手間,潔白乾淨;一扇窗,外面館。上了六樓。房間裡一張大床,一台電視,一張桌子,桌燈簽了字,就上了大巴士。穿過黑夜和燈流,我終於進了隔離旅簽可以在三個隔離旅館中選一個。我隨便一指,填了表,

離。可是我的母親病危,躺在醫院裡,至今沒有音信……緒似乎安定了許多。爲了這些「就地過年」的同胞,我願意隔中時而插入谷姑娘的代言廣告,可我怎麼也笑不起來,不過情一打開電視,人們正歡歡樂樂的過年呢,幽默滑稽相聲表演

母親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母親的母親還在嗎?孩。沒想到多年以後卻生出了許多男多女少的「徐州豐縣」。中國夫妻只能生一胎,人們熱談的是吃什麼,怎麼做愛能生男中國夫妻只能生一胎,人們熱談的是吃什麼,怎麼做愛能生男

舞。媽媽卻送我去w大學的「天才棋手社」下象棋。我每週六要上中文學校,課外活動後,女孩們多去跳中國民族髮是亞麻色,眼睛有時是灰藍色,有時是淡棕色,因光而異。我不知道我父親是誰。我和中國女孩長的不一樣, 我的頭

我喜歡上象棋也不過是小學四年級的事情。偶然在我家裡的

其、战、日其。那天,媽媽教我如何擺好棋子,如何走第一步的。媽媽下黑那天,媽媽教我如何擺好棋子,如何走第一步的。媽媽下黑象棋少了一顆黑國王。媽媽說沒關係,沒有國王照樣可以下。的水晶國際象棋。玩著擺著,就這麼喜歡上了。只是那副水晶書櫥裡發現一個紅木盒子,打開一看裡邊竟然是一副晶瑩剔透

我總是贏的。媽媽這才讓我去了這個天才棋手社。取勝了。我參加了我們學區裡幾個中小學聯盟的象棋俱樂部,亮,可我已經不在乎棋子長啥樣,而在乎如何佈局,如何攻守兩天後,媽媽給我買了一副木頭象棋,當然不如水晶的漂

崩流而下,我碰翻了棋盤,國王帶著皇后車馬兵跌滾在地。一個下棋時總穿著筆挺的小西裝,同學叫他「小象棋紳士」。他們一大工兵被動過了。天才棋手社也不過如此。我上洗手間回讓他下第一步棋,心想天才棋手社也不過如此。我上洗手間回讓他下第一步棋,心想天才棋手社也不過如此。我上洗手間回讓他下第一步棋,心想天才棋手社也不過如此。我上洗手間回讓他下第一步棋,心想天才棋手社也不過如此。我經蔑地質,可見他不懂宣棋。好吧,就算讓你。我心不在焉地下著,有人不在這裡過見他。我輕蔑地質,可見他不懂宣棋。好吧,就算讓你。我心不在焉地下著,一個對手是一位俄裔男孩,原來也是我們學區俱樂部的,

的驕傲女王……」對方急了,撕下小象棋紳士的偽裝。 「你輸了,打翻棋盤,你還是輸了!你這個沒父親,輸不起

之後的兩步棋,還有我如何輕敵,下的誤步一一道出。了,立刻把去洗手間前的棋盤是如何,他如何動了我的棋子,不懂盲棋術,他是以爲我不懂,才敢偷動我的棋子。我被激怒不過他準確地把下兩步可能發生的棋盤至部說出來。他不是

男子漢,我爸爸教我敢認輸,才會在輸中取贏。」他一臉驚愕說:「就算我輸了,我也是個有擔當,輸得起的

媽媽一定看到這一幕了。 力和真誠取勝。」我還沒說完,就被媽媽叫走了。 我反譏道:「我是沒爸爸教我偷擺棋子,可有媽媽教我用實

後來,我家來了一位叔叔。

世民。」 「Amy,叫李叔叔,他的名字是李第一次見面時,媽媽說:「Amy,叫李叔叔,他的名字是李

口。「秦王李世民?」剛剛打完隋唐演義電子遊戲的我,驚呼出

因爲不知道傳統的偶然。」
 因爲不知道傳統的偶然。」

北方餃子、南方年糕、上海的春捲、北京的烤鴨、台灣的海蠣還有最有名的地方美食,我們都可以在party中吃到。比如,硬了。Party上有很多好吃的東西,中國每一個節日最好吃的,每天還要練習寫一小段中文,背誦唐詩。中文學校媽媽們開在家裡媽媽一直跟我講中文,除了週六我要上中文學校外,

囔,大人們在主樓層的大廚房和家庭會客廳用中文大聲談笑。煎,等等……我們小孩在地下室或樓上臥房裡用英文吵吵囔

party豈不很好?不要媽媽孤單。這個李世民和我們去這種在美華裔傳統的中國來,我就時常佯裝肚疼頭暈的,主動提出要和媽媽先回家。我來,我就時常佯裝肚疼頭暈的,主動提出要和媽媽先回家。後開始時,我總玩到party結束後,再搭同學的車回家。後

一定沒有過孩子。

「哇,你也知道秦王李世民,你媽把你教得真好。可惜,「哇,你也知道秦王李世民,你媽把你教得真好。可惜,

尊地沒有告訴他,我連輸了兩場。我知道他不會在意,也不懂家,可是噴湧的鼻血卻把我出賣了,也嚇慌了李世民。我很自理,就不要下象棋。理智上我已經是一個懂得怎麼接受輸的贏並傳承至今的智慧。下象棋的人如同王者,如果不懂這個道並傳承至今的智慧。下象棋的人如同王者,如果不懂這個道一次,媽媽忙,讓李世民帶我去棋社,我前所未有地連著輸

檢查。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和他相處,但是我不要媽媽孤單。得在意。只好任他把我載到他的醫院去做了很嚴肅的抽血拍片

他問回來了,爲此我很內疚。我不要媽媽孤單。不久,我發現醫生李世民沒有再來了。我也沒有問,我怕把

幾個月後的一個下午,我做完作業,正和自己下象棋

瑞,你就叫他傑夫吧。」 媽媽推門進來,向我介紹了另一位叔叔:「Amy,這是傑佛

傑夫的頭髮也是亞麻色的,眼睛有點灰藍色,我的心跳得很

哦。」媽媽說。 「傑夫是保羅大學的助理教授,你數學有問題可以問他快,我多麼希望媽媽接下去說,這就是你的父親。

「你看起來很失望, 我不夠英俊嗎?」傑夫幽默地大聲囔

「不過,我很愛你媽媽,給我一點時間,我們做好朋友好

嗎,Amy? 」傑夫出奇的直接乾脆。

搖晃晃,它是對方的那個「我」正要移動的棋子。 沒有任何動機或顧慮,我伸出手,馬頭棋子在我的掌心上搖我也脫口而出:「你會玩象棋嗎?」

傑夫,接過棋子,兩腿一盤坐在地毯上,盯著棋盤。

是白水甜湯。媽媽說:「今天是中國的元宵節。」最喜歡的紅豆沙糯米皮湯圓。媽媽的湯圓是加了桂花糖漿而不媽媽在廚房靜靜忙著,我聽到她輕輕的哼歌聲。媽媽端來我

小說組得獎作品

沙,他們說:米飯要一粒粒分得開的,豆沙要鹹辣加肉末。漿,然後舔乾淨。我的美國同學都不習慣黏糊糊的糯米和紅豆好像吃的是他習慣的美食,他還用兩個手指頭刮了碗底的糖我很驚異地看著傑夫一邊下棋,一邊吃完紅豆沙糯米湯圓,

「能不能再來一碗。」傑夫真是個大怪人,媽媽笑得很甜。媽媽又說:「香甜紅豆沙是我們中國的巧克力」,傑夫問:

媽,我不要媽媽孤單。到下完,我就說睏,要睡覺了,下次接著下完。我想讓他陪媽那天我們玩了很久,他下棋很慢,但是想的很周全。沒等

了?你們是默背了棋譜,到這裡比速度的嗎?怎麼會想的那麼兵、馬、車就成片地倒。然後,就迅速繳械,難道就真的沒救「你們這些猴孩子下棋像開機關槍似的,噼哩啪啦的,一會兒傑夫也帶我去下棋。有一次開車回家的路上,他嘆息道:媽,我不要媽媽孤單。

快……看來是我老了……老了……」

過來的時候,都太晚了,何必垂死掙扎?」
 對方意料外的棋子,基本就贏了。反之,你誤看一步棋,領悟對方意料外的棋子,基本就贏了。反之,你誤看一步出乎出乎一一步,天仙配,媽媽可以不要再孤單了。我這麼想著,傑夫才不老,三十幾歲和媽媽一樣年輕,媽媽美麗睿智,傑

若有所思,眼睛盯著正前方。你怎麼知道一定是垂死掙扎,而不是堅忍取勝呢?」傑夫說得你怎麼知道一定是垂死掙扎,而不是堅忍取勝呢?」傑夫說得

塊,看不清樓盤店面,更看不清路牌上的字。 天正下著雨,車窗水靈靈的,過眼的街景都是印象派的色

有一段時間沒見到傑夫了。媽媽說,他出差了。那些日子,

有時憂心忡忡……她還到上海出了一趟差。 媽媽變得怪怪的,常常半夜三更還在打電話。有時輕聲細語

通入廚房的門也是半掩的。 那次我們下棋回來得很晚,家裡的車庫門居然敞開著,車庫

取下棋盤,一心一意的就是要把每一步都擺給傑夫看。對方出乎意料了,我的過線卒子當了衝鋒陷陣的馬……」一邊我上當吃了對方的車,卻被人家俘虜了馬,但是我的挽救棋讓我上當吃了對方的車,卻被人家俘虜了馬,但是我的挽救棋讓媽媽指腦袋怪自己忘了關門。而我卻以爲是傑夫回來了。立

夫走了……回加拿大了……不會回來了…」 媽媽跟著衝進來,緊緊抱住我,嗚嗚咽咽地說:「孩子,傑

谄。 夫欺負媽媽了!」我沒有眼淚,只有像火山爆發一樣的憤怒火夫欺負媽媽了!」我沒有眼淚,只有像火山爆發一樣的憤怒火了,什麼? 傑夫走了? 傑夫回加拿大?傑夫丢下媽媽,傑

你…」我沒聽懂媽媽的話。 「不,不,是媽媽欺負傑夫……對不起,Amy,媽媽對不起

近……一可以去天才棋手社, 我幫你定好的寄宿學校,就在W大學附可以去天才棋手社, 我幫你定好的寄宿學校,就在W大學附「媽媽要回上海了,公司派我去……你不用跟我去,你還

我還是聽不懂,卻隨手把棋盤打翻在地。

我大喊:「我不去寄宿學校,我不去……」

變幻母親情緒的魔術師。我恨「夜半電話人」。 電話鈴響了, 媽媽又打了一夜的電話。夜半三更的電話是

去寄宿學校。傑夫教我下慢棋挽救,自己卻下了快棋走了,無那天晚上我沒有去收拾被打翻的棋盤。 我也沒有再吵著不

一定是間隔萬里? 係。我們客氣得像陌生人。是誰說過,母女不是親密無間,就媽,可是我離媽媽好遠呀。媽媽一直說對不起,我一直說沒關時候,我看到她長了好多白頭髮,媽媽抱著我,我也抱著媽我不要媽媽孤單,媽媽卻留下我一個人在寄宿學校。媽媽走的影無蹤;而我學會了下慢棋,竭力挽救,卻同樣是滿盤皆輸。

外面有人敲門。我抬頭看窗外,天亮了。

兩個測驗中有一個是陽性,不知你有什麼感覺嗎?」讓我整理行李出門,轉到其他旅店。一位太空人對我說:「你還沒來得及開吃,又有人敲敲門,進來的都是防毒太空人,

「媽媽病危,在醫院躺著……」加奧運會期間,想方設法不讓我進家門。嘴裡卻不由得蹦出:夜。」腦裡不由得胡思亂想,他們知道了我的職業了嗎,新冠我覺得天旋地轉,卻沒頭沒腦地說:「我在飛機上睡了一

快點回家。」 大空人說:「別緊張, 我們會一再測驗,我們都想讓你們

老阿姨。 老阿姨。 我又搬回原來的旅館,不是同一個房間,卻是同一個送飯的

很快啦…」她的口音很像沫姨。喔…非常時期,大家都將就點啦。兩個星期說慢就慢,說快也個,也不會隨便閻王(冤枉)一個好人啦。對不起,很折騰「吼,你回來了啊。 回來好。欸,他們不會隨便放過一

2的祥林嫂。 「媽媽病危,躺在醫院裡。」說出口後,我不由得想起了魯

臣,真不知她這二十多年是怎麼熬過來的,那些天打雷劈的畜啦,真不知她這二十多年是怎麼熬過來的,那些天打雷劈的畜啦,我們已經算很好了啦。你看那個鎖鏈八孩媽,都是女人和台灣的女兒也快三年沒見面了,我不要她過來折騰啦……對老阿姨放下食盤:「喔,吃一點再打發吧,沒辦法啦。我

起來……吃……吃……」她連哄帶勸地出門了。吃……吃,吃了健康,才有免疫力,才不會中毒,才不會被關「嗨,吃飯,吃飯,過年了啦。我給你多加了春捲……

現在也有十年了吧,可我並不知道媽媽在公司裡用的名字。我「晨陳」、「Helen Chen」、「海倫陳」……媽媽回上海工作到把媽媽用過的名字全部打在愛德華的微信上,「陳晨晨」、他掛電話去媽媽公司,公司說,員工太多,要查一查。我立刻還是沒有沫姨的消息,不過愛德華倒是給了我一個好消息。

小說組得獎作品

斤包含数

說我自律得像谷哥哥——他是Google送我們學校的小機器人。外,我絕不讓大人失望。老師都說我是自覺的好孩子,同學都己。我從來就沒有過少年反叛,除了我不再參加棋社這件事了寄宿學校後,我就力圖表現得成熟一點,努力地做將來的自擇。成熟是什麼?就是想大人想的,做大人想要我們做的。進媽媽幫我做了選擇,說是讓成熟以後的我有更好更多的選

虎,第二天送給查理。
 在理嗎?忘了?」於是媽媽允許我晚上遲睡二十分鐘,畫好老樣的時候,媽媽說:「你今天上午不是說要畫一張小老虎送給事呀。晚飯時,問我這一天最開心的事兒是什麼。當然也有這

小的時候已經開始自己寫週計劃了。 心,什麼事沒做完呀……下星期有什麼開心事要做……我上初牙語和鋼琴。回家的路上,媽媽會問我,這個星期什麼事最開牙語和鋼琴。回家的路上,媽媽會問我,這個星期什麼事最開

我媽媽有自己難言的苦衷。我相信愛德華的話

父母多數居住在中國。我的好朋友麗麗就對我說:「如果我媽 乏這樣的富家子弟,也有許多像我這樣的華裔,只不過他們的 他成了家族產業接班人,聽說他還開了時尚單襪店。學校裡不

媽可以在美國居住,一定會在這裡陪我, 真不知你媽媽怎麼想

************* *

像麗麗媽媽那樣,每次都叮囑她要努力考上哈佛耶魯大學。 我們彼此都會說我愛你,但我從來不說我想念你,媽媽從來不 在寄宿學校的時候,媽媽每週三和周日晚上定時給我電話,

高三時,我告訴媽媽:「我的SAT還差九分才滿分。」

習人體神經,研究大腦皮層,修復記憶……」 。你想選什麼大學呀?嗯,媽媽希望你將來能上醫學院。學 媽媽說:「差九分就是滿分了!寶貝,不要難過,真的很好

有點驚愕,不知道怎麼消化。可是媽媽的興奮,把我從失落九 校後,媽媽還是第一次那麼強烈具體地說出她對我的希望,我 媽媽越說越激動,竟有點非醫莫屬的意味。自從上了寄宿學

分對自己不滿的沮喪中托舉起來……

每棟宿舍樓都有教授同住,每個食堂都有校領導同食 興趣。媽媽說,她也很喜歡那所大學,學生生活管理的很好 我自己選中了丫大學,我對那裡的「認知神經科學」專業感

運,Y大學入取了我。 媽媽是什麼時候做了這些研究,我有點出乎意料!我很幸

己的自私閃念慚愧。地球的那一頭有媽媽的上海,一個夜半電 我們不約而同地爲這跨世紀跨民族的撮合做媒大笑。這是我上 話人。我不要媽媽孤單。三年前,最後是我自己堅持要去寄宿 裡,尼加拉瓜大瀑布的那頭就是加拿大。但是,我很快地爲自 也動體力地下了一場久違的象棋。很多人圍看,我不在乎,有 寄宿學校後第一次下象棋了。我和媽媽開心地推著棋子,動腦 莎白一世;我說白國王像蒙古成吉思汗,白皇后像埃及女王。 媽媽說黑國王長得像馬其頓的亞歷山大,黑王后像英國的伊麗 大廳正中央是黑白大理石的象棋盤,擺著眞人大的四輪棋子 紐約北部的尼加拉瓜大瀑布和千島湖風景區。我們古堡旅館的 一瞬間,我甚至閃過一個念頭,我的傑西叔叔會不會在人群 秋季入學。媽媽特別請了假,回來幫我搬家。我們提前去了

媽媽,內疚不安。 瞞著媽媽轉專業後,每次看到這留影,就覺得自己背叛欺騙了 美麗而神秘的童話古堡。我掏出手機,和媽媽自拍了一張。我 夕陽把周邊幾棵梧桐樹照得金光閃閃,也把灰石實驗樓裝扮成 到Y大學的那個傍晚,我們散步到認知神經科的實驗樓前

那天夜裡,媽媽又接到了電話。後來,媽媽就對我說她必須

我,我抱著枕頭,窗外的圓月像冰盤。媽媽一直哼哼地說: 媽一樣的客氣得體。我一直沒有轉過身去抱媽媽。 宿學校一樣的。我一直平靜地說:沒關係。就像我當年安慰媽 「對不起」,就像好多年前,她告訴我她要回上海,我要去寄 那一夜,媽媽和我擠在學校的單人木床上,她從背後抱著

展,各專業俱樂部都出來推銷自己,想盡辦法吸引新生眼球。 小弟弟。操場上人山人海。 大學,她的親生媽媽、爸爸,還有後媽也都來了,還帶著她的 很多新生都有至少兩位家人陪著,我的好朋友麗麗也考上這所 媽媽走了,新生歡迎活動像過大節一樣,彩球彩旗繽紛招

月對視了一夜的我,在中午的秋陽下打盹了…… 般大的梧桐葉蓋在臉上。畢竟是早落的葉,青香而幽沈。和圓 來到古堡實驗室前的草坪上躺下。太陽很刺眼,我撿了瓣扇子 雖然我對這個新校園和所有的攤子都充滿了好奇,卻一個人

睜開眼睛的時候,臉上的樹葉沒了,只有一張男生的臉。

毒 「樹葉上有一隻很大的蜈蚣,我不得不把它掀掉,蜈蚣有劇

他還沒有說完,我就跳起來,大叫:

「蜈蚣!蜈蚣在哪裡?」

「那裡呢,我怕它又轉頭爬過來, 只好在這裡等你醒

來…… 」他指著六米外的梧桐樹說

我看著他,突然想哭。

小說組得獎作品

沒想到他卻說: 「我叫愛德華,醫學院的學生。我喜歡你的

> 來的一點詩意吮吸了,沒有流出來。 頭髮……散披在綠茵茵的草坪上很美。」我的眼淚被這突如其

長……」他說 「你看,我的頭髮顏色和你的一樣,以前我的頭髮比你還要

我的一樣顏色。我笑了:「你騙我,你在誇自己……」 真的?我的頭髮披肩,難道他曾經是垂腰長髮?他的眼睛和

發。不知道爲什麼我老是在這個陌生男生面前失態,一會兒想 哭,一會兒抱怨……我隨手抓起一片樹葉,蓋在臉上, 工作,還有夜半電話就那麼重要嗎?」多年的忍耐,第一次爆 我要什麼了……我……我……我媽媽今天上午走了……上海, 「我叫Amy,我不喜歡熱鬧,不喜歡shopping, 我已經知道 「我可以坐你旁邊嗎? 你是新生嗎?怎麼不去shopping?」

「蜈蚣,蜈蚣……」他喊著。我又跳了起來。

不定你媽媽也有什麼不得已的嘛……」 話,你拿樹葉蓋臉,我說話沒人聽,我是不得已的……嗯, 你拿樹葉蓋臉,我說話沒人聽,我是不得已的……嗯, 說他大笑說:「我不會讓蜈蚣再靠近你的。我只是想和你說

爲自己知道所有的答案了 統。因此,他把我叫做『愛德華』。嗨,Amy, 不像我。我上醫學院時,母親才告訴我,她是用捐贈的精子人 放,不好意思說罷了。因爲我的雙胞胎姐姐,金髮碧眼一點也 工受孕,養育了姐姐和我。她只知道捐贈者有華裔和日耳曼血 有母親,小時候老纏著母親問父親是誰,母親總是說大人有大 入的秘密。半懂不懂事的時候,我總以爲母親的秘密就是性開 我就這樣認識了我的愛德華。那天他對我說:「我家裡也只 就不再追求眞相了 但答案或許是 有時候我們以

以耐心的等待,只是不要做評判。」錯的?你可以直接問你母親呀,或許她有難言的苦衷?你也可

的媽媽那樣自己告訴我她的秘密。 了口直接問她。我有很多的耐心。我想相信媽媽也會像愛德華但是我和媽媽已經白天黑夜遠隔重洋地客氣了十年。我開不

普里斯新聞獎,也有被暗殺綁架…… 普里斯新聞獎,也有被暗殺綁架…… 普里斯新聞獎,也有被暗殺綁架…… 普里斯新聞獎,也有被暗殺鄉子,每年都有記者得到最榮耀的 一直沒有找到機會告訴媽媽我大學畢業以後沒有繼續讀 一直沒有找到機會告訴媽媽我大學畢業以後沒有繼續讀

以正作。 裝了特別防火牆和VPN,我仍然可以和愛德華交流,我仍然可機,總是沒有沫姨和母親的消息;最強大的是我的電腦,公司胞,讓我覺得這隔離的日子,好受一點;最冷漠的是我的手胞,讓我覺得這隔離的日子,好受一點;最冷漠的是我的手

急死了。嗨唷,你媽媽她可能等不及了……」了。對不起!對不起!給你電話,你卻換了新手機新號碼,真媽抱不平的時候,批評了當局,大概是過猛了,我的微信被封那天我的手機突然響起:「Amy,我是沫姨。我爲鎖鏈八孩

「不可以!不可以!」我失聲大叫,天旋地轉。

說。 轉移了。可是,不開腦,可能只有八小時的生命了……」沫姨之五的成功率,因爲你媽媽兩年前開過刀的乳腺癌,現在擴散了一「溶栓不成,今天下午可能要開腦取栓了,手術只有百分

呀,媽媽…… 刀,我怎麼不知道? 媽媽,我回來了……媽媽等等我……媽媽「開刀! 開刀,會成功的。」 我大聲喊叫。媽媽乳腺癌開

我還必須在這裡隔離九天!

和痛苦都會輸給死亡。 店裡昏天黑地等候睡覺。睡覺是暫時的死亡,沒有痛苦。時間躺了這許多天,半夜醒來時,又摔倒了……那時我正在隔離旅躺の這許多天,半夜醒來時,又摔倒了,腦袋碰地。在醫院裡

我兩顆。 部用完。我要求快遞的安眠藥,被老阿姨掌握著,每天只給喂部用完。我帶來的安眠藥、暈車藥、過敏藥,任何有鎭定作用的藥全

的黑暗裡,電腦裡的愛德華是我的生命稻草。 媽媽在聚光燈下離去。我害怕光,那刺眼喧嘩的白日;夜晚

著N95口罩,我想拔下你們的口罩,撬開你們的嘴,看看有沒有機上看到沫姨傳來追悼會視頻。每一個人都穿著暗色西裝,帶我得到回家隔離的綠碼時,媽媽的追悼會已經開了。我在手

那位夜半電話人,可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呀。

我已經身心俱疲了。 隔離七天,才可能有綠碼去機場,才能回到我的愛德華身邊。 媽媽的公寓雪白刺眼,我關閉了百葉窗。我還要在這裡自我

和我一樣有睡前記事的習慣。 人,醒來時,我在白邊枕頭下摸到了筆記本和筆。我知道媽媽大前年送給媽媽的。我把頭深埋在媽媽的枕下。不知哭睡了多的枕頭潔白齊整,藍邊的是媽媽的,白邊的是我的,那還是我的頭櫃上,Password還是我的生日加一〇〇,我讓它充電。床上母親的床仍然有母親的味道,母親的手機沒有生命地躺在

想讓你有更多的擔心……漢已經解封,意大利西班牙卻大難臨頭,美國山雨欲來。我不知。對不起,女兒。初診的時候沒有告訴你,那時候,雖然武了。新冠期間,我們的距離不僅是白天黑夜了,還有太多的未了。新冠期間,我們的距離不僅是白天黑夜了,還有太多的未

地上讀書的我的邊上……請原諒,作爲媽媽,我不便將浪漫的去同一地慢跑。有一次,他不小心,把水杯掉了,滾到一旁草到DC的波托馬克河邊一邊讀書一邊放鬆,而他也總在同一時間頭髮,灰藍眼睛,帥氣英俊。他是生長在西班牙的英國人,叫頭髮,灰藍眼睛,帥氣英俊。他是生長在西班牙的英國人,叫是那麼的希望媽媽和傑西叔叔在一起……你的爸爸也是亞麻色

華一樣的。他是新聞聯社的調查新聞記者,得過普里斯獎。細節寫給女兒看……可以說我們是一見鍾情,就像你愛上愛德

而入,我要看清媽媽的文字。燈光下媽媽的文字疊影重重。我拉開百葉窗,刺眼的白光無聲光下媽媽的文字疊影重重。我拉開百葉窗,刺眼的白光無聲我簡直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窗戶緊閉的房間過於昏暗,

畢竟有的秘密會很傷人的。 畢竟有的秘密會很傷人的。 畢竟有的秘密會很傷人的。 畢竟有的秘密會很傷人的。 與問查新聞報告,並獲得西格瑪新聞獎。我爲你驕傲的同時, 也不禁驚嘆「基因弄人」。你畢業的時候拿到新聞和認知專業 也不禁驚嘆「基因弄人」。你畢業的時候拿到新聞和認知專業 也不禁驚嘆「基因弄人」。你畢業的時候拿到新聞和認知專業 也不禁驚嘆「基因弄人」。你畢業的時候拿到新聞和認知專業 也不禁驚嘆「基因弄人」。你畢業的時候拿到新聞和認知專業 學調查新聞報告,並獲得西格瑪新聞獎。我爲你驕傲的同時, 就 你在大學「人文」雜誌發表的所有文章我都讀了。你和學校

世,我就和母親大吵一架。我一輩子都不能原諒自己。她說:「西方人不可靠,調查記者不安全。」我的父親剛過意我和一個外國人談戀愛,更爲這位外國人的專業感到不安。快就會把她接到美國,她不會孤單的。我母親卻急了。她不同期年我的父親去世了。追悼會後,我告訴母親,我和羅恩很

中,我看到羅恩和一位女人親吻,身邊還有三個小孩,他們叫意料地撞見了羅恩。在波斯飛機場的候客廳裡,在熙攘的人群文,我就要畢業了。那年夏天,我外出職業面試的時候,出乎我沒有和羅恩分手。羅恩經常去出差,我忙於我的博士論

的女孩放在肩上,牵著男孩,擁著女人快樂地走出了我淚眼模 媽媽,叫他爸爸,他們搶著和他親吻擁抱。他嫻熟地把最小

的愛。我們的相愛雖然不是我先表白,後來卻是我更主動更愛 被我打斷,我裝作很嚮往未來的樣子。那是我的自尊,也是我 沒有和羅恩提過這件事。告別時,羅恩幾次說有話對我說,都 他。我崇拜他,信任他,我比他年輕了很多,卻不知道具體幾 我選擇了中部小城裡的一個大製藥廠的研究職位。我從來

次,我一點不後悔。 好,爲了你的幸福……」我們又吵架了,比上一次更凶。這一 我這個母親,就不要孩子。你不怪他,那就怪我吧。我是爲你 中國不是殺嬰,不打緊。爲了你好,我要對你決絕地說,想認 中國才是大逆不道的。你不要相信西方人那一套, 能生下那個洋騙子的孩子,你不能做單身未婚母親 地阻止你和羅恩的交往。這次絕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了。你不 不同意我生下孩子,她對我說:「我真後悔當初沒有決絕果斷 我工作了兩個星期以後,才發現已經懷孕了兩個月 打胎在我們 , 這在我們 。我母親

切!遠處的黃浦江上,烏雲密佈,連老天也欲哭無淚。 不能呼吸,我不顧一切地打開窗,讓冷濕的風進來吧,蕩滌一 我是一個不被允許出生的人,我的出生會影響媽媽的幸福。我 紅紅的鼻血不停地滴落在媽媽的筆記本上,像破碎的心瓣。



有母親。我曾經很慶幸。 我自己的母親。遠隔重洋,白天黑夜的距離,讓我有你,也還 又怕她不認我,更怕她不認你,我絕不讓任何人傷害你 母親有關你的一切,是我一生最後悔的錯誤。我生母親的氣, 親愛的孩子,生下你是我這一生做得最好最對的事。瞞著我 ,包括

以爲那是我們彼此的戒備森嚴,愛怕糾結,卻沒想到母親的間 雨不相見, 停吱唔是智力障滯。開始幾年她和我嘮叨我大學時候的事, 但我錯了。母親那時候已經有了早期的健忘症,十五年的 一個月一兩次吱吱唔唔,客客氣氣的電話問候 我

記憶,從最近的丢起,一年一年地丢回出生時。可是她沒有忘 記一直說: 來,是我的中學,小學,再後來是我不知道的事。她一路丢失 「對不起, 媽媽是爲了你好……」但是我沒有覺察

我要在這裡等我女兒……」然後,電話掉了,我聽到背景聲音 喂!喂!那人 吵吵嚷嚷,媽媽好像跟人吵架,我大喊:「媽媽你怎麼了? 直到有一天,媽媽突然在電話裡問:「你是誰呀?我不去 ,你是誰呀?」

不孝。趕快回來,她一直在等你!不孝女……」電話裡的聲音 。沒有看過像你這樣十幾年不回來看母親的,出洋了就這麼 「我是誰?我是你母親的看護,來接她去老年癡呆症看護院

離。他是對的,我是錯的。等我領悟過來,要和你們商量,你 分手一樣,母女關係和情人關係一樣,都不能一方做主決定分 把你留在美國,有更多的選擇,等你翅膀長起來了,可以自己 卻已經執意要留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嘔氣,但我知道你懂事 決定往哪裡飛。你的傑西叔叔說我是錯的,就像我堅決要和他 的翅膀已經有了雛形,而我的母親卻回到她的嬰兒期。我以爲 女兒,我不得不把你留在寄宿學校,自己回上海。我看到你

> 讓他與你告別,我以爲那是爲你好。對不起!女兒! 早熟。而傑西已經成了中東戰場的一名自願者……是我堅決

很脆弱,有時候很頑強。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命數。我不能對 满足。因爲有你,我的女兒。女兒,媽媽有一個請求…… 太陽說再熱一點,也不能對春雨說少一點吧,我的生命充實而 是騙子,我愛過他,他留給我世界上最美的生命。生命有時候 難過。原諒別人也原諒自己。不要怪我的母親……你爸爸也不 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或許我已經不在人間了。女兒,不要

嗚……我要晨晨……嗚嗚嗚……我要穿那件紅裙子……對不 不起……嗚嗚嗚嗚嗚……」 起……我都是爲你好……我錯了……對不起……對不起……對 嗚嗚嗚……我要那顆米老鼠糖糖,不要這顆大白兔奶糖…嗚嗚 機卻響了起來。我下意識地接了起來,手機裡傳來了哭鬧聲: 「我要晨晨,我的晨晨……對不起……晨晨……我不要…… ,又馬上意識到那正是他的夜半三更呀……床頭櫃媽媽的手 媽媽沒有來得及寫完。我難受得拿起手機就要撥愛德華的號

沙啞老弱的哭鬧聲撕人肺腑……

親愛的媽媽,我會幫你去看望你的母親!等我有了綠碼。認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完筆】

理工作。二○一一年由中國國家一級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發行出版長篇小説《何異飄飄》,二○ 報刊雜誌上,例如:世界日報,福建文學,華人協會會刊,中國僑商雜誌等 一八年由美國南方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説《還起去》,另有短篇小説、散文分別發表在美國和中國的一些 一九八三年赴美留學。一九八八年畢業於美國馬里蘭大學計算機系。在美國公司任軟件開拓工程師IT管 李盈,北美華文寫作協會聖路易分會會員。一九八二年畢業於中國廈門大學中文系漢語音韻學專業。

舞衣 小說組 第三名

蕭景紋| 文(寄自南加州)

台。 的顏色,纖瘦修長身材,裹在幽暗如森林的舞衣裡,緩緩走上 胸前圍繞色澤暗沈綴著流蘇的絲巾。她卻是一身碧綠,沒有別 大舞衣極爲罕見。一般舞衣布料是深紅色或黑圓圈花樣, 十]拉起了繡滿花邊的長裙,碧綠色鏤空質料做成的佛拉明哥

觀眾屛著氣,注視著台上的獨舞者。

旋律,千年前之月亮淌著血,破裂的愛像鴿子死在教堂屋頂。 鬱結。隨著吉他手第一個音符,歌手哀怨地唱出吉普賽人古老 注表情,帶著哀愁。她不是在表演,心緒的確和面孔一樣憂愁 她將手臂高舉,雙眉緊鎖。佛拉明哥是激烈的表演,臉上專

底嵌著鐵釘,撞擊在木板,發出響亮聲音,宛如惡夢的節奏。 只有在舞台上,她才能忘我地翩翩起舞。踏著嫻熟腳步,鞋

惡夢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後來國家變化,是在不知不覺中。而最早看到端倪,或許是大 委內瑞拉的惡夢,已經蔓延很久了。她記得童年是快樂的 ,

途一片明亮。剛收到了西班牙博士學位的錄取,卻猶豫不決, 捨不下父母離鄉背井。身爲獨生女的她,從小受到寵愛,父親 那是二〇〇三年,她是委內瑞拉中央大學心理系高材生,前

> 慮的生活。平時用功唸書,夜晚和週末與一群打扮豔麗的女友 家,會被無知百姓糟蹋或腐敗政府摧毀。 高人一等,用不完的石油帶來無盡財富,不像其他貧窮南美國 在城裡盡情跳舞玩樂,得天獨厚的地理讓這個國家的人自以爲 是傢俱行老闆,在卡拉卡斯擁有幾家工廠和店面,過著無憂無

隨著拉丁舞曲搖擺。一個擁有迷人微笑的男人走上前,和她搭 著半醉的笑聲,她擺動著燦爛的金縷衣,烏黑長髮盤在耳後, 夜裡,城市醉舞狂歌。屋頂上酒吧裡,星光下酒杯撞擊伴

在男人回到美國前訂了婚。 在男人剩餘假期裡,他們每天相會,甚至還拜訪了對方家人, 天到郊區共遊。酒醒後,兩人默契並沒褪色,反而更濃厚了 許是當晚月色太美,從未交過男友的她答應了他的邀請,第二 發現喜歡同一個作家、同一首流行歌曲。或許是酒精作祟、或 工學院深造,假期回到家鄉度假。他們玩笑似地用英文交談, 男人是個優秀工程師,拿到了全額獎學金,正在美國麻省理

陣裡,動彈不了,急得快要哭出來。後來接到考試取消的消 Chavez)的黨派,企圖迫使查維茲下台失敗,發動了全國性罷 排長龍。她那天畢業考試,和父親坐在車子,卡在加油站的車 工。街頭除了抗議的人,所有商店都關門,加油站沒有油, 不久後,國內發生了暴動。反對總統查維茲(Hugo

息,才鬆了一口氣,和父親返家。過了幾天後事情平息了,她 拉繼續深造,放棄了西班牙的博士學位 順利通過考試,因爲未婚夫不久後便回國,她決定留在委內瑞

鍵,重新來過? 若是回到那個關鍵時刻,改變當初心念,是否能按下還原

她很少回想那些年。

她完成了心理學博士學位,先是女兒誕生,不到兩年又產下兒 很體貼,社會的吵鬧聲不過只是媒體誇張的報導。 剛退休,常來家裡含飴弄孫。她覺得自己很幸福,先生也待她 但這些好像都離她很遠。當時她的家庭和事業雙方美滿,父母 茲死後接班人興風作浪,石油價錢慘跌後,社會充滿著不安, 口碑極好,病人接踵而來,生意興隆。那幾年政壇動盪,查維 。身體恢復後,便創立了自己的診所。漂亮的她年輕和藹, 新婚後,先生回到委內瑞拉,在一家國際石油公司工作。

世界還是很完美,她這樣以爲。 電視新聞、街頭暴動,她都避開。不去看,就不存在。她的

來,石油價錢崩潰,政府破產,外國銀行紛紛凍結資金。工廠 鈔票也無法買到基本物品,包括食物和醫藥。 只能挨餓受苦。超市裡空蕩蕩的,錢幣已經沒有價值,就算有 漲高,官員貪污,將利益保留在上流社會,老百姓越來越窮, 週轉不來,無法生產,沒有進口或出口,惡性循環,物價一直 直到二〇一七年,總統選舉的騙局掀起全國轟然大怒。幾年

丈夫趁著到美國出差時 搶購著奶粉和尿布,偷偷裝在行

小說組得獎作品

然覺得恐懼,超市冰箱是空的,肉販攤位上只有幾片發臭的肉 李帶回國,這些東西已經在卡拉卡斯一般商店買不到了。她突 塊,百貨公司像死城一樣空洞。

紹著各種烹飪方式,BBQ烤兔肉、一兔兩吃、兔子燴飯,講得 子、吃兔肉來解決沒肉吃的問題。電視節目開始轉播一些奇怪 再是寵物,而是晚餐。 煞有其事。更有心理學家勸導觀眾放下對兔子的喜愛,兔子不 的政客正經八百解釋兔子的營養度,身材福態的婦人美食家介 評論著藝人醜聞,而不是專家們決定整個國家的未來。螢幕上 的內容。螢幕上政客滔滔不絕,乍看下,像是綜藝節目來賓, 積糧缺乏,總統竟發奇想,推出了「兔子計畫」, 提出養兔

不可置信這是自己心愛的國家,會被一群政客操縱成如此荒唐 看著荒謬的電視節目,是喜劇還是鬧劇?整個政府瘋了,她

櫃檯後搖搖頭。 都找遍了,卻徒勞往返。空蕩的店裡,每個無奈的店家都站在 挨家挨戶,先生背著兒子、她手裡牽著女兒,城裡每一家藥房 會這些可笑政策。不過是一群笨蛋在作秀,先生說。然而,當 小兒子發高燒,夜晚抱著他去診所,醫生開了中耳炎的處方。 她和先生屬於白領階級,可以在黑市用美金買食物,不去理

什麼藥都沒了

藥都沒有 糖尿病的遠房親戚只能用墨西哥捐贈的過期胰島素,撐一天是 一天。她對這些事情都不驚訝,但這晚,兒子發高燒,連退燒 她聽過傳言,整個城裡都買不到成藥。她甚至聽說一個患有

禱。 過流淚、一邊拿著冰枕躺在兒子身邊,只能祈

落魄上了飛機。或許是短暫離別,或許是一輩子,誰知道呢? 了。石油公司總部在美國,南加州剛好有了缺,先生立即申 去了。石油公司總部在美國,南加州剛好有了缺,先生立即申 去了。石油公司總部在美國,南加州剛好有了缺,先生立即申 去了。石油公司總部在美國,南加州剛好有了缺,先生立即申 上天保佑,兒子退了燒,一般中耳炎是病毒引起,幾天後

^{俔亮。} 佛拉明哥淒涼的歌聲停止了。觀眾席響起了掌聲,夜裡格外

若是玫瑰花沒有刺,那該有多好?

家一樣,捨不得心裡的家鄉,還在院子種了幾棵芒果樹。著海灘鹹鹹的味道。傢俱一到,她很快把新家整理得像從前的在海邊,離先生工作的油地工廠不遠。當地四季如春,空氣飄一剛到美國的時候,女兒才六歲,兒子還在襁褓。落腳的小鎮

稚園後,推著娃娃車到公園散步。大家對她微笑,卻有一條禮一開始,她對新生活充滿憧憬,早上打扮漂亮,送女兒去幼

中,她緊緊陪在身邊,有時卻只像個外人。 個在異鄉的媽媽,笨拙地適應著不習慣的生活,小孩成長過程多麼重要,是她認同自己的方式。沒有了專業職位,她只是一診所,想念那些聆聽病人心聲的日子。這才發現,工作對她是認的界線,她無法跨進。先生忙著工作,天黑了才回家。後來

著不同人生,而不是獨自在屋子裡發呆?雲,幻想若是當年到西班牙深造,是否如今有著成功事業、有她一個人在碩大空虛的房子裡,她常常看著窗外,數著天空的在美國海邊小屋子裡,當丈夫去上班、小孩們上學後,留下

笑,或許更嚴重,被自己女兒取笑。 其實說話時心裡很緊張,害怕說錯字露出了馬腳,被別的媽媽其是像她受過高教育的第一代移民。她的英文聽不出口音,但家長會,她真的很不喜歡。這個富裕白人區,南美人不多,尤不發呆的時候,生活其實充滿雜碎的事,塡滿日子,譬如

中藏著毒針,一次一次刺死她。 長大的孩子,有著超齡心智,說著流利英文,不屑的眼神閃爍長人的孩子,有著超齡心智,說著流利英文,不屑的眼神閃爍

書?她不禁納悶。美國小孩都不做功課的嗎? 一學不來,女人們慵懶鬆捲著頭髮,踏著拖鞋,一身索價麼學也學不來,女人們慵懶鬆捲著頭髮,踏著拖鞋,一身索價麼學也學不來,女人們慵懶鬆捲著頭髮,踏著拖鞋,一身索價麼學也學不來,女人們慵懶鬆捲著頭髮,踏著拖鞋,一身索價

許多「like」才能完成句子。 棕髮飄逸,說起話來像加州無知可笑的女孩,一句話裡得塞進滿糖果般香甜。女兒英文發音標準像道地美國人,皮膚白皙、上學後便失去耐心,好像西班牙文沾著髒東西,只有英文才充上學

先生安慰她,他們運氣多好,美國超市有數不完的食物和貨年,女兒成了陌生人?講話尖苛、全身帶針,比刺蝟更傷人?裡滿滿的,幸福快要溢出來,彷彿擁有了全世界。爲什麼才幾到熱鬧市集裡人擠人看著綴滿閃亮裝飾球的耶誕樹,她整個心靦腆害羞的小女孩,在卡拉卡斯街頭緊緊握著她的手,過節時她覺得飄過海洋、搬到美國後,便失去女兒了。當年那個

用這種遊戲,找到心靈寄託。她佯裝成弗洛伊德,理性地分析著心理師的角色,安撫著手機傳來那個不安的聲音。她只能利機,假裝自己是病患、訴說著症狀。接著,她聽著錄音,扮演空蕩屋子裡,她等待著小孩下課,感到心慌。只好拿出手

著錄音機裡那徘徊瘋狂邊緣的女人。

品,祖國的人還在挨餓呢!這些她都知道,但她無法強迫自己

爽快。 來到美國不久後,種種不適應,讓她想家想得難過。國家暴 一隻長期在海灘擱淺的海豚,大太陽下曬乾了,口乾舌燥、瀕 亂稍緩,先生和她帶著兩個小孩回卡拉卡斯過聖誕節。她彷彿 來到美國不久後,種種不適應,讓她想家想得難過。國家暴

有錢人還是過著愉快生活,富裕朋友們幫他們接風,夜夜歌

許她的良心感到愧疚。 舞昇平。她有點慚愧,但不願想太多。返鄉時間太短,無暇容

微醺著,說著媽媽經。 餐廳豪華水晶燈下,裝著琥珀色酒精的杯子搖晃著,女人們

。一「城裡治安越來越糟糕。你們有聽到吧,某某人小孩被綁架

「是啊,不只這樣,當街搶劫也不足爲奇。

架後,趕快安排家人給錢,比較可能保命。」 「我教妳們,現金放在家裡保險箱,和家人說好密碼。被綁

壞人得逞的機會。」鎖,熟練地幫他們繫好安全帶,趕緊踏下油門就離開,避免給鎖,熟練地幫他們繫好安全帶,趕緊踏下油門就離開,避免給「還有,強盜習慣上車時作案。小孩一上車,得幹緊上車

最新款的名牌皮包,而不是分享防備小孩綁架的心得。 女人們拿著酒杯,搖晃著修飾美麗的纖長指甲,好像在討論

了。她只能跟錄音機講話,繼續假裝心理醫師的遊戲。 她聽得心驚動魄。回到美國後,不敢再返鄉,卻是更寂寞

加厲。那些生活裡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竟然像龍捲風一樣殘她以爲這種自我安慰的遊戲只是暫時的,沒想到事情變本

不過是場生日派對,竟會惹出那麼多事非

店面,電動玩具又舊又髒,地毯散發著濕臭的霉味,美國小孩有電動遊戲和披薩。她去過那個地方,紊亂購物中心裡的廉價女兒快要八歲那年,吵著要到附近遊樂場舉辦派對,店裡

卻喜歡這種商業營造出來的歡樂氣氛。她費心用電腦印出邀請 女兒看了會開心。 ,心想小女孩愛漂亮,卡片上的紫色獨角獸肯定會受歡迎,

邀請卡放在書包裡,遞給受邀同學

她不知道自己闖禍了

訊息。 上,紫色卡片在風裡飄揚著,像是醒眼的旗幟,也像是警告的 下課時,女兒神氣地在操場揮著手裡的卡片,同學們一湧而

了,請她以後別重蹈覆轍。 邀請的同學發現了,弱小心靈受到了創傷。小孩的世界被打亂 老師打電話來,不高興地告訴她,卡片不能帶到學校,沒被

玩了。媽媽真笨,都是媽媽的錯。 女兒哭著回來。幾個沒被邀請的同學說她壞話,以後不跟她

不能帶去學校?這是什麼規矩? 幾張卡片罵她?她花好多心思,只想討好她啊!怎麼知道卡片 幼稚瑣事,到了這個新國家為何變得那麼嚴重?女兒為何為了 去了?不過就那麼一件小事,在家鄉根本沒有人理會的小孩子 玫瑰爲什麼要帶刺呢?那個可愛的牽著她手的小女孩到哪兒

了。她不想聽到自己討厭的聲音。 她覺得自己快瘋了。躲在屋子角落,偷偷掉淚,卻不再錄音

落腳的地方。 直到那一天來到,她只能待在美國。這裡不是新家,只是一個 不用擔心被土匪綁架、家人生病無法醫療、飢餓時沒有糧食 麼希望,不久後的一天,她能帶著兩個小孩,欣喜回到家鄉 家,成了一個抽象名詞。記憶裡的委內瑞拉,生病了。她多

> 去。時間緩慢流動,將她緊緊裹著,沒有盡頭… 她看著自己像一朵曾經盛開的花,在異鄉慢慢枯萎、

上天送來的救贖,竟是一場世紀大瘟疫。

那場前所未有的災難,導致了全球多少人死亡。整個世界癱 ,卻是她的重生。

旁女兒冷眼看著,不懷好意地好像等她出糗。 敢去超市。遠距離學習是個新名詞,她笨拙地操縱著電腦,一 樣躲在家裡,數著冰箱的糧食,聽說這個神秘病毒會致命,不 學校關閉了,先生仍然得去石油工地。她和兩個小孩避難一

手指頭。 視。她安慰著自己,克服內心恐懼,抑制著鍵盤上發抖的十根 是她失去了自尊,徹底看不起自己,把別人的眼神都解說爲鄙 是她想太多了。不過就是個小女孩,沒有那麼多的壞心眼。

世界變得異常平靜。內心久久不能平息的騷動沈靜了。 外來的聲音戛然而止,沒有家長會、遊樂會、生日舞會,她的 電腦學會了,兩個小孩在房間裡,戴上了耳機、關上了門

她,請求救援。 情蔓延後,憂鬱症復發,在異鄉孤單無助,於是找到臉書上的 在委內瑞拉的女病人,政治動盪後逃離家鄉,落腳在歐洲 不出的名字,發自地於葡萄牙。讀了內容,才記得這是她從前 突然的一天,臉書捎來信函。寄信者是個有點熟悉卻一時認 。 疫

孩學校上課時間,和對方透過視訊談了許久。她像朋友也像導 開導對方。下線後,她有種久違的愉悅,覺得從前那個自己又 師,多年未用的專業知識瞬間便回到腦海裡,侃侃而談,盡心 有種他相遇故知的溫暖,她大方地答應線上諮詢,利用小

這是生意交易,便不推辭了 過來,感謝她的諮詢,希望約定下次療程。她很意外,後來想 她並沒有期待報酬,只是純粹想幫忙。沒想到對方越洋匯錢

爲炙手可熱的專家,很快在社交媒體出了名,時間供不應求。 國沒有執照、多年來無法工作的她,沒想到一場疫情,讓她成 舊識,一些是陌生人,尋找著西班牙文流利的心理醫生。在美 漸漸的,她收到更多病人的要求,一些是流蕩到世界各地的

把自己關在書房裡,現在改爲辦公室,專業地爲世界各地的病 張到整個世界,連她自己都想像不到。 患諮詢。窄小的生活圈,從原本海邊小鎭的房間裡,迅速地擴 每天將兩個孩子在電腦前安置好、開始一天的學習後,她就

不再是屬於他們的用品,可以不理他們,選擇轉身光采地面對 謝」,先生也對她刮目相看。她欣然接受這一切變化。 全世界。於是孩子的語氣客氣了,開始對她說「請」和「謝 有了事業,孩子對她的眼光也不同了。他們好像知道媽媽

板,設置在院子裡,開始跳佛拉明哥。她熟嫻的舞技讓老師驚 舞的她,到了美國後一直沒有機會重新穿上舞鞋。趁著遠距教 ,她找到了居家附近的舞蹈學校,在網路上訂購了一張木 邀請她疫情稍緩後,春天社區慶祝Feria(註:西班牙和南 生活腳步緩慢下來,世界變大了,心態也放寬了。從小習

美的守護神節),出席當嘉賓。

小說組得獎作品

子後身材仍舊曼妙的她,站在鏡子前

鄉帶來的舞衣依然色彩鮮豔,生了兩個孩

閣樓裡的箱子打開,揮去灰塵。從家

著熟悉又陌生的自己,宛如作了一場漫長的夢

活動開放了,空氣彷彿是清新的,走出家門口,恍如隔世。 春天來到時,百花怒放。疫情下,人們適應了新生活 1,戶外

是社區裡所有舞者的共舞。明亮的鎂光燈打照在台上眾舞者身 鼓掌著,爲台上的表演者歡呼。節目來到尾聲,最後一支舞, 上,環肥燕瘦、老老小小,不同輪廓的臉孔、不同顏色的頭 Feria人潮不像往年洶湧,但戴著口罩的觀眾,還是熱情地

她站在舞台邊,等著上台的那一刻。

髮,各種異鄉人,停落在這個宛如碼頭的國度。

荊棘。 色的人物。眼裡有種好奇、有種羨慕。黑夜裡,看不見玫瑰的 觀眾席裡,一個宛如玫瑰的臉蛋,睜大眼睛看著台上形形色

憶,譬如祖國的語言和文化,譬如佛拉明哥舞。 只會漸漸被吞蝕。她只能給予女兒自己所擁有美好的一切和記 都無法阻止。來到這片廣大的領土,就像掉進了宇宙的黑洞 吸收到這個新國家的能量,也會學習到它醜陋的部分,這些她 她知道女兒跟自己,是屬於兩個不同維度的人。女兒將會

這些是她的護身符。

傲的鳳凰,昂頭注視著前方 她吸了一口氣。拉起了碧綠色裙擺,走上了台,宛如一隻驕 交易

磯分校(UCLA)住院醫師並完成兒腎科專業訓練。現居加州,育有一對雙胞胎兒女,熱愛文學、時尚 和電影。現爲世界日報《診問眾生》專欄作家,聯合讀創和鏡文學簽約作家,並擁有個人Yahoo論壇。 蕭景紋,美國兒童腎臟科醫師,台北出生、紐約長大。哥倫比亞大學和醫學院畢業,曾任加州大學洛杉 與孟繁露醫師合作長篇小説《病株#8》

小說組 佳作

北美洲:文苑

42

二十二號公車

楊秋生 | 文 (寄自北加州)

的公車,或許也被疫情攪亂了,似乎沒有一次是準時的。 · 一鐘一班的公車,因爲疫情的關係班次稍減,從前還算準時大共汽車終於來了,她在這已經等了半個小時。平常二十分

藥房, 次,怎麼今天就覺得走也走不完?足足走了半小時。 哪家店就走路去,也算當天運動過,這條路,少說走過千百 超級市場、酒店、日本平價商店、泰國餐廳……他們平日想去 鎖店、咖啡屋、快餐店、糕餅舖、日本餐廳、越南麵店和一家 。站牌就在一個小商業中心旁邊,有聯邦快遞、車子零件連 ,但是自從前年先生生病過世,似乎把她的生命都快耗盡 她家到站牌不到一哩路,以往快步走十五分鐘就可以到達 藥房還提供郵件服務。跨過馬路便是一個更大的商場,

己都不知道,希望這口氣能夠延續下去?還是斷了也就算了? 幾號、星期幾。感覺每撕去一張,生命就空了一塊,身體漸漸 空起來,彷彿只剩個軀殼。常覺得自己就只剩下一口氣,連自 曆,都像活在不真實的夢境裡。常常要再三確認,今天是幾月 這兩年,被困在圍城裡,時間彷彿是靜止的,每撕掉一張月

駛路程當中,順便休息一下?還是希望公車晚點來,坐在長椅 希望公車趕快來,讓她能夠好好地坐上公車座椅,在漫長的行 走到站牌的時候,已經很累很累了,累到自己也摸不清,是

上等待的時候,能夠喘口氣?

個白花花的影子衝上車來。 公車來了,她跨上板找到司機後頭第一排位子,才坐好,一

忘掉該怎麼笑。 她忍不住瞧了瞧,竟然笑了起來 - 她怔住了,原來她還沒

格子大衣,不知爲什麼,她老覺得是公車闖進了一頭大貓來。 花灰白頭髮將整張臉蓋住一半,一條灰白相間的大圍巾脖子繞 了兩圈,連戴著口罩的嘴都圍著。身著一件搭配圍巾的灰白大 白色毛呢法國帽下的一張臉,架著灰色鏡框的眼鏡,大波浪

外面。 這人拎著一個裝得滿滿的購物袋,幾根蔥尾、蘿蔔葉露垂在

的外型不大符合,聲音透過口罩和圍巾粗粗啞啞低低沈沈的 股坐到與她隔著走道的座位,「乀,你好!」大貓的聲音跟她 時候還會滑動一下,大概以爲他在打瞌睡。這隻大貓逕自一屁 尾,帽子覆蓋住眼睛,低著頭專注著玩手機,如果不是手有的 車上除了她,也只有一個年輕的墨西哥人,坐到最遠處的車

「我見過妳,」大貓說, 「昨天」。

那幾乎可說是舊金山南灣最大的韓國超級市場了,她平日買東 她一怔,昨天?她想了一會兒才想起昨天坐著公車去哪兒。

西都極專注挑選所需,很少注意其他客人。看著大貓,沒什麼

真的很像一隻貓!一隻無憂無慮,對世界充滿好奇的貓。 大貓把頭髮撥一撥,露出一雙大眼睛,偶爾瞇一下 欸,

大貓」,「妳就叫我大貓吧!」 長地伸過來,準備和她握手,「我叫玲達,但從小家裡就叫我 大貓挪出帶著灰色毛線手套的右手,歪著個身體,一隻手長

保持距離與觸碰的堅決心態。兩年多的與世隔絕,讓她已經不 袋伸出來,分明知道會讓對方難堪,可是心裡就固執地抗拒。 知道該怎麼與人相處了 這兩年嚴守居家避疫,先生還是染疫過世,心靈上加劇了與人 她遲疑了一下,最終只是靦腆地點點頭,沒將手從溫暖的口

「你也住附近?」大貓也坦然,沒有絲毫慍色。

她點點頭。

呢?來多久了?」大貓問她。 「我五年前退休後才來到這裡的-我女兒就住附近。妳

來多久了?她得算算。一九八二,四十年,連她自己都嚇一

幾年的勤奮工作、勤儉持家,他們喜歡這區,就買了離站牌約 搭公車。幸好他們一開始就選了站牌附近的公寓住下來,經過 很辛苦。那時他們只有一輛老破車,有時她非得出門,不得不 表現優異,被公司送到史丹佛大學唸博士,一邊上班一邊唸書 哩路的獨門獨院房子。 婚後就跟著先生來到美國,先生在灣區唸碩士、上班。因爲

她們家的地段真的相當不錯,鬧中取靜, 往南走,不到一哩

小說組得獎作品

路就可走到銀行、市政廳、圖書館、餐廳、超市,往北走十五 分鐘都可到達這個小商業中心。

機會搭公車。 檢、帶兒子例行檢查,總需要先生溜班接送。她體貼先生,平 日需要什麼,就推著嬰兒車到附近的雜貨鋪採買,幾乎沒什麼 即使搭公車十分方便,但離醫生診所還是有段距離,懷孕產

吃的東西,每天身上披著燦爛的陽光回家,感覺特別富足。 下看著影子慢慢地由長變短,推車底下的大布籃裝了他們喜歡 不同的風景。兒子常常高興地咿咿呀呀唱著歌,金燦燦的陽光 她非常喜歡推著兒子在社區街道走,穿梭在不同的巷道,看

乾脆就待在家,樂得當一個純粹的家庭主婦。 第二輛車。她學的是美術,自來也稱不上有什麼繪畫的天份 一直到兒子三歲多開始唸學前教育班,爲接送兒子這才買了

看妳怎麼辦? 了。先生有時開玩笑問她:妳這樣怎麼行?要哪天我不在了 得輕鬆。孩子大了,不用接送,老倆口偶爾出去買個菜、逛個 小街、在外吃上一頓飯,開車機會少,慢慢地她連開車都生疏 先生很顧家,下班後、週末出入,他都搶著開車,她也樂

她捉狹地回答:那我就坐公車呀-

而現在,她的生活真的已經離不開公車了。

靜地坐著直視前方,空氣一下凝結起來,她有點後悔,但仍是 也許大貓已經從她的肢體語言意識到她的態度,也就安安靜

是矽谷居民不論上街、送孩子上學、上班或出遊,幾乎都會走 這條大馬路,國王大道,被美國人暱稱爲帝王公路的街道,

的轉站中心,一路往南開,途經谷歌所在地的山景城、亞馬遜 的車陣中爲了搶過綠燈而拼上半條命。而行駛在這條道路中的 駛的公共汽車。 的轉站中心,算是終點,是矽谷唯一的一條24小時不斷循環行 州立大學周邊,再往南開到東聖荷西佔地最大的購物中心近處 周邊滿是半導體公司的聖荷西市,經過聖荷西市中心、聖荷西 子公司Lab 126的桑尼維爾市、英特爾的聖塔克拉拉市,再經過 公共汽車,二十二號公車,從帕拉阿圖史丹佛購物中心不遠處 一段大馬路。車多,紅綠燈也多,從前開車時, 一路在壅塞

生命放在心上,超速、超車、搶道,粗魯而蠻橫。從前開車 件,她不禁啞然失笑,腦袋冒出「變心板」的笑話來 全倒是安全的。難怪幾十年也沒聽過那輛公車發生意外交通事 技術裡,有著精確的快速計算,雖然有點仗勢欺人的味道,安 街道上,因爲有了這麼個居高臨下的優勢,覺得司機快而狠的 咕的。而現在,她只要出門,幾乎都是搭公車。但開在同樣的 象環生,每每開在國王大道上,只要看到公車,沒有人不犯嘀 時,每天都看得到二十二號公車在擁擠的車陣裡衝鋒陷陣,險 呼嘯而去。完全未將車上乘客和被逼著讓道的私家車駕駛人的 二十二號公車似乎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仗恃著車大,一路

她從窗戶往外看,常常有忙碌如蟻的芸芸眾生所謂而來的感

墩的兒女,在站牌旁邊等著車靠站。 車子過幾站,才看到一個胖胖的墨西哥太太,帶著四個胖墩

個佔地相當廣大的轉角。不但特別挖進去一大塊地讓車可 這個車站很特別,在兩條路交叉口靠國王大道這一邊,挨



這會不會是一家黑店?還是一個什麼秘密基地? 未見過有任何一個顧客進出,充滿了神秘感。有時她不免想 家上面寫著土耳其咖啡,想來是個咖啡屋。三十多年下來,從 後來終於弄清楚,一家是專門教小孩畫畫的繪畫教室,另外一 不知道商店裡頭賣些什麼?每次經過那裡,她都會多看兩眼 卻是兩家門面非常窄,窄到只比門寬一點的商店。她總好奇 商店是個印刷店,門面很大,但緊接著的靠國王大道這一邊, 還畫著壁畫。而銀行對面原本有一排老舊的小商店,轉角那家 的草地上也只有一棟看起來很壯觀的銀行駐立在那兒,牆壁上 以整個停進去,不致影響車道上奔馳著的車陣,一大片綠油油

華麗的新地標。 際小超市,原本有點低下層寒傖的小廣場,改頭換面之後成爲 樓不但有著許多矽谷人喜歡的Peet's Coffee,還有一家超貴的國 拆掉,蓋了幾棟充滿矽谷最新風貌的氣派住商混合公寓,一層 駐立在那兒,一直也沒人去修復。直到三四年前,整片廣場才 轉角那家店舖幾年前發生火災,一半房子燒得烏黑黑地,仍

麼沒有半個人排隊呀?」 「咦,」大貓忽然回過頭往那棟公寓望去,「奇怪,今天怎

這邊,她都會仔細觀察,前兩天才在門口的地上看到一個架著 伍是從那家神秘商店開始排起的。這更神秘了 伍排得老長,甚至都彎到旁邊的街上去。注意了幾天,發現隊 她想起來,前幾天只要經過這邊,都看到一堆人排著隊,隊 - 每次公車經過

就是在學的學生。她不免心生懷疑,新冠肺炎測試不都應該在 隊伍裡頭多半都是墨西哥人,而且不是母親帶著小小孩來,

> 與醫療相關的診所執行嗎?怎麼會在這麼一個恐怖的神秘地方 進行呢?這該不會是一個詐騙集團吧?

真的是一個假的測試站。 私人新冠肺炎測試站,聯邦已派人開始調查。搞不好,這裡也 她想起昨天下午才看到一則芝加哥新聞,說當地有許多假的

之夭夭了? 登的,是個冒牌的測試站?已經聽到風聲,即時關門大吉,逃 她探頭一望,今天真的沒半個人來測試呢,難道這真如報上

「這該不會是一個假的測試站吧?」大貓問,

「美國騙子眞多。」大貓低低地說

超,簡直防不勝防,而且胃口也變大了,騙的都是社會安全號 碼、銀行帳號……一旦受騙,後患無窮。 三兩下就得手。開年後詐騙案便層出不窮,手法也越來越高 退步,加上沒有機會與朋友邊吃邊聊邊交換經驗和心得,騙子 激,似乎都變鈍了,不只反應遲鈍,連分析、判斷的能力都大 後,人心惶惶,大家躲在屋子裡不出門,因為缺乏交流與刺 面偷盜搶劫,一面做其他勾當,騙子騙術大精進。疫情爆發之 刻失去依靠,整個經濟停滯下來。這些生活過不下去的人,一 疫情出現後各種商店都關閉,許多工人再也無法上工,生活立 出動來查,受害人即使報案也沒用,導致偷盜案件大增。加上 盗案大增,反正不超過九百五十美金的盜竊事件,警察也不會 案,偷盜的錢財只要低於九百五十美金,就不算犯罪, 是騙點小錢,無關生活威脅。但幾年前加州通過第四十七號提 她一直活在一個安全的舒適圈,雖然偶遇騙子 導致竊

人資訊、社會安全號碼。 她懷疑這個測試中心極可能是假的,目的就是騙取大家的個

北美洲:文苑

46

盗,眞是雪上加霜。 想起這些排隊的墨西哥人,許多都是中下階層的,個資再被

還是忙著嘰嘰喳喳說著話,一路往後走,找了位子坐下。 胖媽媽帶著胖兒女上了車,孩子們不知人間疾苦,戴著口

懂得如何過日子。 個個這麼快樂?經過這兩年的巨變,她倒看懂了,也許他們更 不得了。她以前總不明白他們,覺得沒錢還這麼捨得花錢,一 器,高聲唱著歌,大聲說著話,大口吃著食物,一個個快樂得 裡。公園裡的烤肉區,多半被墨西哥人預約,他們用力彈奏樂 太陽底下各個敞著燦爛笑臉,這一幕早已鑲嵌在矽谷的街景 響。大街上一群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等著搭著公車的墨西哥人, ,週末總喜歡呼朋引伴在後院烤肉、嬉鬧,音樂開得震天價 印象中墨西哥人很能生,一生就是一窩,有時一個屋子擠滿

在已經開放了。 的小西裝,女的蓬蓬裙,她這才意識到今天是禮拜天,教堂現 出一雙雙發亮的帶著笑意的大眼睛。他們都穿戴得很整齊,男 四個胖墩墩的墨西哥孩子,一個個被口罩蒙去大半張臉,露

經起身,一個挨著一個窸窸窣窣地魚貫下車了。 些生活的啓示?想著想著,車子又靠了站,這一家墨西哥人已 她還想著墨西哥人快樂地過日子的民族性,是不是給了她一

只坐一站?她忍不住笑了,墨西哥人的快樂人生。

切得靠自己。她家還好,各個自力更生,不怎麼讓她操心 回想她這一輩子,先生和她兩家都是子女眾多的公教家庭,

> 地過日子,最多也只能每週享受一次美食,每年國內選一處旅 過得緊湊繁忙,連生老二的念頭都打住了。 遊、兩人輪流各回台一次探望父母,偶爾出國一次旅遊。生活 費,加上每個月的貸款,負擔不小,一直以來和先生戰戰兢兢 的私立小學,高貴的學費,高貴的鋼琴、小提琴種種才藝學 目標是常春藤大學的教育基金。兒子從小學就讀當地頗爲知名 不安。帕拉阿圖的房價自來貴,先是存錢買房子,然後存兒子 菁英地段,雖然先生收入還算豐厚,因爲只有一份收入 姊妹拉拔長大。他沒辦法常侍左右,出手就大方。他們家位在 可是她先生家就不同了,父親早逝,全靠母親一人將他們兄弟 ,難免

生,賠償金你大概一輩子也花不完。 你嫁給我真是虧大了,但我這條命還蠻值錢的,那天意外發 加而劇增,要存錢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生常跟她開玩笑: 老房子也頻出狀況,一下該油漆了,一下衛浴廚房該重新裝修 、漏水修補後重新油漆……加上買了保險,保費隨著年齡增 ,該換屋瓦了,游泳池循環管路該重新敷設、沙發該更換 兒子大學畢業後,兩人才算是大大鬆了一口氣,可是買的

獨地不知從何花起? 夠用,她寧願平平安安與子偕老,可不想一個人身擁百萬,孤 她先生每次講到這兒,她都要生氣!他們錢雖不算多,也足

誰知道先生的玩笑話一語成讖!

兩條路一 的選擇? ·弗羅斯特的詩《未選擇的路》 看著這家不知人間疾苦的墨西哥人,她想起美國詩人羅伯 如果人生再來過一次,她不免想:他們會不會有更好 -可惜我不能在同一 時間走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呢?

現在想起來都還是覺得恍恍惚惚很不真實。

及此,一股莫名驚懼就像蛇一樣緊緊盤據心頭。 的班次可觀,誰也不能保證病毒會不會隨機入侵灣區?每每思 的國際門戶 南灣接近中半島的地方,舊金山可是北加州最大的機場和主要 漢擴散,眼看像是要失控似地,讓人很不安。他們住在舊金山 是打開新聞查看有無武漢不明肺炎的最新動態報導。肺炎在武 才出現不明肺炎,他們就警覺起來。每天醒來的第一件事,就 也許是SARS發生時,他們正好在中國,被嚇過,這次武漢 ,更是諸多航線轉機的重要據點,每天從中國飛來

留在中國的時間也就越來越長,甚至在中國交了一個女朋友, 原本還來來回回兩地跑的他,幾乎是長留大陸了,最多一季回 將製造外包給海外的代工廠後,兒子出差到中國的次數就增加 做得風生水起地,卻因爲後來美國半導體的發展專注於設計 學弟的史丹佛大學,更是跟著老爹的腳步選擇了同樣的科系 直念完博士學位,順利進入半導體行業。兒子在半導體公司 。而近十年美國半導體產業日益高度依賴海外製造廠,兒子 兒子大學最終並未選擇常春藤大學,而是選擇了作爲老爹

過農曆年,是不是有可能自此調回美國工作? 除夕前兩天她還和等著上機的兒子通過電話,問他這次回來 來一次,待上兩個禮拜就匆匆折返中國。

最佳辦法,只交代她趁早趕緊多買幾盒口罩 兒子倒信心十足,認爲中國清零政策不失爲當地防堵擴散的

隔天,趁兒子尙未到家,晨起後在後院做早操,春寒猶抖,

庭主婦,敏感的她似乎嗅到不尋常的事態變化,趕緊搬米搬麵 囤貨,連自己都不能理解這恐懼從何而來? 麼,塞上滿滿一車。忽然覺得像是外頭要打仗似地,只顧拼命 粉、衛生紙、紙巾、消毒濕紙巾……貨架上看到什麼就抓什 市場驚訝地發現竟然貨品買不齊全。當了幾十年的盡心全職家 的食物。按以往年節將至,貨品早堆得滿坑滿谷,這次到了菜 架上所剩的口罩全搜刮回來,順便張羅即將到家的兒子喜歡吃 上幾乎都是空的,她跑了好幾家才找到一家還有貨,發狠將貨 重,連早飯都沒吃,趕緊到藥房買N95及醫療口罩。不料貨價 圖居民從武漢旅遊回來後被確診爲新冠肺炎,她知道事態嚴 想是個好兆頭,心情異常愉悅。一進屋,看到新聞,一個西雅

各自編織著屬於自己的美夢,將疫情疑慮丢在腦後 兒子到家後,兩老高興莫名,問兒子有沒有結婚打算?三人

不壓得下? 然而隔天,武漢就宣佈了封城。她的心一震,這疫情到底壓

痛楚不堪的狀態,往往幾天就撒手人寰。 極度高燒不退、劇烈咳嗽不停、肺浸潤,無法呼吸,像溺死前 本土病例。雖然灣區病例不多,但據報導只要染疫,幾乎就是 萊大學同學的室友的媽媽,一直都查不出感染源,算是第一個 天,美國爆出第一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兒子看到新聞報導嚇 一跳,原來那位新冠肺炎死亡的婦女,是他的高中好友念柏克 兒子這次破例多待了二天,二月六日,兒子返回中國的前兩

死刑。即使增加一個病例都如烏雲壓頂,讓人膽戰心驚。 史無前例的症狀,沒有特效藥,一旦染病,似乎就被宣判了

兒子捐了一筆錢, 再交待 ,沒事別出門 這病毒可不比

袋、紙張、鈔票、郵件、包裹、購物袋……只要想得到的、觸 活都疑神疑鬼地,像得了強迫症似地拼命擦洗消毒。 電梯按鈕、門把、手扶梯、購物車……更是別碰。弄得每天生 摸得到的東西,都能沾上或攜帶病毒。密閉空間如公共廁所 般,刁鑽難防。可沾附在人的皮膚、頭髮、衣襪 ,甚至塑膠

她心如刀割,心頭掠過一抹不祥。只求飛機平安抵達,兒子一 路順風順水。 送兒子上機時,兒子依依不捨,頻頻回頭,彷彿訣別似地,

氾濫,將整片土地淹沒。 三位數竄升到令人心驚的四位數,然後是五位數,一路如洪水 轉好跡象,網站上各國一排排的數字迅速飆升,從可以接受的 情突然轉好,噩夢結束。結果卻令人十分失望,疫情非但沒有 兒子返回上海,屋子一下子空下來,兩老每天醒來都希望疫

出清單,講好一到超市分頭去找,以節省待在超市的時間。 爲要做糕點,非去買蛋與牛奶不可。兩人將想要採買的東西列 出不出去買菜,竟然成爲他們生活裡最難決定的一件事。因

價位高的牛排和動不動十多磅的大塊肉。 桶牛奶也沒有!繞一圈,先生說想買的肉都賣光了,只剩下 她手腳快,衝到超市最裡頭,整個獃住了。貨架上一盒蛋、

難的悲慘過程,這是另一種戰爭嗎?還是上天對大家不愛惜地 她像被五雷轟了頂,她想起小時候父母常說起大陸淪陷時逃

夫妻倆兒空手而歸,決定第二天早上六點超市門一開就進去

空,水手的警告。」紅色的晩霞意味著晴朗的天氣即將來到, 美瑰麗的朝霞,湧上心頭卻是如血紅的不安、焦慮與絕望 紅色的朝霞意味著惡劣的天氣或許將帶來暴風雨。望著那抹艷 插其中,顯得異常瑰麗。她想起兒子小時候從老師那兒學來的 亮,靠近東邊的方向,罕見的紅色朝霞鋪滿天空。幾抹粉色穿 但還是補上貨了。他們能買的都買了,結完帳走出超市,天已 一句老話:「夜晚的紅色天空,水手的喜悅;早晨的紅色天 第二天天尚未明,兩人就出門趕到超市,貨架雖未擺滿

色變亮了,慌張無靠的恐懼漸漸淡去。疫情的變化會如天際的 位高些,還要給小費,但總覺得安心許多。 決定日後吃穿雜物一律由網路採買,讓專人送貨到家。雖然價 壞的方向發展?她不敢想。心不定,虛虛地沒個靠處。 天光與雲影,變化得如此快嗎?是往好的方向演進?還是會往 才一會兒的工夫,粉紅色慢慢暈染過來,紅色褪去,清清藍 回家後

他們幾乎都不出門了。

離。 品採購,不得出門。非得出門在外,注意與人確保六呎安全距 海邊一律關閉。且禁止公眾聚會等活動,居民非必要民生必需 運動俱樂部、學校、教會、公園、理髮店和購物中心甚至州立 縣也跟進,除民生必需品商店,所有公司行號、餐廳、酒吧、 沒多久,聖塔克拉拉縣宣佈了居家避疫令。很快地,其他

地拋棄了,孤絕、徬徨而無助。 影,像個空城,世界彷彿一下子停止了運轉。他們像被人徹底 馬路上不再有車經過,有時她從窗戶往外望,街上不見人

兩人慢慢磨出囚禁在屋子裡的活方式,先生是個理工人,大

而她則重拾畫筆,享受繪畫之樂。 譜做起糕點來,準備疫情一過就辦個英式下午茶,大顯身手 訂購了小烤箱、氣炸鍋、打蛋器、各種烤模,一匙一杯按照食 把的時間不知該怎麼打發,決定研究糕點食譜,在亞馬遜網站

過規劃與整修,現在可眞是美不勝收,鼓勵他們不要老是待在 佛利蒙的中央公園玩過,聽最近去過這個公園的朋友說,經過 屋子裡,應該趁疫情趨緩好好享受一個悠閑的下午。 幾十年的維修與改進,現在這個公園早不是印象中的模樣,經 開始放寬鬆。朋友們有的已開始室外聚餐、到公園健行。那是 個下午,他們夫妻倆兒剛吃完飯,想起兒子小時候曾帶他到 託及早實施居家避疫令之果斷決策,加州疫情趨緩,限制也

到公園去。 他們聽進去了,兩人說著說著,決定說去就去,兩人便開車

機,可乘風而去。 橋,海水、濕地瀲灩,天空特別藍,開到最高處,彷彿架著飛 停停塞滿車的高速公路,只有幾輛車飛速行駛。經過登巴頓大 許久未出門的他們,開著車,像飛出籠子的鳥。原先開開

不出身在何處。 「你今天要到哪兒?」她忽然聽到大貓問,一時恍惚,竟認

被生活中的瑣瑣碎碎的小事件翻勾出來。勾出來時是那麼地突 然、粗莽而沒有防備,總是刮得一片血肉模糊,痛楚難當。 那段記憶太深刻、太痛苦了,越想埋藏在心靈深處,卻總是

書,也喜歡他們的讀書間。」 「到桑尼韋爾圖書館,」她回答說,「我喜歡那兒的中文

他們所屬的城市教育幾乎都排名第一 房價節節高, 搶得厲

> 圖的圖書館借電影,到桑尼維爾圖書館借中文書。 但圖書館卻是又舊又小,要什麼沒什麼,她喜歡到洛斯阿

起手上的袋子,「就是家裡種的一點蔥啊、茼蒿、白蘿蔔,冬 Omicron,雖然症狀不嚴重,年紀大了總有些吃不消,」大貓舉 大貓接著說:「我今天要送點東西給朋友,他剛得了 「是麼,」大貓說,「哪天我也去看看 -今天不行

「你真好!」她看著大貓,吶吶地說。

天也只長這些。」

看,避得遠遠地。 本不准任何人去探望。大家怕她身上也有病毒,都把她當瘟神 先生染疫那時,沒有半個人敢來探望-- 其實該說是醫院根

不清輪廓的老舊黑白照片 段段,彷彿靜止的,褪了色的,甚至磨得花花的,像一幀幀看 她始終不願想起那段日子,灰濛濛地一片,一格一格、片片

說完,拉了一下下車鈴,「明天我們再多聊聊吧。」 勃地問她:「明天我摘些給妳,還是自己種的菜好吃。」大貓 「我馬上就要下車了,明天你會坐同班車嗎?」大貓興致勃

時不知身在何處? 她從封塵的記憶走出來,渾渾噩噩地,呆呆地看著大貓,一

店 門牌,馬上指出位在那個路段,旁邊有什麼建築物,有哪些商 清清楚楚,每次先生要找哪家眼鏡行、修車廠……她都不需查 這條路她開車經過千百回,那個路段有哪些商店,她記得

一棟家具行 車子在一間很大的店面前面停了下來,她認出來了,那原是 生意不好,幾年前就空在那兒 。他們跟著矽谷人

大貓起身,跟她點點頭擺擺手,下車而去。

車門闔上,她忽然感覺像被人拋棄了似地,一股寂寞撲身而

她似乎又回到那混沌世界。

多的鴨子、海鷗 、野雁,野趣十足。公園內有兒童遊樂區、野 約八十三英畝,繞湖一周大約兩哩,很適合健行。湖邊總有許 華美的現代公寓,小區景觀設計充滿浪漫氛圍,賞心悅目。所 本應有水上樂園,供人租船在湖中蕩漾,因疫情關係,都不開 炊和燒烤區,可以放風筝,也可以打排球。看來正逢夏日,原 Park)的一部份,是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修建的一座人工湖,佔地 謂的伊莉莎白湖,其實只是佛利蒙中央公園(Fremont Central 那天他們到了公園,發現離公園不遠處蓋了一些設計相當

遙望湖邊遠處Mission Peak,依山傍水,相當舒心。

盲,說是她自己嚇自己。直到有一天這位朋友穿了紅色的衣 山。因爲草地上牛隻太多,她很怕穿上紅色衣服會招惹牛,走 服,也許是故意去挑逗牛吧,最後被一頭牛一路追著跑,從此 起路來總是躲躲閃閃的。一位年輕的朋友笑她,牛根本是色 有段時間他們常常和先生的同事們相約去Mission Peak爬

週末爬山他們就換了地方。

的多,偶爾三兩個擦肩而過,多注意保持六呎以上的距離 雖說疫情減緩,許多公園都開放了,但是遊人並沒有想像中

錯,決定再選一天去走走。 可能是居家避疫幾個月,在家悶壞了,回來後兩人心情還不

難地從喉間擠出來。 她總在現磨現煮濃郁的咖啡香中悠然醒來。餐桌上早點都已擺 度。她的心一砰,「我喉嚨有一點痛呢,」先生沙啞的聲音困 麼還賴著床上沒有起來?她湊上前去,覺得先生好像有一些溫 早起的他,總是天尙未亮就起來,開始準備他們豐盛的早餐。 上桌,世界日報也整整齊齊地放在桌角。她正奇怪先生今天怎 才不過幾天,早上醒來,發現先生還在床上睡覺。向來早睡

炎測試中心,打算帶先生去做檢驗。 同海底岩漿,爆發出來,直往上竄。她忙著打電話聯絡新冠肺 前只得一片黑,找不到出路。毫無預警的,先生的燒一下子 不祥的預感像金鐘罩重重地將她壓在裡頭,透不過氣來。眼

她嚇得六神無主,打電話給兒子,讓兒子趕緊回來。 痛……她不停地幫先生量體溫,90、100、102、104一路竄高。 她用冰毛巾鋪在先生額頭上,先生不斷地呻吟喊頭痛、喉嚨

清。她慌張地打電話給先生的家庭醫生,這位老好醫生叫她趕 緊呼叫911,送到醫院再說。 下午先生開始咳嗽,停不下來地咳嗽,連一句話都沒法說

凄。報上一則又一則悲慘的生離死別的故事上演,多少入院病 再爬不起來,立刻被送到加護病房搶救。想來,心頭一片哀 她想起看過的新聞,有年輕人才走入醫院,竟然跌倒在地

醫院與生命搏鬥,那揮之不去的恐懼念頭一直縈繞著她,猶如 說,想到那相處了一輩子的老實先生,就只能一個人孤獨地在 如果沒法在旁邊照料,甚至連一句安慰的話都沒有機會和他 人家屬被隔絕在醫院外頭,再也見不到彼此。想到先生病重 一把利劍刺穿她的心臟,幾乎崩倒在地上。

離。病毒是哪裡來的呢? 少得多,大家都戴著口罩,偶爾與人錯肩,各個警覺地保持距 一切如一場荒謬的夢,那天湖邊吹著風,分明人比鴨子還

後來報紙說「感染源不明」。

纏繞,她覺得自己像要溺死一般,不能呼吸了 去的那一刻,突然一陣劇咳,血絲像蜘蛛網攤開來,將她緊緊 消防隊離她家不到一哩路,救護車很快就來了。先生被抬上

她先生這一離去,會再也見不到他嗎?

絕望、悲傷、惶恐、無助籠罩著她。

與子偕老的誓言呢?

他一個人在那裡,會孤獨地死去嗎?

兒子的機票一直訂不下來,只能由她孤獨地面對一切

衰竭,撒手人寰-再度出現發燒、嚴重疲勞、咳嗽和呼吸急促的症狀,最終呼吸 開始轉好之後「瞬間」惡化,然後在二十至二十四小時之內, 新聞都是說患者病情經過幾天搶救分明控制住,卻往往在一切 她每天盯著新聞,每天都晨曦曙光帶來新的希望,但讀到的

闔上雙眼,孤獨死去(含恨死去吧,她總這麼想) 她先生既不肥胖 也沒有高血壓和糖尿病,卻在進去後七天

小說組得獎作品

她的生命似乎也停止了。

天像個遊魂。她本來就不是一個擅於呼朋引伴的人,連個社媒 和衣倒頭就睡。 燦的碎影如艷瀲湖光,她像行走在湖上,沒有重量。天黑了 來,百葉窗上映著窗外攀爬玫瑰的交錯的枝枒,風一吹,金燦 隨著陽光的移動而消失。下午,陽光又從另一邊的窗台照射過 邊。亮麗的陽光穿過窗櫺,照射在椅背上,在原木地板上拖著 帳號都沒有。空曠的屋子,鬩靜無聲,常常早上醒來,獃坐窗 一條一條的影子,像一幅落寞卻極具藝術的作品。影子很快就 她痛不欲生,食不下嚥,聞不到任何氣味,睡不著覺,

色,從黑到灰,從灰到白,像光影變化得一樣快,挽不住 她每天陪著影子玩,度過了一天又一天。頭髮一絲一絲變

富的晚餐,然後怔怔地看著飯菜漸漸涼去…… 參加過他的葬禮不是嗎?這時候,她就會興高采烈地做一頓豐 的東西都在,椅背上還掛著他最常穿的毛呢外套。她從來沒有 她有時不免懷疑,這一切不過是一場噩夢吧?瞧,先生所有

生回來,怎一個老字了得? 她攬鏡自照,都認不出自己來了。她趕緊梳妝一下,萬一先 車窗映著她的影像,她愣在那兒,以爲自己坐在窗前。意識

靠走路回去可得花不少時間。但她想到今天是星期天, 到已到站了,竟然忘了下車。 便遠上許多。穿過大馬路往回坐公車一會兒就可回到原點 站,正好開到國王大道的唯一的微彎路上,下 デ 若

剛到矽谷的時候,聽說這條主要大道是爲了傳教而開闢的

開得晚,也許沿著街道慢慢往回走時間正好。

鋪上柏油,以便成爲日後一條可雙線行車的公路。本只供馬匹、馬車行走的道路,從聖瑪刁縣爲起點,往南開始是一條縱貫整個加州的公路。一九一二年,加州政府將這條原

他們住進這區後,聽說早期加州還是西班牙殖民地時,他們住進這區後,聽說早期加州還是西班牙殖民地時,似乎未曾改變軌跡。

各区国。 他們一直開到德利市,被一片交錯的公路網擋住,這才從原

那是一段年輕而美好的歲月。

和煦的冬陽照在身上,暖暖的。她想起年輕的時候,有

了一份合著吃。休息過後再繼續走,走到桑尼維爾圖書國王大道走回家。走著走著累了,經過一家肯達基炸雞店,兩國,坐到桑尼維爾的 K市場前下車去逛逛,然後決定一路沿著次和先生興致大發,決定坐二十二號公車往南坐到終站,再折

後,硬是撐到朋友的辦公室,向朋友討了一杯咖啡喝。年就和朋友相約在旁邊的小餐廳吃個飯。他們那天吃過炸雞二樓再分租出去給貸款公司。有時她十一點來圖書館看書,中兩層樓房子,一位朋友將整個兩層樓租下來,一樓當辦公室,沿著國王大道轉角的廣場裡原本有幾家傳統小店,還有一棟

卻為街道添了新風貌。天幾乎都會經過的大道,幾十年來,歲月在臉上刻上了痕跡,辦公樓也拆了,朋友乾脆結束營業,過著悠哉的退休生活。每辦公樓也拆了,朋友乾脆結束營業,過著悠哉的退休生活。每辦公樓也拆了,明友乾脆結束營業,而K市場早被新型商店洪那時多年輕呀,笑語聲猶在耳際,而K市場早被新型商店洪

走過幾個街口,圖書館就在望了。

樓住商混合公寓。 樓住商混合公寓。 圖書館前面這個廣場全拆了,正蓋著這幾年矽谷最夯的四層

公寓,就會想到那段過往與兒子鬥智的時光。
每次看到這種外觀現代化,內裡設計寬敞亮麗又人性化的高級買兩棟連號公寓,各住各的,想過來吃飯,敲個門就可以。」溝通,她常氣得大罵:「乾脆把房子賣了算了,就在市區中心

以搭機,已是十月了。 心急如焚歸心似箭的兒子搭機日期一再被取消,終於確定可

似地。那時,她先生已經過世三個月,她不曾掉過一滴眼淚。兒子確定能搭上飛機後,掛下電話,她大哭起來,眼淚決堤

机。 她勉強打起精神裝扮,無論如何也要讓生活步入正一些時間,她勉強打起精神裝扮,無論如何也要讓生活步入正一。她不想讓兒子看到自己行屍走肉的樣子,趁兒子到家還有

麼事,司機看得到,車門一開,要逃也容易。 口罩、手套全副武裝。她害怕地坐在司機後頭,心想萬一出什子。她稍稍裝扮一下,鼓起勇氣坐公車。遮陽帽、太陽眼鏡、的命。但理智告訴她,不能再委靡下去了,不然終究會拖累兒疫情期間無家可歸的庇護所。要讓她試著乘坐公車,簡直要她三十二公車在疫情期間,因爲二十四小時巡迴行駛,成爲

她只有另外一個乘客,也是全副武裝,看不出族裔。 和善解人意的司機很體貼,讓她坐好才緩緩上路。那天除了

司機不多言,時常透過後視鏡關注車廂裡的動靜。

牌等著二十二號公車坐回來。 她只坐兩站,下了車,穿過馬路,在街邊等反方向的公車站是二十二號公車司機變了?還是她自己的心境變了?

彷彿是一隻鶴,驕傲地環視四周,眾人皆在腳下。 街上車不多,旁邊公園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她忽然覺得自己

她突然發現她的感知好像回來了,她

的感覺。

作關 者於

小說組得獎作品

擬個計劃。 會碰到眼熟的人。她成爲二十二號公車的常客,每天就給自己會碰到眼熟的人。她成爲二十二號公車的常客,每天就給自己步入二〇二二年春天,搭公車的乘客明顯地稍微多一些,總

去了,但她仍然決定每天一定要乘坐二十二號公車。有時還常不自覺掉入悲傷的過往,有時覺得自己又快撐不下

步入圖書館的前庭,花木扶疏,春天似乎來了。

生活……。」 生活……。」 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識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亮熱切的眼睛。她忽然想起羅曼羅蘭的一句話:「世界上只有陽光透過正發著芽的嫩枝撒落一地,一閃一爍的光像大貓黑

己書館大門。

遊、園藝、詩詞點評及文學批评分析領域,興趣廣乏。 遊、園藝、詩詞點評及文學批评分析領域,興趣廣乏。 「會創會會員,並曾任北加州華文作家協會會長,現任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員申請審核委員。曾出版有 會創會會員,並曾任北加州華文作家協會會長,現任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員申請審核委員。曾出版有 會創會會員,並曾任北加州華文作家協會會長,現任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會員申請審核委員。曾出版有 楊秋生,台灣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曾任教於大專院校,現居加州矽谷,爲海外華文女作家協 遊、園藝、詩詞點評及文學批评分析領域,興趣廣乏。

小説組 佳作

野生之路

夜延 | 文 (寄自賓州)

北美洲:文苑

54

看清楚牠的輪廓,不由得低呼出聲。 世上 出發向北走,經過史迪斯高速公路、伊略特高速公路,就 也以爲是麋鹿之類的,放慢速度繼續向前開,接近一百公尺時 也以爲是麋鹿之類的,放慢速度繼續向前開,接近一百公尺左右的 在準備開上道頓公路時,卡爾突然看到前方約三百公尺左右的 也以爲是麋鹿之類的,放慢速度繼續向前開,接近一百公尺時 也以爲是麋鹿之類的,放慢速度繼續向前開,接近一百公尺時

很輕,那熊還是注意到了聲音而抬起頭來。 電調著,正埋頭在樹叢中尋找漿果之類。卡爾的眼力近來開始那是一頭成年棕熊,體型碩大、營養良好,四爪著地在路旁

他女兒剛出生的時候。 上,尤其是體型較大的棕熊。卡爾只在路上碰過一次,還是在上,尤其是體型較大的棕熊。卡爾只在路上碰過一次,還是在山貓或貂。確實也有熊,但比較不一樣的是牠們很少跑到公路相當天然的狀態,也有不少野生動物出沒,比如麋鹿、野兔、靠近極圈的森林,受到生態相關法令的規範,因而保持

那是好久、好久以前了。

來。牠雖然看來笨重,移動的速度卻比想像中快,不一會兒就沒有往路邊山溝走,而是往路中央、車子所在的地方一步步走解,牠應該會自行走開的。然而牠朝他的方向看了半晌,竟然卡爾隔著擋風玻璃小心地注意著牠的一舉一動。根據他的理

等選項,甚至還想到了放在前座置物箱中那把手槍。一時間他腦海同時出現了踩油門往前衝、倒車或待在原地裝死比引擎蓋略高的位置,然而牠的大膽與靈敏還是震懾住卡爾;來,拉長身軀探看著卡爾。油罐車高大,那熊站直了僅能達到來到車子正前方,就在卡爾來得及反應前,牠竟用兩腳站立起

濕潤,就像有東西隨時要滿溢出來。 大大的水珠鑲嵌在毛皮中,難以辨識是凶狠或良善,只是格外與牠四目相對;他看見了牠的眼睛——黑色、晶亮、像兩丸圓圓 就在他不知如何反應時,那熊仰著頭靜靜看著他,他呆愣著

好像有人施了法將牠變不見一樣。

 大爾聽到自己心臟「怦怦」地跳動,雙手下意識抓緊方向上爾聽到自己心臟「怦怦」地跳動,雙手下意識抓緊方向

好不容易到了卡洛琳的餐廳,卡爾立刻跟她說起這件事

「你確定?不是野兔或麋鹿?」

卡爾搖頭。

「也許是隻黑熊。」卡洛琳說。

「好吧。」「我說了,是棕熊。我很確定。牠都走到我引擎前面了。」

動作。 事作。 事情用於賞的眼光看著這一切,直到他注意到她微微聳肩的 就光澤、令人聯想到荳蔻及肉桂氣味的紅棕色。他下意識地一 高跟鞋。眼角已出現皺紋,但雙唇依舊飽滿紅潤。頭髮染成特 高跟鞋。眼角已出現皺紋,但雙唇依舊飽滿紅潤。頭髮染成特 如平時用於賞的眼光看著這一切,直到他注意到她微微聳肩的 如平時用於賞的眼光看著這一切,直到他注意到她微微聳肩的 如平時用於賞的眼光看著這一切,直到他注意到她微微聳肩的 如平時用於賞的眼光看著這一切,直到他注意到她微微聳肩的 如平時用於賞的眼光看著這一切,直到他注意到她微微聳肩的 如平時用於賞的眼光看著這一切,直到他注意到她微微聳肩的 如平時用於賞的眼光看著這一切,直到他注意到她微微聳肩的 如平時用於賞的眼光看著這一切,直到他注意到她微微聳肩的 如平時用於賞的眼光看著這一切,直到他注意到她微微聳肩的 如平時用於賞的眼光看著這一切,直到他注意到她微微聳肩的

「怎麼,妳不相信?」

卡爾沒說話。這正是他最覺得奇怪的地方。

得有氣無力、有種不知所措的意味。

以母起初還竭力安撫,見嬰兒不理會,哄聲逐漸變要正扯著嗓子大哭,聲音尖銳卻沙啞,在狹小的室內聽起來相或韓國人,他們身畔擱著一輛娃娃車,當中一個白皙肥胖的男或韓國人,他們身畔擱著一輛娃娃車,當中一個白皙肥胖的男子變輕上一陣嬰兒哭聲。卡爾順著聲音傳來的方向望去,看

卡洛琳見狀朝他們走去。夫妻倆用混雜了惶恐和警戒的眼神

盯著她。卡洛琳朝他們親切一笑,俯身朝孩子的搖籃探

貓的遊戲。 事物便好奇地漸漸停止哭聲,卡洛琳趁勢追擊,跟他玩起躲貓,喔,甜心。」她把自己的臉湊近嬰兒的臉。嬰兒看到陌生

至也對卡爾露出相同的笑容,雖然卡爾不曉得爲什麼。對父母臉上的表情也漸漸放鬆,對卡洛琳露出感激的眼神,甚鬈髮,卡洛琳不以爲意地讓他抓著,口中輕柔地哼哼唱唱。那的手掌攤開,嬰兒發出咯咯的笑聲,伸出手指抓她垂落胸前的的手掌攤開,嬰兒發出咯咯的笑聲,伸出手指抓她垂落胸前的

種沒來由的憤怒。 覺得自己似乎引發了他們的恐懼,這令他感到洩氣、甚至是一體得自己似乎引發了他們的恐懼,這令他感到洩氣、甚至是一他們在他面前總是哇哇大哭,哄也沒用,且那種哭聲老讓卡爾歡自己。姊姊生了五個小孩,卡爾見過其中三個的嬰兒時期,

輪十二小時的班。爲了存錢,卡爾當時並沒有太多疑慮。他還在在做看守油管的工作,每月工資最少五千美元,只是要卡爾不記得女兒小的時候自己和她的互動。她還是個貝比時

是「不爲」,爲了心底終究難以否定的罪惡感。的感覺——自己和他人的小孩難以接近,說不定並非「不能」而的感覺——自己和他人的小孩難以接近,說不定並非「不能」而如果自己和小孩相處的能力這麼差,這樣也不一定是壞事,

卡洛琳走回他桌邊。「真有一套。」他說。

「算了。不是頂重要的事。」卡爾是真的這麼想,方才他出

這話題。 於驚訝、驚嚇在衝動之下只想找人訴說,此時卻沒怎麼想繼續

北美洲:文苑

56

「對了,你說你今天遇到一隻棕熊 「我覺得重要就是,」卡洛琳嗔著瞪了他一眼,又想了

他甚至開始後悔了。

好像有告訴過我。」 其是有車的時候……不過,你以前是不是也有遇過?我記得你 「真特別,」他聽見她說,「誰都知道牠們很少逛大街,尤

是多久以前了啊?」 「那次是不是也是棕熊?」她說,「我想起來了,天哪,那

就像方才對那名嬰兒一樣,「你怎麼了?在生我的氣?」 他沒作聲,他不曉得要說什麼。她俯身細細觀察他的臉色,

「沒有。」

「你看起來很不開心。」

過……」 「不。我只是在想到底有沒有這件事。我不記得我說

句聽在他耳裡鏗鏘有力。 的事就夠累了,可偏偏有人什麼都愛告訴我。」她說,一字一 算是討厭的事想忘也忘不掉,天生的沒辦法嘛。有時候記自己 「有啦,一定有。」她的口氣很堅定,「我記憶力很好,就

「我對這條路的記憶,就是你對這條路的記憶。」

沒錯。自己高中畢業後來阿拉斯加就讀安克拉治大學,之後就 卡爾覺得這話聽起來有點誇張,仔細想卻發現其實一點也

> 雜貨店。 長大離開,卡洛琳則留下,用畢生積蓄買下她當女侍的餐廳兼 斯,陸續生下兩個小孩後男人想當然爾地跑了,孩子們如今也 直待在這裡,卡洛琳也一樣,十八歲懷孕後就定居費爾班克

的工作。但卡洛琳鍾愛這條路上寬闊的天空、入夜後滿天的星 來時例行的招呼、離去時引擎發動的聲音和汽油燃燒的氣味。 星、偶爾會自動燃燒的樺樹和各種覆蓋毛皮的動物。車輛停下 卡洛琳說她不介意被經過,她喜歡被經過。 許多人都問卡洛琳幹嘛不去別地方闖闖,或至少找個鎭上

他覺得他應該替她感到高興才是,卻總有種免不了的傷感。 卡爾注意到她提到這條路時的表情就好像在自我介紹一樣。

被甩的那個,卡洛琳顯然也是,所以他們才能一直熟到現在。 卡爾和卡洛琳曾經約過幾次會但不成功。卡爾不覺得自己是

熊不知道如何?」卡洛琳說,「也許你該去買個彩券。」 「說不定是幸運的象徵呢。一大早看到黑貓經過不好,看到

卡爾把剩下的三明治全塞到嘴裡,聳了聳肩。

混合著夏天降臨,雪融成水自那些石縫間流淌,篩出生命 將被霜雪和漫長的黑夜覆蓋,持續到明年三月。之後春天就會 溫暖。九月是短暫的秋季,再過一兩個星期就入冬了, 光染成淡金色,石塊也透出金屬的質地,看上去顯得既冷酷又 漸稀疏,露出光裸的、砂礫覆蓋的地面,其上瀰漫的塵土被陽 隨著坡度爬升,公路兩旁的樹木越來越少,地表的植被也漸

面,心情突然好了一點。 屆時這條路兩旁會全都是花。卡爾手握方向盤想像著那畫

卡爾想,那便是自己真正衰老之時。 歲月換來的親暱。如果哪一天這條路上的風景不再如他預期 如此理所當然的心情期待著即將發生的事,即使那是用漫長的 賜予,也敬畏自己對這一切的熟悉與理解;他慶幸自己可以用 承這一點-他對這一切感到敬畏。他不信任何一種宗教,但他很樂意坦 -他敬畏著四季的遞嬗、敬畏著大自然規律的掠奪與

對於這點,他承認他心裡仍有相當程度的畏懼。

恐懼樣本,他想記下來好好研究一番。 但卡爾寧願去了解。此時千篇一律的生活突然出現一個很好的 一般人還不喜歡;一般人對恐懼抱持的約莫就是恐懼的情緒 他試著回想早晨與那頭熊對峙的心情。卡爾不喜歡恐懼,比

法,擔心某人會爲此悲傷、哪些目標未完成、自己的一生是否 眼睛,那對黑色清澈的鏡面,以及之中自己模糊的身影。 他腦海。此時,回想起五個多小時前那個片刻,他只記得熊的 已締造出獨特的意義之類,這些預期中的念頭似乎絲毫未出現 然而,不論怎麼努力回想,他記不起來自己當下有什麼想

如果是這樣的感覺,那倒也不賴。

緊接著那巨大的軀體就朝路旁滾落。 那熊擋住他眼前一半的路,他來不及煞車就聽到「碰」一聲, 二十年前,卡爾也在路上遇到棕熊,更精確地說是擦撞到;

牠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小,逐漸成爲一個小黑點。黑點一動也不 卞爾來不及看到牠的眼睛。他不敢停車,只是看著後照鏡中

只是隔著那樣的距離卡爾也看不見

小說組得獎作品

有和其他人宣揚這件事。 得自己有說,也許貝絲大嘴巴說的也不一定。他很確定自己沒 時她還未帶著女兒離開。他或許也告訴了卡洛琳,雖然他不記 右前方車頭燈裂了,卡爾只好把這件事告訴了太太貝絲,當

損失。唯一遺憾的,是卡爾沒能看清楚熊眼中自己的表情 這一次,他的表現比上次進步了,沒有撞上去,沒造成雙方 他有種感覺,那或許就是自己多活二十年的樣子

折返,卡爾看到路邊有一處空地,旁邊有公廁、木頭桌椅和一 在數個加油站卸了油,來到極圈之內,再去前面兩站就可以

處茂密的林子,他想下來活動活動筋骨。

就太快沒戲了。 大,卡爾得費神施予手掌心一定的力道以免肉被整塊叼走,那 燻肉,牠們很快飛下來啄著。這些小傢伙力氣永遠比你想像中 明治。他咬了幾口,頭頂傳來鳥鳴,他高舉三明治露出一大塊 從廁所出來,用礦泉水沖了沖手,拿出卡洛琳做的第二個三

朝他駛來。是他認得的車。車門開了,車廂吐出十多個遊客, 卡爾習以爲常的景色。 往廁所擠,少數幾人見人太多了索性到處走走,拿著相機捕捉 胸前,一看就知道是從熱帶或亞熱帶來的旅客。他們一下車就 他們戴著厚重的帽子、圍巾,手用一種幾近誇張的姿態環抱在 他高舉著手,身後傳來轟隆聲。他轉頭,看見一部大遊覽車

班尼朝卡爾走來, 「還好嗎,老兄?」

「老樣子。」卡爾說。「你呢?」

「我餓死了。昨晚太瘋,早上起來沒胃口結果就……你那裡

「你來太晚了。我都給了那鳥。」

「是啦,我看到了。」

卡爾用下巴指了指那些客人,「如何?」

搞不懂你幹嘛對他們那麼感冒。」在變嘛,文明(civilization)是一種宿命。有些人挺可愛的。我「不錯啊,他們很乖。」班尼說,「狀況越來越好了。世界

出來威脅我們」,客訴這樣寫。

主動和客人打招呼,甚至連皮都不笑一下,「我真怕他會拿槍有人嫌卡爾車開得太慢、一種有氣無力的感覺,還有人說他不是能把他們安全又及時地送到目的地。然而客人不領這個情。機。卡爾認爲自己的表現還不錯,他對路熟、車開得很穩,總

常闱。 了,把才剛滿四歲的安娜也帶走,他不曉得是要怎樣才能笑口了,把才剛滿四歲的安娜也帶走,他不曉得是要怎樣才能笑口何況那陣子他的外表多少也反映了他的人生境況——貝絲離開一大爾承認他們說的部分是事實,他本來就不是外向的人,

他們只是觀光客。經理說。可不是什麼他媽的心理醫生。

讓他離開的導火線終究還是像所有的導火線一樣——也就是說,要不了多少時間,卡爾就曉得自己做這行不可能太久。不過

比你想的早一步發生

- 某天他把遊覽車停在路邊,就像現在

險。 一樣的空地,他分明聽見導遊要他們以他的車爲界線靠路邊活一樣的空地,他分明聽見導遊要他們以他的車爲界線靠路邊活一樣的空地,他分明聽見導遊要他們以他的車爲界線靠路邊活

然衝出來,他應該要注意到的。然衝出來,他應該要注意到的。。他會看到的。我又不是突為意。再給我一下下,他的表情說。他會看到的。我又不是突東西。遠方有部卡車正高速接近,那傢伙明明也看見了卻不以意時興高采烈地到了馬路中央,只因爲他想拍的不知道什麼鬼話都說這麼白了,仍然有一名小鼻小眼的矮男人趁大家不注

假思索直接衝到公路上,用力拽住那傢伙的臂膀往回拖。想的還快。有人發出徒勞的勸誡聲,卡爾知道那絕對沒效,不但在包括卡爾在內的旁人眼中看來,那車接近的速度遠比他

嘿……你幹什麼……

謝,只是卡爾接下來的舉動卻令他徹底打消了這個念頭。 度有了一絲侷促的神情;他看看卡爾,思索著究竟要辯解還道速地從他們方才站立的位置直直開過,至此那傢伙的臉上才首他們回到車子的屛障下。過不了三秒鐘那大車就絲毫未減

卡爾對他大吼。暴怒的不留情面的、歇斯底里地吼。

自己會這樣也知道爲什麼,只是完全不想控制。完全無法控制,他不曉得自己爲何如此。喔不對,他其實知道,一導遊過來勸解,幾個比較會說英文的遊客也都來勸,但卡爾

現在的油罐車,在開油罐車時他認識了班尼。班尼後來去開遊卡爾在被炒魷魚前自己提了離職。他去開卡車,後來又換到

自在的神情感到莫名其妙。 覽車時他告訴過班尼這件事,否則人家一定會爲他臉上老是不

多半也會幹一樣的事。 鏡,班尼也樂在其中,卡爾想像他帶著太太兒子每年去旅行時各國的零嘴或小玩意,拍團體照時他們甚至會大聲呼喚班尼入一些導遊回答不出來的問題,年輕女生老塞給他一些來自世界一些不是那種討遊客喜歡的司機,他們會和他開玩笑、問他

他想到問班尼,「你說你昨晚嗨什麼?」

我啊……,我沒什麼新鮮事。

「你明明可以多采多姿的。你比我有本錢。」

「我老了。」

「行不通。我們是朋友。」

的,要不是老婆在的話我都想把她。」 们就是因爲是朋友,所以才行的通。」班尼說,「她超辣

「你真齷齪。」

「少來,老兄。我知道你也想。你欠缺的只是點衝勁。來

吧,鼓起勇氣來軋一軋她。」

卡爾沒有理會。他又知道他沒試過了?

卡爾一個人太久了,這種生活既不自然也不健康;依班尼淺薄了一定狂翻白眼的那種對話。卡爾了解班尼是好意,他總覺得每次見面班尼就會和卡爾來上一段沒營養、也就是卡洛琳聽

爾誠實地覺得,像現在這樣已經是他所能想像的最好狀況。而雞婆的想像,卡爾大概以爲自己在緬懷什麼或著贖罪,可卡

也沒有。根據卡洛琳的說法,這樣他就沒必要真的苛責自己。有件事卡爾倒是很確定,就是他從來不曾對貝絲動粗,一次

氣裡充滿不屑。 能委屈自己待在我們這鳥不生蛋的地方。」卡洛琳說這話時口能委屈自己待在我們這鳥不生蛋的地方。」卡洛琳說這話時口「就算你早早就不幹那工作,她也會走。那個城市姑娘哪可

卡爾知道她也是好意,只是這種好意有點難以領受。

至不是他能決定的。 透露事情;有時候也會有一些隱瞞、甚至欺騙,有些時候那甚自己。他們看到的都是某部分的卡爾,卡爾則選擇性地向他們路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問題是,他們沒有一個認識百分之百的路上的每一個人都是。問題是,處有蓋端、婕西,也許這條公

講了,可班尼已經聽從客人的召喚回到駕駛座。 比如說,方才他並沒有想和班尼提那頭棕熊,現在他突然想

班尼朝卡爾揮揮手。卡爾往自己的車子走。

相當靠近地面,卻依舊耀眼。 約莫在下午四點半左右時他掉轉車頭開始了回程,太陽已經

的樣子,祂所照射的物體才會。 影的周圍鑲著深色、焦灼的色澤。這裡的太陽不會有別處夕陽 光線投射的畫布,充斥了山、房子和各種物體形成的剪影,剪 道路其中一側延伸出的平面來回移動;道路對面的天空則成了 在北極圈,太陽的軌跡並不會橫越地平線,從頭到尾只會在

複雜而世故的感覺。他瞟著那雲,心中突然湧起一股煩躁。 正漾著混合了深紫及橘色的雲朵,有點混濁的顏色,給人一種 卡爾坐在左邊的駕駛座、正屬於影子的那一邊,不遠處山頭

不然,是因爲這樣而衍生的煩。 追求;在他熟悉的生活中迴避往往可以輕易找到目的,但追求 班、看到討厭的節目只想轉台的煩不同,不是出於迴避,而是 那種煩躁是嶄新的、前所未見的,和平常工作了一天後想下

主且殷切地思考這股渴望可能的對象。在過了幾個下坡及彎道 真正渴望的事物;他不曉得它們在他心中究竟螫伏了多久。 後看清它們的真面目。他渴望說,但說只是媒介,爲了揭露他 怎麼評論。他甚至不清楚他要說什麼,但他曉得他會在說出口 後他得出了初步的結論:他想講話,不是像平常那樣打乒乓球 樣的對話,而是真正的會談一 他一邊提醒自己不要胡思亂想、要小心駕駛,一邊卻不由自 他在渴望,即使他不確定這個動作的受詞,但確實是如此。 -他想找人說心裡話,無論對方

站,撥電話給卡洛琳。 深的暮色。又經過一座山頭,他把車駛進一座白天去過的加油 也許是很久很久。這個念頭令他的焦躁逐漸濃烈,像迅速加



「什麼事?」她的聲音聽起來有點急促。

我一 會兒就過去。 拜託……,幫我弄個晚餐,什麼都好,只要妳菜單上有的。

會。」 的夕照裡搖頭,「我最晚七點要離開。我在費爾班克斯有個約 「真遺憾,今天提早打烊。」她說,卡爾彷彿看到她在黯淡

約會。卡爾錯愕之餘才意識到自己有多麼不常聽她說這兩個 「妳要和誰約會?」

「說了你也不認識。他從不在這條路上出沒。」 「放心,我會照顧好自己。」 卡洛琳俏皮

眼,她自己說了後他突然不知道要說什麼了;他想到了 愉快」,卻發現自己一點也不想這麼說 她當然會。可卡爾能說的也的確只有「要小心」一類的字 「約會

「卡爾?」她說,「你還在嗎?」

「你買彩劵了沒啊?」

沒。」

兆。 」她說。「好啦,我要走了,你也早點回去。」 「那我看到就幫你買。熊耶,依我看可能真的是個幸運的徵

我有話想跟妳說 ……

「我得掛了。」

耳邊只剩下嘟嘟聲,電話掛斷了

和卡洛琳的談話無疑爲其添了一筆。此刻,那種焦灼感更強烈 覺。他還不確定自己想訴說的,只知道那內容還在持續增加; ,卡爾發現他甚至無法看清儀表板上的數字。 卡爾呆坐在駕駛座上。雖然不想承認,但他有種被背叛的感

然卡爾也從來不知道誰才是主角。 跟不上,他們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事情之外,因爲時間或某種 接他電話的人,但找他們一點意義也沒有。他們不會懂,他們 更深奥的力量;如果這是一個故事,他們連配角都算不上,雖 他仍緊抓著手機。要打給誰?能打給誰?手機裡還有其他會

他曉得自己只能打給誰了,其實早在打給卡洛琳前他就可以 甚至在那之前的五年、 十年就可以這麼做,就該這麼

> 也是個擋箭牌,說不定人家早就厭倦了 可他一直在迴避,逃避。卡洛琳是他的好友、紅粉知己,

有可能是幸運的徵兆喔。

不曾發現。 卡爾想起曾看過一本勵志書上寫:好運並非不曾降臨,是你

成某個開始,或至少是一個階段遲來的結束。 他不敢妄自期待或盤算,但他想也許,也許可以把這一天當

何,我都會接受。 我做了決定,而且會接受這決定帶來的一切結果。無論如

手機裡沒有貝絲的號碼。他發動,踩緊油門加速

是如今兩個號碼都不見了。 他手機裡當然曾經存有她們的聯絡方式,貝絲和安娜的,只

至少就她理解的部分而言。 斷了。他寫電子郵件問了貝絲,貝絲簡短回覆他說女兒沒事 某個節日他心血來潮試著打那支電話,卻發現線路被電信局切 安娜的號碼留得比較久,他其實希望能繼續留下它;兩年前

漸成爲青少年,她對這一切的反應就只剩下白眼。 潑甜美、總是興高采烈提出各種問題的小女孩,但隨著安娜漸 面。他們總約在鎭上,讓安娜看看她嬰兒時期住過的地方、到 森林裡露營或造訪附近新開的餐廳。卡爾看到的起初是一個活 安娜還小的時候,貝絲每年都根據離婚協議帶她來和卡爾見

卡爾永遠記得安娜十五歲、貝絲放她第一次自己搭機來找他

62

到無以復加 時心中頓時浮現了幾個不太好的字眼,就自己女兒來說更是糟 大口,身上那件緊身衣看起來衣不蔽體;卡爾承認當他看到她 時的裝扮 貝絲的肩膀大聲質問她在搞什麼?怎麼讓女兒穿的像個妓女? 刺蝟般短髮染成鮮豔的紫色,煙燻妝、鼻環、 -他當然沒有說出口,只是有股衝動想用力搖晃著 血盆

「妳母親准妳這樣穿?」

「喔,少來了。」她沒好氣地說。

她的不滿發洩在女兒身上,這確實有可能是貝絲會做的事 情哪那麼容易撇清,何況在安娜那張被濃妝覆蓋的臉上,那眼 多少責任,是貝絲離開他的、要走安娜監護權的也是她,可事 處不來、且引以爲樂的那種女孩。卡爾在想自己到底該對此負 睛鼻子活脫脫是卡爾的翻版;卡爾擔心貝絲也許在潛意識中把 安娜顯然和貝絲處不來。更正,她看起來是和世上多數人都

「等我一滿十八歲就要搬出去。」

「妳有錢嗎?」

「我當然會找工作。而且路克也會幫我。

路克是誰?卡爾問。

安娜掏出手機秀出一個瘦削、戴著毛帽、雙眼凹陷無神的年

輕男人,看起來就像毒蟲。 卡爾看了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怎樣都好,拜託千萬別懷孕。

業、定居阿拉巴馬、現在「從事設計相關的工作」、性向顯示 私設定,因此卡爾看不到任何她生活的細節,只偶爾會看到她 蕾絲邊、感情狀態永遠一言難盡。她顯然對卡爾用了 子卡爾和卡洛琳才剛開始趕上流行),因此卡爾曉得她高中畢 不過看起來他是白操了這個心;安娜後來加了他臉書(那陣 大量的隱

轉發一些辱罵政客和支持LGBT族群的文章。

除;他不喜歡自己像個女人一樣多愁善感。 成「女兒」的空號在手機裡留了一段時間,某天就決定把它刪 聯絡,但那封訊息始終晾在那裡連已讀都沒。卡爾讓那支顯示 卡爾發現她手機變空號時有留過臉書訊息給她,希望能保持

在冰箱一角 白紙黑字把數字抄起來,就在超市大減價的傳單上,用吸鐵吸 把號碼刪除,後來買新手機也沒存她的號碼,不過他有記得先 爲何天殺的不把電話掛掉。他永遠都搞不懂這女人。隔天他就 二十分鐘,他好事已經辦到一半了頓時興致全無。他不懂貝絲 有一次他和某個女的調情時壓到電話,發現時通話已經持續了 貝絲就不用提了。好幾年前、在他還在用按鍵式手機的時候

而現在,卡爾迫切需要的就是這張紙

連晩餐都沒買就直奔家裡。 好不容易開回市區,在公司換回自己的白色小廂型車,卡爾

天色已經全暗了,手機上虛擬的指針早已超過了十點

好,它確實在他所記憶的角落,用一只子彈造型的磁鐵固定。 有幾張飄落了下來,卡爾沒理會,他只在乎他想找的東西。幸 有小時候的安娜。他將它們撥開時已盡量放輕了動作, 人通緝犯的剪報、幾張聖誕賀卡 、教會福音、自己釣起一隻大魚的照片、關於森林大火和殺 他按開廚房的燈,看著冰箱上貼得歪七扭八的各種東西:廣 來自卡洛琳、班尼、貝絲還 但還是

卡爾沒動那張紙。他直接抄起擱在一旁的無線電開始撥號。

這個之後,那麼我想妳也必須知道;妳有義務替我分擔一些重 這個過程獲得某種釋放,但如果我們的結局難以否認地就接在 有沒有關係,雖然這已經改變不了什麼。我承認我自私地想從 以後。我要把一切都告訴妳,雖然我不曉得那和我們之間到底 是時候了,貝絲。別問我爲什麼是現在。爲什麼是這麼久

動會令他失去控制,更怕它突然消失;這種事,需要的是何等 電話無人接聽。他在心中默念著,心急如焚,他生怕這股衝

快點。貝絲,快些接起電話

快點。拜託……

看不見的手在彼端把電話接起來。

「嗨……。」卡爾猴急地開口。對方沒出聲,四周似乎傳來

陣窸窸窣窣的聲音,聽來有些詭異。

「哈囉?」

過的,但他還是感覺得到某些熟悉的頻率 都充滿了水即將溺斃;無論那音質或之中的情緒都是卡爾沒聽 含混不清地開始說話——某個受困的、掙扎的人,口鼻眼睛彷彿 像是某個開關被觸動一樣,那窸窣聲瞬間變大,緊接著有人

「你爲什麼打來……。」「怎麼了,妳……」

我問你爲什麼現在打來!!」卡爾呆住

貝絲開始尖叫,震耳欲聾的淒厲尖叫……

「這些年來我要聯絡你都躲得遠遠的,結果偏偏在這種時候

到底還有沒有一點點慈悲心?」 來煩我……你在耍我嗎?你安的到底是什麼心?你就是想看我 心碎、看我發瘋、看我去死是不是?你這天殺的狗娘養的, 「貝絲,我不懂 你

不夠,又來搞我第二次!」 恨他奪走你的一切,可那明明是你自己搞砸的!你搞砸我一次 你嫉妒他,從我帶安娜去和他住在一起你就恨得牙癢癢……你 雷蒙死了!剛剛幾個小時前在醫院死了!你很高興吧!我知道 「你當然懂,你當然假裝不懂……那我就他媽的告訴你

再度響起貝絲悲傷、絕望而憤恨的聲音…… 己終究決定不去。他明白自己不是個器量大的人,可貝絲這麼 過中傷的言論。貝絲和雷蒙決定結婚時有寄邀請卡給他,但自 他開始回想在這些年極度有限的接觸裡自己對雷蒙是否曾經說 大的恨意、這麼嚴厲的指責究竟源自何處?他正疑惑著,耳邊 卡爾被貝絲的反應給嚇到了,好容易才恢復一點思考能力;

都是因爲你!」 那麽久、後來才愛上雷蒙……他是因爲你的罪才失去生命的 明!你也做過一樣的事情,就是因爲這樣,我瞎了眼和你耗了 你一樣天殺的卡車司機!這當然不干你的事,可你自己心知肚 「你可知道他是怎麼死的?車禍!他是被輾死的,被 一個和

「殺人兇手!」

「殺人。兇手。」爲什麼,爲什麼她會這麼說?

因爲自己不是她愛的人?因爲自己也開過卡車?只是單純的

淡薄聯絡中卡爾覺得她對自己的生活根本毫無概念也不在乎 但他和貝絲在一起的時候可沒開過半天卡車;在這麼多年的

她應該不清楚他在幹啥工作,那她爲什麼,爲什麼會這樣說?

被一個,和我一樣的人殺了

殺人兇手!」貝絲還沒完…

可你別想好過!你等著死後下地獄!」 裝被你騙得團團轉,還幫你隱瞞……現在要告發你也沒用了 人都當傻子。我知道你幹了什麼好事!我千不該萬不該就是假 「你還在吧,心虛到說不出話了對不對?我告訴你,別把別

她「喀」一聲掛上電話。

膜還在持續震動發出不祥的嗡嗡聲,腦袋痛得像隨時要炸裂開 卡爾站在廚房中央,貝絲掛斷後周圍一下變得好安靜,但耳

都吸收殆盡,不只是一個黑洞而是兩個,他彷彿又置身於好久 得稀薄虛幻,像每天早上天邊浮現的第一道微光,像夜晚一個 以前那個無人知曉的清晨——他正注視著一對眼睛,是那頭棕熊 人下車抽菸時偶然看到的流星;緊接著,彷彿有個黑洞將它們 隨著她的話不斷在他腦中重複播放,二十多年的光陰逐漸變

可以生著這樣小的眼睛。 那頭棕熊有一對異常細小的眼睛。真奇怪,他從不曉得熊也

時他小心地轉身看了一下前後方,回到車 出手套戴上,把那不再動彈的軀體拖進一旁深邃的樹林。下車 方當下就沒了呼吸,幾乎想都沒有多想,當機立斷地從後座翻 那雙眼睛向上愣愣地瞪著他。他伸手摸著熊的口鼻,確認對

他一個人。 上時又再看了一次,整條公路上確實只有

> 程度。 抖的幾乎有點神經質的聲音,第一次知道自己可以冷靜到這種 了,他不敢確定。他一臉歉疚,貝絲安慰著他,他聽著自己顫 那天晚上,他跟貝絲說他撞到了一頭熊。也許重傷,也許死

卡爾不明白貝絲是怎麼發現的,也許是他在她身邊做的那些

牙關的欺瞞一 頭貨眞價實棕熊的今晚,他覺得那些夢境-二十年來,他其實已經漸漸不做夢了。可今晚,就在看到一 -似乎又在蠢蠢欲動。 -過往的記憶、咬緊

真是諷刺啊,他突然想到,在長長的道頓公路上,一天又一 天、目的與目的之間,大多時候的他是找不到任何一雙眼睛看 可是這樣的話,在漫長的時間中活著的自己是否也不算數了 只有他知道的事,是不是就不算數,是不是就可以不算數

始害怕那床、害怕空蕩蕩的屋子、害怕堅固乾淨的牆壁中夜晚 如何一天一天數著日子過去。 的真正來臨,以及困在那之中的自己;他害怕這二十年來他是 平常在這個時候卡爾早就想睡了,可此時他全無睡意。他開

他才是那頭熊。他害怕。

呼喚什麼。可是,卡爾已經早就不在屋內了 一聲又一聲,聲音越來越亮、愈來越急,好像有人在急切地 電話又響了起來,距離上一次它響起來不知隔了多久。它響 。 文 苑

獲全國醫學生文學獎、宗教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等。現居美國匹茲堡。夜延,本名葉璇,女,一九八九年七月出生於台北市,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腎臟科專科醫師,

小説組 佳作

逃離

南希 | 文 (寄自紐約)

見的蚊子的嗡嗡聲。陽光照在地板上,一格一格被窗欞的陰影 的玫瑰花香味。發紅光的糕點櫃響著沈悶的交流電聲,像看不 和小竹管,編成隱約的菱形圖案。有人進來時,用手將它撩到 爪子搖啊搖。大門上掛著長門簾,由結實的細繩交替串著磁珠 切開的明亮光線。一只招財貓站在收銀機邊,不知疲倦地舉著 了底燙金的祝賀新開張字幅,裝修一新的店裡散發著不新鮮 11 門口有一個影壁,旁邊擺放了幾盆萬年竹,綠葉上掛著紅 一邊,它就閃著光,發出嘩啦嘩啦的響聲。

知道,親戚的餐館也關門了。本來生意就不好,又在疫情中受 傷心地來到洛杉磯,打算投奔開餐館的親戚。誰知到了這裡才 件大事,半年前她丈夫在紐約去世,她的生活陷入困境,離開 看著自己的臉:一個陌生的、好看卻又疲憊的臉,前額上披著 了打擊,只好關了門。在洛城的生活也實在過不下 一絡一絡凌亂的頭髮。她目不轉睛,神色嚴峻,用一種審視的 影壁右側牆有一面鏡子,如意經過時,對著鏡子停了一下, 盯著鏡子看自己。她剛從紐約來,原因是家裡發生了那 去了。

櫚樹,在如意眼裡都沒有色彩。這裡氣候宜人,卻沒有工作機 城市鮮花盛開四季如春,街邊常青的花草及街道兩側高大的棕 這天她又去了職業介紹所,到城裡各處走了一個遍。這個 她已精疲力盡, 路過一家西點店, 門口有萬年

竹,她想歇歇腳,喝杯咖啡清醒一下。

子 子 品櫃裡有西點、蛋撻、麵包、饅頭、花卷,還有糯米雞,看了 一圈,竟有點餓了。店裡有兩只長毛小狗在地板上亂跑,小爪 ,後頭卻遇到一雙注視她的眼睛…… 雨點一般在方格地板上撲騰。如意低頭望著小狗,望了 她走進門,不好意思馬上坐下歇腳,站立著看了一遍,食

「如意!」

「小蘭!」

始,她的命運從一開始就是逃亡。 丈夫在家鄉欠下巨額賭債,被人追殺,夫妻倆借債偷渡海外開 遇到老鄉,越是遇到;老鄉就像門廳的那面鏡子,照出了她的 小蘭是如意的老鄉,正好在這家西點店裡打工。如意越怕 - 一直在逃避的人。她和她丈夫小泉就像一對逃犯,自從

續逃!從紐約逃到洛杉磯。真是不巧,疫情搞得人心慌慌,商小泉終於在逃亡的路上倒下,逃不動了,她埋葬了小泉,繼 家倒閉,各種物價飛漲,她的房租也在漲

「你去找活兒了嗎?」小蘭問。

紹所,可是現在連介紹所也關門了,問了很多人,說疫情大蕭 如意微微一笑,說道:「當然是了……今天我就去了職業介

小蘭小聲說:「我們老板也要關門了 ,這家店剛開了兩個

去找工作。要不要一起去試試?」 她望了望後廚門,說:「這個城市待不下去了。我想到外州

如意問,「去哪裡?」

年做幾個月,就賺了。」 「聽說新墨西哥州有一種工作叫剪花工,一天二百美元,每

的美麗色彩。「剪花工」,在舌尖一彈,如意似乎聞到一陣花 確實在大量的招募人。 香。過了幾天,小蘭又給如意打電話說,現在新墨西哥州農場 新墨西哥州!它第一次出現在如意的腦海,帶著電影一般

「聽說明天要封城了,我今天就走,你願意不願意來?

「好,我跟你去!」如意說。

她簡單收拾一下,匆匆坐上一輛大巴車,義無反顧地離開了

已經堵在了路上。她們半夜出發,淩晨四點才出了城。 十一個小時的車程。政府戒嚴令是當夜十二點,下午很多車輛 農場遠在新墨西哥州,從加利福尼亞州的洛杉磯出發,足足

掠過,籠罩著一片憂郁陰沈的氣氛。 之下,只見一片銀灰色的刺眼的反光。一路上窗外的風景快速 傾盆大雨,驟雨後又是暴熱。天空失去了它的蔚藍色,在霧天 一路上塵土飛揚,鼻孔裡黏滿了灰塵。忽遇一陣短促驟急的

漠。大西南的天空瓦藍瓦藍,那是沒有見過的純粹而高遠的藍 天。公交車沿著空曠的大路行駛,風沙顚簸,黃昏時分她們到 現在,車子駛往新墨西哥州北部一片廣袤而人煙稀少的沙

> 舌,又餓又渴。 達了一座灰色頹敗的小城。他們到了一個像集市的地方 車。等了好久,原來說好來接應的人沒有出現。她們七嘴八

「完了,咱們被人耍了,沒有人來接咱們!」站了太久,腳

「可是,語言不通,一個華人都看不見,這麼偏遠,華人很 「都怪你,沒把握就把我們帶來了!」另一個老鄉埋怨說。

少 ,連找當地華人幫忙都很難。怎麼辦**啊**?」

「我們只有自己去尋找顧主了。」

熟的,可別上當」。 「這裡就像在一個人口販賣的市場,咱們回去吧!人生地不

道怎麼辦,連忙繼續往前了 慢,幾個男人也不敢走快,怕走快了超過她們去。她們也不知 她們走就跟著走,她們停下來,就馬上停下來。她們走得很 前擺了幾個三夾板牌子,上面寫著:泥瓦工,水電工,農場工 人。遠處另一些蓬頭垢面的男人靠牆站著,朝她們張望,一見 集市上到處都是賣小商品的攤子。路邊蹲著幾個男人,面

的人」,她們又走回了集市 「咱們也學他們的辦法!」如意想了想說,「那些人是找工

「可是,我們沒有牌子,又不懂英語」,小蘭說。

剪刀的圖案。她說,「咱們手裡沒有牌子,就在他們旁邊坐下 如意四下看看,找工的人都舉著牌子,牌子 上寫著英語或者

化,有人說,「趁天色趕快坐車回去吧!」 太陽升起老高,把一切曬得發白,她們的信心一寸一寸地融

個逃亡的人,沒有回頭路。 如意沒動,她的錢包裡沒有回程車票錢,她也不想回去。

找華人女工,剪花工,每天一百八十美元!幹不幹?」 突然出現在她們面前,「你們說中文嗎?」他試著用英語問了 了。突然有個高個子華人,像是被上帝派來的人,變魔術一樣 處在一個很危險的尷尬境地。她很不放心,站起身,決定放棄 長髮,像土匪一樣。他們大大方方地盯著她們。如意發覺自己 一聲,很小聲地,馬上換成中文說,「我們老板是華人,需要 她用眼角瞥著站在街角的人,他們穿戴怪異,帶著槍,留著

美元的少了二十美元,但總算是解了圍。高個子說,「那上車 吧,跟我去見老板!老板姓何。」女工們如釋重負。 「我去!我們去!」如意忙不疊地說,雖然比傳說中二百

像個紙片人。他帶著女工走近一輛大平板卡車,座位上還有一 裝行李袋,一邊說道。 隻聽話的獵犬。「我現在帶你們到農場裡去。」他一邊幫如意 。他顴骨凸立,頭髮兩側剃得很短,瘦得一陣風就能刮跑 高個子華人叫麥克,是個經理,眼神中帶著一種謹慎的友

規矩,你們得戴上面罩,到了地方,再摘掉……」話音沒落 上掏出了胡椒噴霧器,「別靠近我!別動!」她邊喊邊朝人亂 驚,像漏跳了一拍,覺得自己真的是落在人販子手裡了。她馬 如意眼前一片黑,有人用黑布把她的眼睛蒙上了。她心裡一 ,手裡的胡椒噴霧器馬上就被打掉在地。場面一時失控 蹊蹺的是,當如意要上車時,從麥克身後出現了幾個老 「沒關系,都是自己人,」麥克笑笑,「但是,按這裡的 個低沈的深喉說 「別動她!摘下頭套!她不會跑的」

小說組得獎作品

個子、紅臉膛的白人無聲地站在她面前,他臉頰微瘦, 挺,沐浴在夕陽裡,就像一個金人,小麥色的皮膚散發著太陽 這時候,頭套被摘下來了,黑暗中她的眼睛還沒適應,一個高 眉粗鼻

的氣味。

矩 到目的地」,那個高個白人又補充一句,「這是這裡人的規 麥克解釋說,「因爲保密,老板命令來人必須要蒙上面直

農場的保安,名叫雷奧,上車吧,他說完上了車,一路無話。 並用嚴厲的、綠瑩瑩的眼睛看了看如意。他自我介紹說,我是 命!」他用略帶嘲笑的口吻,把掉到地上的胡椒噴霧器撿起, 「別亂噴了 !這樣不但不能保護你,還會使你在這種地方送

在女工旁邊,手裡拿著一桿槍,毫不在乎地放在自己膝蓋上。 逼人的目光,更使他顯得與眾不同。此刻,雷奧面無表情地坐 被子彈劃傷了,使他看起來有幾分兇惡。那堅硬的下顎和炯炯 雷奥身材高大,表情冷漠。左臉上有道疤痕,據說在戰爭中

小蟲子。她竟又拿出了手機,開始給他們錄像,嘴裡大聲地說 手搭涼棚,一直盯著他們看,如意感到好像背上似乎爬了幾只 支槍。這個奇怪的形象落在如意的腦海裡。這女人眼神憂鬱, 警惕地觀察著這些外鄉人。老婦人腰桿挺直,手上竟然拿著 光,閃爍在一個上年紀土著女人的眼裡。她坐在自家門廊上 來,寒風吹來,好像鎭子裡人們的注視目光。有一道陰森的 車子穿過小鎮時,太陽被一片烏雲擋住,天色突然暗了下

「別理她!瘋婆子!」麥克解釋說,這女人是納瓦霍土著 「蘇茜大嬸」 是一個怪人, 她成天坐在門前 ,拿著

社會。 在門前花式罵街,「外來人」都要被她罵,特別是農場的人, 麼納瓦霍土著女人這麼厲害?麥克說,因爲這裡的土著是母系 見人就抱怨,說我們都是來搶黃金的「強盜」。如意問,爲什 。她爹生前是參加過二戰的通訊兵 。她每天坐

吸收正在開花的成熟大麻的氣味。 管子,老板指著幾條銀色導管說,裡面裝有木炭過濾物,可以 角色搞的秘密研究」,說完一吐舌。天花板上掛著密密縱橫的 在這些房間裡嗡嗡作響,小蘭說,「就像是○○七電影裡反派 大麻種植室,人們被強烈的光亮鎮住了。風扇和一百瓦的燈泡 住在一個小院,有保安守衛。老板領著新工人熟悉環境。走進 子就像是剛剛從健身房走出來的。他的家安在小鎮,老婆孩子 到了農場,見到了穿著拖鞋、紅色燈籠褲的何老板,他的樣

飯鍋,說這裡不能炒菜,所以煮菜、燜飯、煮湯都靠它。 覺」。小蘭說,怎麼沒看見煤氣竈?麥克指著牆角地上的一只電 供電。幹活的地方在樓下,你們幾個女工在頂層的閣樓裡睡 做飯、睡覺、放鬆。屋內的一切設備都是由屋外的小發電機 麥克指著木屋的閣樓說,「你們要委屈一下,在木屋裡

前這扇子形狀的葉子,很像中國人常用的艾草。這些植物的氣 牆邊,空出地兒來放堆到膝蓋高度的植株。工友們坐在小板凳 定能驅蚊。 上,用剪刀飛快地修剪一堆堆植物。他們剪的不是玫瑰花。眼 第二天早上,住在樓下的工人把床墊豎起來,靠在洗手間的 像雲一樣籠罩在房子上方。如意心想,這玩意兒說不

夜深了,地板上一片朦朧的銀色月光被窗欞的陰影切開

行。可是老板又留下了他,只是雷奧不再參與現金押送 被抓更麻煩,不能讓有汙點的人幹這個。 說,老板讓別人負責現金交易,還是因爲雷奧有案底, 著人、黑幫和警察。他把全部的行李裝進卡車,然後向老板辭 你聽說了嗎?小蘭說,雷奧要被解雇了,好像他得罪了當地土 萬 一再

流浪漢,他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走;他沿著公路走,順著溪流 始了數年的尋找和越來越深的崩潰。他曾經是一個沈默寡言的 己的選擇。他的生活一路下滑。 吉普賽人一樣。這種營養不良、骯髒、居無定所的生活是他自 流浪的笨蛋角色,有時給人家打雜,在餐館收盤子涮碗,就像 走,穿過城鎮,不搭理別人,自己和自己說話。有時扮演一個 雷奥,在孩子下葬的當天,她突然從他的視野消失。使雷奧開 妻的離異。他的妻子因爲孩子的去世,使她錐心泣血地痛恨著 小女兒。因爲一場事故死了,這慘痛的事故最終導致了他們夫 人,不能信任。聽說雷奧結過婚,有過一個孩子,一個漂亮的 雷奧有幾次入獄的記錄,好像是因爲打架,算是名聲不好的

意,何老板關了旅館和三家不景氣的中餐館,把全部家當投到 工作,來到何老板的旅館當起了保安。因爲疫情嚴重影響了生 起了鐘錶維修。 去向,就在城郊租了間小公寓,經過幾個月的自學,竟轉行做 了新開發的農場產業。他看中雷奧身手不凡,高價雇他到新的 後來,雷奧從紐約回到洛杉磯的家,發現妻子搬家了不知 因爲病毒居家令,他的生意關門 ,不得已尋找

些同情。 如意沒有說話,她想起雷奧臉上的傷疤, 心裡便對他多了一

* * * *

秘密,他和他們都在隱瞞著什麼。 是,她總覺得這個農場好像充滿了秘密,包括這個男人有什麼 簡單有力的交往方式,是特別令人神往的,雙方都能體會。但 因爲他身上帶有一股安靜。雷奧常與她搭訕,說幾句話,這種 言,總是讓大家很害怕。但如意覺得他非常可靠,並不是因爲 「蒙面」事件他爲自己解圍,也不因他生得高大而匀稱,而是 平時雷奧做保安,偶爾到工棚裡來。他帶傷疤的臉,沈默寡

敦實的木質床頭櫃。唯一不同的就是它的木腿比較粗,桌腿左 看,兩個隔斷,不易察覺的是,那個隔斷裡面藏著一把尖利的 邊刻了一只龍, 雷奧住在門衛小屋,屋裡陳設簡陋,只有一件稱得上傢俱很 右邊一只麒麟。看上去是很普通的抽屜,拉開

吸一下,出現另一個暗藏的抽屜,上面有三把槍。不僅如此, 藏著九把槍和一只匕首 在左側桌腿上龍的眼睛,按了一下,便從抽屜下面掉下 抽屜的底部也有機關,雷奧拿出一個小吸鐵石放在抽屜底部, 突然彈出一個更小的抽屜,抽屜雖小,裡面藏著三把槍。主要 把槍。前面的抽屜有一個小巧的銅把手,握住,往下一拉,就 側面,一按,咔嚓一聲,床頭櫃後面突然立起一個立匣,亮出一 方盒子,裡面藏了兩把槍。這個不起眼的木質床頭櫃裡,竟然 每天雷奧回到房間,不顧脫掉外套,先伸手在櫃左邊靠裡的 一個小

如意無意中發現了這個秘密,提出要跟雷奧學打槍 以保密,我就可以教你。於是他們倆約好黃昏後

去附近的牛場練習打槍。

桃花瓣。雷奥逕直踩在上面,說,你看到的,不要跟別人說。 草原上長滿了野花野草,其中一種是已經開敗了的粉紅色櫻

起來的野花看了看,便跟著走了過去。 如意知道他指的是槍櫃,她朝著那被雷奧踩倒、又慢慢挺直

可以告訴別人。 以來需要時間更長。所以他配的槍有幾把槍是屬於非法的。 他說,手槍的申請很難,各州有不同的要求。耗時很長。疫情 身上經常帶著Glock19手槍。它的優點是小巧靈活,容易攜帶。 她鄭重地說,我不會跟別人說,但是你不要總帶著槍。雷奧 不

得臉紅了 紅」一看,原來又是胡椒噴霧。她覺得自己有點想歪了,不覺 想起自己那天的窘態,多麼狼狽,臉紅了一下 你使用的時候,重點應該朝對方的眼睛上看,不能閉眼!如意 式。你可以試試這個。說著,他掏出了一個像口紅似的東西 但有些情況下不見得是最好的選擇,也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 改變了主意,算了,你還是別學槍了,雖然槍比什麼都好用 那沒問題,你教我學槍吧。現在社會治安太亂了。雷奧似乎 。她打開「口

它的根莖橫生, 帶,沿著乾枯了的河道伸展開去。這時她看到一種奇異的草 緣有細小的綠毛。開著淡紫色的或紛紅色的花,花朵上有暗紫 坡,朝河心小島似的灌木叢走去。那是一片長滿簇葉的狹長地 兩邊繡織著野草、荊條、小樹和野花。如意慢慢地穿過一片山 秋天正是山裡最美麗的季節。如意輕快地走上山坡,小路 匍匐在地,枝蔓雜糅,葉子是三角狀心形,

你知道那是什麼草?如意問

你是說這種淡紫色的野花?

如意草 是的,它像是花,實際上是草,它的名字跟我的一樣,名叫

雷奧嘴裡念道:如……意……草。

擁在一起。它堅韌蓬勃,氣息甜蜜,令人心曠神怡。像夢一樣 種野草,很像,它看上去很結實,生長迅速,像一盆花那樣簇 「它很美吧?」 「她很美!」雷奧答非所問。雷奧覺得如意與和她同名的這

「我幫你採過來!」雷奧說。

招呼著他

-似乎覺得只要他一伸手,就能摸到

能遠觀,因爲它是有毒的。 「不用」如意止住他說,它只能遠遠地看著,就像美夢,只

彷彿站住腳,兩人無語,彼此咀嚼著這短暫的靜默…… 寧靜的黃昏,沒有一點聲響,整個世界都靜止了,連風兒也

地」。對原住民納瓦霍人而言,這裡不僅是家園,更是精神的 邃的峽谷。這裡平均海拔約一千七百米,被稱爲「巖石間的谷 國亞利桑那州與新墨西哥州交界處,蜿蜒地縱橫著一條巨大深 語言中被稱爲神山,靜靜地矗立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在美 是大教堂形狀的船巖山,這座二千一百三十米高的山峰在當地 從蘇茜大嬸在納瓦霍國的家望出去,風景非常迷人。南面

保留著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他們有一套複雜的宗教儀式。二戰 政府、警察局。在部落保留地,很多地方至今沒有通水通電, 納瓦霍是印第安土著居民最多的一支。納瓦霍國有自己的鎮

> 高望重的部落首領。 共二十九名印第安納 茲被徵召入伍,同行 成了電影,他成了德 者」。他的故事被拍 電員,人稱「風語 訓練成了專門的譯 懂,所以美軍將他們 的語言外族人無法聽 瓦霍族人,因爲他們 期間,蘇茜的父親內



歲月悠悠逝去,蘇茜繼承了父親手中的槍。她在這裡住了很多 年了,這裡曾經很平和,令人心神平靜。人們過著與世隔離的

幾個月的申請。一個如此大規模的農場在她家對面開建,她居 掌握著保留地的開發權,即使是很小的建築工程,都要經過好 過她與鄰居家之間的小路。一些男人從車上下來,把貨物搬到 然什麼風聲都沒聽見。她馬上拿出手機來開始錄影那些工人的 空地上。蘇茜大嬸看得目瞪口呆。印第安部落的官僚機關牢牢 ○年六月的一天,蘇茜大嬸看見一輛巨大的卡車搖搖晃晃地經 這種生活,在外來人開了大麻農場後,開始改變了。二〇二

塑料膜,這樣的低成本溫室短時間內遍布船巖鎮。原本這些土 溫室農場一夜間拔地而起。它們的主體結構是鋼架,頂上蓋著 蘇茜大嬸在家門前目睹了這場「淘麻熱」迅速升溫。很多家

地上種的是納瓦霍國的傳統作物玉米,如今上百間的溫室一排 卡車運來移動房屋,化糞池被埋進土洞裡。蘇茜的直播引起了 這些農場的施工進度。在她的視頻裡,重型挖掘機施工整地, 排地分布在廣袤的沙漠上。蘇茜大嬸開始頻繁用Facebook來直播 「納瓦霍探照燈」的注意,這是首家深入調查神祕農場的媒體

手勢。這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我好生氣,真的氣 近農場的工人手持一把看起來像是AK-47的槍,朝她做出威脅的 -- 」她說。出於自衛,她也買了一把來福槍。 一天清晨,蘇茜大嬸終於忍無可忍。她正在拍錄像,一個附

織了一場抗議示威,反對建大麻農場。他們自稱「土地守護 地記者報導,後來被電視臺採訪。 者」,他們把船巖鎭旁邊的公路堵住,手裡高舉標語,有的寫 著:「我們不需要外人來種地」。結果事情越鬧越大,招來當 緊張氣氛終於爆發,蘇茜大嬸帶了很多人在農場大門口組

著人們,站在最前面。 車在大門前停下來,扛著攝影機的記者走下車,人們等待著看 輛藍色麵包車在土路那一頭出現了,慢慢地攪動滾滾黃塵, 場大戲。雷奧今天穿了全套的陸戰軍迷彩服,面不改色,迎 這時走過來一個土著人,帶著槍,對蘇茜大嬸耳語。不久,

「叫你們老板出來!」人們喊著

雷奧沒動。

大門口與雷奧對峙。她說,你們這些外人來了,來搶我們的黃 蘇茜大嬸氣場強大,她一手提著槍,一手舉著大喇叭,在

小說組得獎作品

雷奧說,哪裡還有什麼黃金,淘金時代早過了。

做生意,而不是來搶我們的土地。如果你們來幫助我們,辦個 「東方店」,我可以把我的房子讓出來-我們這裡這麼大的地方只有十三個小雜貨店,你們應該來 -她手一揮。

短上衣。臉色陰沈,神情可怕,他用納瓦霍語對著蘇茜大嬸嚷 回來,帶上水和餅乾,別碰毒蘑菇!最後幾個字被風吹散了。 說,告訴何老板,帶你們從後面的小路跑,在外面躲到晚上再 奧喊起來,快跑,帶槍的人來了!他倒退著,邊跑邊對如意 那支槍的子彈艙裡裝滿了子彈。把剩下的放回口袋。這時, 站起來,從口袋裡掏出一盒子彈,走過來,遞給中年人,他在 著。如意看到雷奥臉上的表情變了。另一個上了年紀的扛槍人 土著人一瘸一拐的走近人群,他頭戴著編織的草帽,穿著卡吉 來,呼嘯著捲起塵土,在人潮之上形成一個漩渦。有個扛槍的 騷動過後,光線暗淡的遠方又捲起了一陣風,波濤似的洶湧而 大風一直沒停,只是人潮中的火花四濺蓋過了風聲,一陣

口抗議圍堵的土著人,最後被雷奧鳴槍驅散了 那天工人們在外面躲避了一天,到天黑才回去。在農場大門

察官到鎭子裡來了。 在農場門口發生抗議和鬥毆兩個星期以後,縣警察局長和檢

化,只是覺得農場近來有一種詭譎的沈靜 時候,每回都沒有答案。很久沒有見到蘇茜大嬸了,那些舉著 麼第一天要蒙面?她無法確認。每當覺得自己快要揭開謎底的 這到底怎麼回事,警察爲什麼來農場?如意又聯想到爲什 她沒有感到農場的生活發生了什麼變

71

聯合的突襲任務 國土安全局和環境保護局的聯邦探員,聯手出擊,執行了一個 化的 一幕 。納瓦霍國的警察、郡和州警以及來自FBI、緝毒局

誰也沒注意,此時雷奧失蹤了

巨蛇,爬進了荒原上這座孤伶伶的、關著犯人的水泥監獄,監 廣袤而人煙稀少的沙漠,霧氣盤旋奔騰,像條沒有腦袋的灰色 現實比夢更可怕-曉霧最濃的時候,如意從噩夢醒來,發現這根本不是夢 -此刻,自己竟身在獄中。在新墨西哥州一片

獄的後面是飄忽的蜃氣籠罩著的荒漠。陣陣冷風順著紗窗飄進

憂鬱陰沈的氣氛。她覺得有個黑影一直跟著她,從偷渡之日起 屋,空氣中似乎有什麼東西,在陰影裡悄悄潛行,籠罩著一片

牆和牆上的鏡子,都動了起來。如意不由自主地跌坐在床板 好像有人在敲門,先是輕輕地敲,接著敲得越來越響。屋外又 就一直追著她,逃無可逃。不安和悲哀一直折磨著她。 一陣雷聲大作,就像響在心底。她覺得整個屋子連同木板床 ,一下,拍打著窗框,關上,又彈開來。啪啪拍打的聲音, 深夜窗戶大開,雨敲打著窗子,窗戶被風吹得咔咔響,一

垂過鎖骨。如意緩緩地坐在床上,一動不動,似睡似醒,黎明 到了自己的影像,蒼白的細脖子,肩膀是模糊的,黑黑的頭髮 夜。她的心像跳進了冰窖。 如意把肩膀縮起來,在地上走來走去。她在模糊的鏡子上看

上,一陣暈眩。她好像是站在一艘船的甲板上,飄進沈沈黑

車上發出來的。突如其來的聲音驚起一世界的宿鳥,淡色的天 悚的強光,像燃燒著,從外面射進窗子. 聲震耳,閃爍的警燈把路面切割成一塊塊居心叵測的光影。驚 聽見一聲巨響,警車猛地開上了房子所在的 嘈雜的腳步聲。她迷迷怔怔下床,朝窗外看,模糊難辨。突然 一下子變得麻麻的。 人們還在熟睡中,如意忽然被一陣顫動驚醒,聽見了 - 這燈光是從很多輛警 小山丘。四面馬達

問,你們知不知道自己幹的是什麼工作?他們紛紛搖頭。但氣要戰勝恐懼。警察大喊,放下手裡的東西,手抱頭蹲下,他 是,當他們被戴上手銬,才知道事態嚴重了。 亂跑。如意嚇得要窒息了,蹲在地上,瞪大眼睛,使出全身力 圍圈。當他們出現在門口時,屋裡的人不由得發出尖叫,抱頭 怕的噪音震得發抖,警察正在靠近房子,默默而迅速地縮小包 著黑帽子的荷槍實彈的特警、喊話的高倍擴音器……木房被可 警察們從車上跳下來,拿著AR-15步槍。警笛的尖嘯、戴

量便開始實施突襲抓捕。 政府在人力上、法律手續上的準備都做好了,聯合了所有的力 的百分之三。這違反了納瓦霍國和聯邦的有關法律規定。當地 測驗,報告顯示,農場大麻中的「有毒」含量超過了規定含量 警局終於完成了漫長的、因疫情而中止的、在外州進行的大麻 局等待的是一個時機,現在時機終於出現了 是農場周邊的西裔黑幫,卻沒想到其實是蘇茜大嬸和警察。警 ?「黃金收獲季」就這麼結束了。何老板本以爲,他們要防的 在這個平凡的早晨,何老板沖了杯速溶咖啡,正準備喝,他 大麻交易。現在

當天報紙寫道:今天,納瓦霍國境內的許多農場上演了戲劇

睡著時,一聲瘋狂的沈重叫聲驚醒了她。同監室的小蘭發出 有的想法像溫暖的火花,正在輕輕地散開,搖曳。就在她快要 前終於睏了,全身蜷起來,覺得自己變得很小很小。頭腦裡所 一聲低沈的呻吟,在睡夢中舉起一只胳膊叫著,外面有警察!

發現是夢。小蘭說,咱們要是被困在這裡出不去,那就太可怕 子。她在夢中看到了很多槍口對著自己,嚇得驚叫起來。醒來 怎麼啦?」小蘭大口大口地喘著粗氣,手指緊緊摳著襯衫的領 小蘭的額頭,已經被汗水沁得又濕又黏,涼冰冰的。「小蘭 有一點聲音就會自動點亮。如意赤著腳輕輕走過地板,摸了摸 屋頂的燈自動亮了,亮得晃眼,監獄的照明是聲控的,但凡 ,

杉磯偶然遇到同鄉小蘭,如意也許永遠不會到這麼遠的新墨西 霉的案件裡。 哥州來;要不是輕信了小蘭的話,她也許永遠不會捲進這個倒 往事也一段一段回閃,她沒想到會落到這個田地。要不是在洛 小蘭的話,把如意拉回到現實,她就這樣坐著,直到天亮

。然後害怕地笑了笑。

門的鎖被打開了。接著,過道響起了沙沙的腳步聲。 過了一會兒,離房間很遠的過道盡頭,傳來哐啷的聲音,大

牢門開了,一個警員出現說「會有一個律師要來見你們」

「終於,有人來看我們了。」有人小聲地說。

沒有打算起訴你們 不知道在美國有些州種植大麻是違法的。女律師說,蘇茜大嬸 非法大麻而被捕 子的社會工作者。通過解釋,工人們這才知道他們是因爲種植 今天來探視的,除了政府派來的女律師,還有一位女學生樣 。如意說,我們不知道農場種植的是大麻,也 相反她希望你們做爲客人去她的家鄉去做

> 看起來那麼兇。 盾由來已久,就不提了。如意覺得意外,原來蘇茜大嬸不像她 ,或者做生意。她要告的是當地的本族人,她與這些人的矛

肌骨裡的寒氣讓她打了一個寒顫,有一種冰火二重天的感覺。 如意和被關的農工很快被釋放了。出獄那天,門一開, 他們免於被起訴,避免了上法庭,還得到了民權組織的資助 局和FBI仍在調查案件,但記者的報導和女律師的辯詞救了如意 地帶」,而工人是在不了解的情況下才進入農場的。美國緝毒 情,搞清了外人農場與當地土著人的矛盾及執法部門有「模糊 火盆一樣烤過來,如意覺得額頭被光線燙了一下,她停住腳 一直追蹤的記者寫了長篇報導,引起社會的關注和極大的同 陽光像

如雜貨店,一定很受歡迎!她就這樣帶著遺憾離開了農場。 酒館或雜貨店也好。如意說,我要是能在這裡辦一個小店 清晰的蒼涼。她們意外地遇到了蘇茜,可能是觸景生情,蘇茜 望不到頭的公路,黃色的船巖山,在肅靜的藍天下,有種格外 人的支持和幫助,我們的人沒有菜吃,水很缺,我們需要外來 大嬸說土著人不是不好客,是受欺負怕了,其實我們需要外來 一個晴好的天氣,太陽很清澄,有風,並不凜冽,筆直的一眼 人到這裡做生意,你們可以來辦一個「東方店」,或者是一個 如意和同行人在船巖鎮停留了幾天,回農場去取行李,那是

耳機聽音樂 口袋裡,手放在口袋裡,握住報警器。上下班路上,她會帶著 噴霧。走進地鐵站前,她會特別把報警器從包裡轉移到外套的 工。唯一的西部痕跡,是她包裡多了幾樣東西,報警器和胡椒 出獄後,如意回到洛杉磯。爲了還債,她更加起早貪黑地打 但實際上什麼音樂都沒有放

險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的表面,心裡卻緊張地留意著周圍的環境。但是即使這樣,危

老板的朋友兼客戶,帶著自己的新婚妻子愛倫來做按摩。這天,一對新婚夫婦來做按摩。丈夫叫格雷格:亨森,是女

才敲了敲門,輕步進來。門外,估計按摩間裡亨森已經沐浴更衣,在按摩床躺下後,她門外,估計按摩間裡亨森已經沐浴更衣,在按摩床躺下後,她面穿著牛仔短褲和T恤衫,手裡托著一塊熱騰騰的毛巾,靜候如意是美甲師,也幫客人做按摩。這天她罩件白大褂兒,裡

鐘,四十五分鐘。體,使其進入一種似睡似醒的休眠狀態。她調好小桌上的計時體,使其進入一種似睡似醒的休眠狀態。她調好小桌上的計時如意把熱毛巾鋪在亨森光溜溜的背上,用熱敷幫助他放鬆身

奔跑聲,出現了一個光頭的男人,身上穿著黑白條的T恤衫,奔跑聲,出現了一個光頭的男人,身上穿著黑白條的T恤衫,不了「砰」的一聲巨響。亨森蹲地跳下床,衣服也沒穿,推開了一條門又有幾聲巨響。亨森蹭地跳下床,衣服也沒穿,推開了一條門不一樣閃開,舉起雙手,停在空中,靜待第二聲。啪,啪啪啪,一樣閃開,舉起雙手,停在空中,靜待第二聲。啪,啪啪啪,是衝向前廳,而是穿過廚房,衝向通向停車場的側門。他彎著是衝向前廳,而是穿過廚房,衝向通向停車場的側門。他彎著是衝向前廳,而是穿過廚房,衝向通向停車場的側門。他彎著是衝向前廳,而是穿過廚房,衝向通向停車場的側門。他彎著是衝向前廳,而是穿過廚房,衝向通向停車場的側門。他彎著是衝向前廳,而是穿過廚房,衝向通向停車場的側門。他彎著是衝向前廳,而是穿過廚房,衝向通向停車場的側門。他彎著一種,透過玻璃門向外看。前廊異常安靜,停車場上有幾輛車,

回了按摩院。 現的時候,亨森嚇得趴在地上——光頭手裡多了一把長槍,又返現的時候,亨森嚇得趴在地上——光頭手裡多了一把長槍,又返他衝出按摩院,跑進了最近的一輛卡車,拉開車門。當他又出

是瑟瑟發抖和祈禱上帝讓自己的太太能夠躲過一劫。音,引起店裡殺手的注意。他躺在車裡撥打了911,剩下的,就出,拼命地跑回了自己的車裡。他不敢發動車子,怕發動的聲出。拼個側門離按摩院正門很近,裸身的亨森以最快的速度躥

當如意在「金棕櫚」面臨槍手時,在幾十米外的商場,雷奧如意蹲在門旁不敢動,怕腳步聲音也會引起殺手的注意。

正在值班。

噤了聲,像一塊廢鐵一樣停在路上。商場裡去了,如同退潮的景象,正在開動的車子突然停住,都會繼後,街上亂作一團,那些在外面看熱鬧的人,又都縮進

方向。 上拔出槍,順著長廊的一側,彎腰屈腿,慢慢靠近,判斷槍的上拔出槍,順著長廊的一側,彎腰屈腿,慢慢靠近,判斷槍的工裝出槍,順著長身後的保安,也快速閃進了大門,把大門關上。雷奧馬

知出於什麼目的,他竟然向槍響的地方靠過去。 雷奧覺得槍聲似乎是從不遠的「金棕櫚」按摩院傳來的,不

身,他的臉色這時變得煞白——那人手裡多了一把長槍!雷奧腳套頭衫。這人小跑著衝進一輛小卡車,轉身又出來,雷奧縮回突然,從門裡躥出了一個人,禿頂,穿著不倫不類的橫條

幾步躥回到商店。 下一滑,坐在水泥地上。還沒等他看清,光頭槍手頭也不回地

K。 慢慢蹲下去,掏出電話小聲而準確地報了地址,叫他們派警察慢慢蹲下去,掏出電話小聲而準確地報了地址,叫他們派警察 雷奧又把商店長廊,停車場和遠處的馬路掃視了一陣後,

腿弄得咋咋直響。 此刻,如意在廚房的後門,嚇得大氣不敢出,抖動的腿把桌

上,往裡面爬了一下,似乎想躲進桌下。 了最後一個房間。如意嚇得血液都凝固了,她腿一軟,趴在地光頭殺得眼紅,獸性大發,不斷的叫喊著。終於,槍手尋到

了她的心房。她向深水沈下去。面臨沒頂之災。 她動彈不得,又像被投進了水裡,恐懼像一道鐵箍似的箍住

這就是她的最後感覺。 一道白熱的、亮得叫人睜不開眼的閃電在她的頭腦裡爆炸;

「嘭!」一聲疾如閃電!

大手用力一推,讓他改變了主意,頭也不回地一溜煙跑掉了。利的風,像起了一陣龍捲風,地動山搖。他好像被一只無形的車鳴笛由遠而近呼嘯而來。禿頭槍手感到從後面捲進來一股銳可是這些都沒有發生,這些只是如意的想象。這時,遠處警

一攤黑血裡。金老板穿著一件絲綢旗袍,臉上還施著一層淡薄華人女老板金惠,她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腦袋浸在逐漸凝結的敞開的大門。門口躺著一個頭部中彈的女人,雷奧認出,她是金棕櫚按摩院門外出奇的安靜,雷奧猶豫了一會兒,走進了

頭朝外,倒在逃命的路上。的脂粉,就像個睡著的戲子。她歪倒在一個有臺階的門洞裡,

如意那張蒼白的臉。他略有些遲疑,但還是決定進去看看。來的勇氣,只夠走到內廳門口用的。然而,腦子裡浮現的卻是雷奧放慢了腳步。在充滿血腥味的房間裡,他覺得從外面帶

著她的半蹲姿勢,去看她的臉。如意驚駭地抬起頭,一怔。人身著制服,走了幾步,到自己面前,彎下右膝,以一種遷就近,最後蹲下了,停在了她的呼吸能夠觸到的地方。她嚇得好近,最後蹲下了,停在了她的呼吸能夠觸到的地方。她嚇得好

竟是雷奧。

你受傷了嗎? 雷奧用手指按住唇,打量四周,然後才看著她的眼睛,說,

他把她掀開的白大褂拉下,遮住了露在外的腰身。

這時如意才長舒一口氣,大汗淋漓,大口大口地嘔吐起來。

奧一動不動地站在如意邊上,就像一尊黑色的雕塑守著她。更像一道陰影。如意睜大眼睛瞪著身邊的死屍,身體發抖。雷雷奧藍色的眸子裡有著不一樣的光。他左臉上的傷疤,現在

像我現在必須跑掉一樣。我是一個有案底的人。我不願意被警得不逃走。很擔心你們後來怎麼樣了……我當時必須跑掉,就的一切完全分隔開來。他深深地吸了口氣說:「大抓捕時我不如意望著雷奧,腦子裡一片空白,這片空白瞬間把她和周圍

跡。他想解釋在大抓捕時,爲什麼要逃跑;他想說,他一直在 空劃出一個美麗的花園,如意能感到明媚陽光照曬的窗臺上的 匿跡,微風也停止了。雷奧的到來,像在這個窄小的廚房裡憑 隔絕開來,一句話創造了這間狹小的密室。大街上的噪音銷聲 板,他們身後又有了一道牆壁,兩人瞬間被窄小的密室與外界 察盯上。」他停住了,似乎在端詳天花板和糊牆紙上的斑駁水 了空氣。它們在她和雷奧之間形成一堵牆,然後出現一個天花 打聽如意的下落,才找到了這家按摩院,這是爲什麼他能在第 一時間出現在她面前。這些詞斷斷續續,從他嘴裡飛出,進入

滾落一顆細小的眼淚。她感到雷奧的手,感到了他那結實的肌 候,只有如意在房間裡,和躺在地上的幾具屍體。 樣,突然消失了。過了一會兒,當警察出現在這個房間的時 抬頭,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雷奧也像那個不知所蹤的兇手 內,還有熱量,但是他手指關節好像鬆了一樣,滑了下來,她 但是,心中縱有驚濤駭浪,她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眼角

雷奧總是在逃離,像背後總有一只命運的狼在追逐他

護車閃著亮光惶惶而過。她爬上床,用被子裹緊自己。整個晚 玻璃都在噹噹作響。現在都沒有了,飛機航班停飛了,只有救 過,以前飛機從這裡的樓頂掠過,朝機場方向降落,震得每塊 擦乾身體,換上睡衣,拉下窗簾,朝外看,大街上很少有人走 上再也沒合眼,聽著風貼著屋頂刮過,風中還有遠處傳來的像 如意回到家,把自己浸在浴缸裡,一直到夜色降臨,才起來

接下來的整整一天,她蜷縮在被窩裡,不安和悲哀折磨著

槍聲一樣的爆竹聲。

她,偶爾合眼,一些場景就會在惡夢中頻頻出現。

傷,只有她和亨森躲過一劫。 院,在場的人有八個人喪生,其中六位是亞裔,另有一個人受 槍手喊著要殺死亞裔女人,槍手一連血洗幾條街上的三個按摩 的一起有目標的謀殺案,矛頭指向幾個按摩院的亞裔女員工 次日的報紙頭條都報導了這個槍殺案,說這個事件是最大

連喝口水都爬不起來。 一連三天都是壞天氣。如意由於神經受刺激而高燒了一周

她無法從恐怖的場面中擺脫出來。按摩院關門了,她失去了

不再受保護。她被房東逐出了住所。 然後,她的門被房東換了鎖,因爲州房客保護法到期,房客

閉住眼睛,前後晃動著身體,幾乎是無聲地嗚咽,接著竟放聲 什麼危險和傷害總是跟著她?這些都是爲什麼?她抿緊雙唇 場,再從新墨西哥州逃回洛杉磯。她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爲 想,她一再逃離,逃離紐約,逃離洛杉磯;逃到新墨西哥州農 了餐巾紙。過了一會兒,她覺得一個明確的結論出現在她面 大哭起來。她慌慌張張四下尋找可以用來擦拭的東西。她找到 這時,她垮了似地盡情哭了起來。一切都搞得一團糟 -她不喜歡這裡。

生活,寂靜的城市裡偶爾傳來救護車的聲音。車子經過一個無 氣息,安靜極了,像一個鬼城。現在疫情又反覆了, 次封城令,城裡的人關上裡裡外外的窗,過著與世隔離的蝸居 匆閃過-如意坐上了「灰狗」,她找到靠窗位置。外面的街道風景匆 才幾個月,這個城市變得更蕭條,街上飄浮著不安的 下達了二

house要賣三百二十五萬美元。 高樓大廈之間,不遠處的一座高樓上掛著巨大牌子,一個Condo 英匆匆走過,彼此彷彿身處兩個世界。流浪漢就睡在最豪華的 物亂扔在地上,一貧如洗的人們躺在路上,衣著光鮮的科技精 可歸的人,讓人既震驚又不安。帳篷、臨時的硬紙板床和排泄 有的圓拱形,有的金字塔形。這樣富裕的城市裡有那麼多無家 流浪漢住的是又破又矮的「趴趴屋」,半人高的藍色塑料棚 立在橋頭的一頂帳篷,明顯是可以住一家幾口人的。但是大多 家可歸者營地,流落街頭的人們在路邊搭著帳篷。最高級的是

途都是繁茂美麗的各種花樹,到處都是漂亮的宅院,有殖民地 式、牧場式、西班牙式等多種風格的房子,遠遠望去,令人目 出了城風景就變了,沿著高高低低,曲曲直直的山路,沿

瓦霍領地後,人跡稀少了,滿眼荒野,不時可見獨峰突起的奇 發亮。它後面的天由奶白色變成蔚藍色。遠處地平線上,聳立 過,空氣中有碾碎了的野草氣味。樹幹慢慢地變黃,葉子閃爍 淺藍色溫柔的樹林在遠處旋轉。汽車輪在野草和矮樹叢上滾 輛車。如意靠著窗,陌生、平坦的田野從她眼前滑過,一片片 景,手機信號也變得時斷時續。在路上有半天的時間碰不到一 一座座醒目的土紅色的、像在沈思的巨大塑像一樣高不可攀 又過了半天,卡車拐了一個彎,就看到了船巖山。進入納

過了一會,如意才回答,「我也不知道。」 蘇茜大嬸說,「咱們又見面了,只是不知道雷奧在哪裡?」

如意找到了合適的房子。 者,蘇茜大嬸知道後打算幫助如意。她通過鎭政府的幫助, 原來小蘭把如意想在納瓦霍辦商店的事告訴了那位社會工作

廣場的石板。 聲、呼吸聲,還有衣服的窸窸窣窣聲。她回頭一看,什麼也沒 身,穿過村子的廣場。不一會兒,她聽見身後響起匆匆的腳步 。廣場上空無一人,一片幽暗。晚風吹起了一張報紙,擦過 蘇茜大嬸把她帶到自己的房子,把鑰匙塞到她手裡,快速轉

就像做了一個夢。 突然想起,腳下是曾經和雷奧一起發現如意草的小路, 圍散散步,好好看看這個她要重新開始的地方。走了一會兒, 她嘆了口氣,兩手攥成拳頭,深深插進外衣兜裡。她想在周 覺得那

子 走著,在即將逝去的、塵霧彌漫的、紫紅色晩霞中走回了村 的。她沿著這條漫長而荒無人跡、長滿野草的幽暗小路慢慢地 她很久沒有在夜裡獨自散步了,這在大城市裡是不可想象

黑夜迫不及待地來臨。月亮升起,那片暈黃中含著一絲孤

靜地問:「這麼說,你又回來了?」 蘇茜大嬸見到如意,她並不驚奇, 平

小說組得獎作品

如意譏諷地笑笑, 還用問,行李都帶

> 說金獎,小説《多汁的眼睛》獲美國漢新文學獎金獎, 出版長篇小説《娥眉月》《足尖旋轉》。曾獲多種文學獎,如小説《邂逅》獲 南希,現居紐約,一九七八年發表處女作,著有長篇小説、短篇小説、散文、詩歌、評論等多種作品。 「華美族移民文學獎」小

獵鷹的女兒

1是F-16戰鬥機飛行員,駐紮在安德魯斯聯合基地,離白宮

福,和仍然感受著週末與凱文濃情蜜意後的餘波蕩漾。 火焰,我的心思有些恍惚,從反視鏡裡看到自己滿臉洋溢的幸 週二清晨,在開往基地的路上,沿路楓紅,有如燃燒中的

戴」,瞬間,我精神抖擻的小跑至教育訓練司令部。 練日!車外幾分寒意,套上飛行夾克,繡著老鷹圖騰和「漢娜 一塵不染的通透藍天,無一絲白雲浮動,是個完美的飛行訓

長的臉鮮少表情,總有拒人千里的感覺,但只要與他相處一段 基地,畢業於美國空軍學院,是第三代空軍健兒。 時間,皆知他個性剛毅卻內心溫暖。他出生在俄亥俄州的空軍 路上遇到指揮官威爾克斯少校,他身材英挺,沉默寡言,瘦

旅修復中,加上今天我並未排班訓練,簡報會議上,我只是在 筆記本上記錄,卻毫不自覺重複地畫著K,凱文的K 會議室裡,飛行隊員都剛受訓回來,心情還徘徊在週末的行

教練的「種子教官」,還有一段漫長的路。 隊擔任飛行教官剛滿半年,距離終極目標成爲一名訓練飛行員 這天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我來到華盛頓空軍國民警衛

我從小就夢想做戰鬥機飛行員,像爸爸一樣。

佼佼者,在接受F-16戰鬥機訓練,隸屬亞利桑那州的路克空軍基 我三歲時從台灣移民美國,爸爸是中華民國空軍千裡挑一的

周遠馨|文 (寄自南加州)

北美洲·文苑

78

家族,逢年過節,我們就是彼此的家人。 地教育訓練司令部AETC第二十一戰鬥機中隊,署名「賭徒」 「賭徒」的成員和眷屬在異國相依相護,自成一個密不可分的

女孩,自此家人便叫我Lucky,希望我一輩子順遂多福。 我的哮喘在乾燥的大陸性氣候竟不療自癒,爸爸說我是幸運

此受訓,隸屬四二五戰鬥中隊「自由戰士」。「賭徒之女」和 凱文和我是校裡唯一的亞裔學生,他父親受新加坡空軍派來 或許這名字真爲我帶來幸運,一直到我成年,都未再犯病。

說我是她的「童養媳」,對我寵愛有加。 母親台美兩地奔波,凱文的媽媽成了我的代母,常掛在嘴上

「自由之子」從小一起長大,形影不離。

秀的臉上有兩個上揚的笑窩,即使不刻意的笑也總像是笑意迎 的人。」母親特別喜歡性情溫和有禮,學業優秀的凱文,他俊 「妳和凱文在一起,我就放心了,他是一輩子不會傷害妳

F-16戰鬥機在靶場上空實施炸射訓練。 我和兩個基地長大的孩子到與墨西哥邊境的高華德靶場,觀看 凱文一領到學習駕駛執照,便偷開家裡的老別克轎車,載著

中央,給阿嬤一個驚喜,那該多酷啊!」 果……不必搭民航客機,而是駕駛F-16飛回台灣,空降在水稻田 我戴著當時流行的金框飛行墨鏡,傻乎乎的幻想著,

阿嬤是家鄉的符號,她的鄉音、面容、叮嚀編織了我對台灣

過八小時,從關島飛五小時到達嘉義,沿途需加油十九次。」 「我爸說過,要先飛夏威夷,再飛關島,這兩段就需各飛超

夢想,只有男生能當戰鬥機飛行員。 我腦海裡出現戰鬥機空中加油的畫面……然而,這只是一個

遞,累積飛行時程。 機,十八歲時拿到私人飛行執照,偶爾幫空運公司運送短程快 當同齡女孩忙著約會打扮時,我纏著爸爸教我駕駛單引擎飛

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然而,無論自己飛行技術多高超出色,想要駕駛戰鬥機只是

到,繼承衣缽的竟是他的女兒,而不是兒子。 和凱文。當時爸爸已退役,在華府雙橡園擔任武官,他從未想 豫地前往空軍國民警衛隊招募辦公室報名,錄取後才告訴家人 許女性加入戰鬥機訓練。這消息令我興奮的不知所措,毫不猶 我如願進普渡大學研究所唸文學時,正逢國會通過法案允

出他語調中極度的失望,但此刻無人能阻擋我追逐F-16戰鬥機的 了我們的計劃?我好不容易爭取到華爾街實習,妳……」我聽 凱文在電話那一端沉寂許久,「噢!應該恭喜妳吧……妳忘

育工作,組織家庭,在曼哈頓中城區的豪華公寓,一年一度的 憧憬著能在金融界發展,而我則隨他居住的城市落腳,從事教 嗅覺敏銳,從五百元開戶交易開始,就賺了四年的生活費。他 我倆在大學唸書時就規劃「我們」的未來,凱文對股市交易 人生計劃卻在此刻嘎然而止

小說組得獎作品

員,而凱文也如願進入華爾街股市,在浮沉的數據中追逐致富 二十四歲時,我成為美國第一代女性F-16毒蛇戰鬥機飛行

白雲,九十英里外的紐約氣侯不會有太大差異。 我們不約而同轉頭向窗外望去,晶瑩剔透的藍天,不帶一絲 會議被打斷,有人打開門縫說,有一架飛機衝入世貿中心。

已十五年,憑著經驗評估道。 「看來是有人把導航儀表搞砸了……」威爾克斯少校在軍中

「會不會是在哈德遜河上的小型觀光飛機錯誤急轉彎?」

劃,我繼續在筆記本上記錄並重複地塗鴉幾何圖形。 一陣閒言碎語和間歇的嘲笑聲後,團隊繼續討論當日訓練計

道,「第二架客機,波音七六七,撞入世貿中心南塔,這不是 意外,是攻擊。」 十幾分鐘後,門再次叩響, 一名士官站在門口,神情嚴肅

目光投向主持會議的艾克斯上校。 會議室瞬間陷入一片死寂,軍官們一時六神無主,將迫切的

目張膽地在美國國土上。 資源,穩居世界第一,誰也沒有預料有人敢挑釁霸主,而且明 導伊拉克戰爭。放眼世界舞台上,美國坐擁無與倫比的力量和 在這之前十年,蘇聯垮台,之後美國及盟國在海灣戰爭中主

的消息,有一架被劫持的飛機,正在飛往華盛頓特區。 視熒幕上不斷重複的飛機撞入世貿中心畫面,傳來更令人震驚 上午十點四十分,美航七十七號航班襲擊五角大樓!盯著電

地只有三十分鐘的車程· 我們再度往窗外藍天望去,靜的尋不出一絲軌跡,華府離基

北美洲:文苑

80

平日,飛行軍官在空中逐風,地上吹牛,此時卻面面相覷, 而從和平到戰爭只需十幾分鐘

對我們下達命令?誰又能對我們下達命令? 然而,此刻問題在於一個三不管,也管不著的地帶,誰將會

直接受命於總統。」艾克斯上校道。 「航空國民警衛隊直屬州長,但華盛頓特區沒有州長,我們

戰鬥機的經驗,沒有武裝戰鬥機,也沒有隨時準備起飛的噴射 令人洩氣的事實擺在眼前:基地上的團隊沒有足夠超音速

訓練。

陷入沉寂,一個幽靈般的攻擊者正在頂上領空朝著首府而來。 惠利將軍背對十幾雙焦灼的目光,面向窗外藍天,室內再度

芒,對團隊中經驗最豐階級最高的兩位軍官威爾克斯和菲爾奇 他轉身時似是胸有成竹,雙目閃過一道如刀鋒般銳利的光

按伸縮原子筆,咔噠咔噠在肅靜的會議室顯得格外刺耳。 我的級別太低,只能沉默地在簡報桌上。鄰座的卡爾不時指

器,從未接觸過真實的響尾蛇空導彈。 鳥,僅有兩年的戰鬥機飛行訓練,除了在訓練機中發射模擬武 冷峻銳利的目光,心想:他絕對不會選我!我是名符其實的菜 威爾克斯掃視全體,越過卡爾,向我直射,我直覺地躲過他

被劫持的客機,進行攔截和射殺。 此時,我們收到副總統迪克.錢尼的核准,動員戰鬥機尋找

威爾克斯上校向我下達命令,不容多想,我隨他匆忙換上飛

什麼? 出發!我們從哪裡開始?目標是什麼?任務是什麼?武器是

校話語中 「這簡直是珍珠港偷襲重現!」憤怒之意滿溢在威爾克斯上

在我心中沸騰,卻爲我們手無寸鐵而感到沮喪和無奈:停機坪 上的每架戰鬥獵鷹都配備了假彈和假彈藥,模擬實際軍械進行 「別無選擇,必須升空,必須保護國土。」保衛國家的震撼

給下一組戰鬥機。」 將導彈安裝在飛機的掛載點上至少需要一個小時,武器只能留 「AIM-9響尾蛇空導彈正在武器區拆包和組裝,更換彈藥並

的平靜。 情況嚴峻到沒有時間裝上導彈,我感覺雙頰熱騰,但卻出奇

標前墜毀。」 落,減低在地面上造成的傷亡,聽清楚,確保客機沒有到達目 奔向停機坪時,上校邊跑邊下令,「我們的任務是讓客機墜

無法通過儀器飛行,只能藉著地面參照物……」 少校已緊急拼凑出作戰計劃,「民航機已失聯,劫機者

大河環繞,只要沿河低飛,必能看到最明顯的建築物:白宮! 我雙手微顫地拿著訓練手冊在起飛前做最後逐一檢查,背後 「波托馬克河!」我接住他的話,整個華府機關重地被這條

的一刻,我立刻拋開手冊,憑著熱血和急迫的戰爭賦予軍人的 直覺,鑽進戰鬥機。 他聲音中的嚴峻急迫震撼了我,養兵千日爲的就是臨陣大敵

傳來上校的吼叫聲,「妳還在磨蹭什麼?立刻出發!現在!」

方圓八英里。 交戰規則:攔截任何接近華府的飛機,並讓它們遠離市中心

射衝上雲霄。 機組人員仍在飛機下方推開腳架,上校的戰鬥機已向前衝,我 跟進,兩分鐘後我們的戰鬥機向天空發出震耳欲聾的怒吼, F-16正常起飛需十到二十分鐘,我們在數秒內就開始滾動。 噴

出凡人的想像,在軍事演習中也從未曾有過這樣的訓練。 臟遭到前所未有的攻擊!這簡直是電影中的災難畫面,不僅超 我們飛過五角大樓,地面上滾滾濃煙向上竄升,美國國防心

鬥中常用的二十毫米高爆燃燒彈。 而此時,我僅有一百發訓練彈藥,鉛尖的簡單子彈,不是戰

我的戰鬥機和少校平行而飛,藉著無線電商量出擊計劃。

我,停頓數秒後,「我來撞擊駕駛艙,破壞飛行控制系統。」 「波音七三七機身比戰鬥機大七倍,」上校從透明座艙轉向

「把尾翼留給我!」我相信只要取下機尾,飛機必會直線下

他沉穩的聲音在高空中卻是既清晰又決絕。

瞬間,腦海閃出一個念頭:或許在撞擊前一兩秒有足夠的時

間將自己彈射出去,這是戰鬥飛行員受創時唯一自救之法。

簣,唯一的選擇就是停留在F-16裡與敵人同歸於盡! 然而,我立即意識到成功的機會就在撞擊一瞬間,不能功虧

我將視線投向上校和天色同一的冰藍眸光,平靜地回覆道,

他如獵鷹涮地一聲做了個一百八十度迴旋,揚長而去

小說組得獎作品

這就是他給我的回覆

我瞬間頭腦清醒,義無反顧!

國際機場飛往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國際機場。劫機者控制了飛 侵客機爲聯合航空公司九十三號航班,原定從新澤西州紐瓦克 目標極可能是國會大廈或白宮。 機,自雷達銀幕上消失後,根據判斷,折返奔向華盛頓,撞擊 我們按照指示向西北西方向前進,朝著波托馬克河駛去,入

我跟隨上校掃蕩天空,除了我們,沒有其他任何動靜。

海般的穹蒼,彷彿到了外太空,一切安靜得可怕-吸器裡感覺自己勻暢的呼吸,從駕駛艙放眼望去,無垠藍色大 沸騰的熱血此時也冷靜下來,砰砰的心跳回歸節奏,我從呼

和通用航空飛機,班班擠滿了 日,三角地帶的上空如同蜘蛛網般佈滿客機、商務噴氣式飛機 根國家機場,杜勒斯機場,以及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機場。 地面上是車水馬龍的三角商業客機中心:弗吉尼亞州的里

此時,天空沒有任何飛行物,甚至沒有任何飛鳥

機受命降落在就近的機場! 聯邦航空局已經關閉美國領空,空中飛行的四千五百多架飛

航九三到底在哪裡?難道情報有誤? 我們在空中戰場,穿過雲層,肆無忌憚地掃蕩近三小時,聯

紐約和五角大廈的三架客機。 物,我和少校負責攻擊任何低空潛入的飛行物, 的戰略,佈下天羅地網,他們監控從海外飛入美國領空的侵襲 的飛行速度趕到華府領空,在一萬八千呎與我們採取高守低攻 從北達科達州派來的F-16六架戰鬥機以每小時一千五百英里 如同早上攻擊

航空自衛隊派遣一艘巨無霸加油機緩緩移至我的戰鬥機前上

北美洲:文苑

82

在空中執行任務四小時後,我們被召回基地。

在惠利將軍前,得知聯航九三已經在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 一落地,立刻被引進擁擠的會議室做簡報。我和少校稍息站

請處分。」語畢,昂首屹立不動。 少校立正行禮揚聲報告,「出擊任務失敗,少校威爾克斯自

分 。 二 我挺胸立正報告, 「中尉漢娜戴出擊任務失敗,自請處

擊目標,後果將不堪想像 如果聯航九十三繼續飛行可能在我們升空前十五分鐘便到達攻 根據時間倒推,目標敵機在我們起飛前三十五分鐘便墜毀,

「你們用自殺方式捍衛國土,失敗的不是你們!」惠利將軍

將軍主動向白宮請纓,華府領空仍處在無戒備狀態。 敵情,北美司令部和安德魯空軍基地沒有對接上。若不是惠利 失敗的是美國軍方一直處於被動被攻擊狀態,失敗的是缺乏

你們兩位了,威爾克斯,戴中尉。」 將領匯報, 會議室鴉雀無聲,一位四星上將頜首道,「我記住

我和威爾克斯被引至橢圓形桌前,並列面向十餘位陸空高級

被襲擊的震驚中,世貿大樓雙子塔倒塌,死亡數字不斷攀升已 住我們,同時轉身,接到全體將官的注目禮。此時全國籠罩在 我們接到第二次出擊的命令,立刻朝門口走去,惠利將軍喊

> 過千,五角大廈被襲擊,民航客機墜毀拯救了華府,全國進入 戒嚴狀態,人心惶惶,四面危機。

「好好幹!別搞砸了!」惠利將軍嚴詞厲聲,眼中卻滿懷鼓

的尿袋,但在出擊任務中,只能草草處理。站在鏡子前,我臉 混合的味道隱隱撲來,雖然在空中使用了特別爲女飛行員設計進入更衣室,我迅速換下早已濕透的飛行服,身體底部汗尿 上佈滿了戴了四小時呼吸器而產生的壓痕,仍未恢復彈性,但

我剛經歷了一場誓死捍衛戰,活著返回,這是幸運還是命運

向停機坪,兩架 F-16已完成導彈武裝等候著我。 器,我的頭腦也屛蔽了任何思考情緒,我換上成人紙尿褲, 出擊腎上腺素持續在標高狀態,身體自動關閉了疼痛接收

途中的總統專機「空軍一號」。 騰空後接收到加密無線電指令:護送正朝著安德魯基地飛返

吧?我輕扯罩面供氧的骨穹頂,一陣悶悶的壓迫感劃過鼻樑。 在雲裡霧裡,難以置信一天內所發生的種種,該不會是在做夢 從自殺式出擊到護送空軍一號,我的頭腦彷彿和戰鬥機一樣

點:翼尖下各一個,機翼下各三個,機身下一個中心軸。 演習發射飛彈的動作,腦中不斷回放戰鬥機九個武器載荷掛載 交戰規則:擊毀任何對空軍一號有威脅的可疑物。我反復

盯著雷達的同時也憑著視覺識別目標,不放過任何飛行物體接 透過明亮的駕駛艙頂,我和少校交換手勢,左右護駕,目光

禮,他如獵鷹般帥氣利落地衝入雲霄,我在空中翻滾噴射入空 中,繼續巡邏保衛華府領空。 空軍一號安全降落後,少校和我在空中透過座艙蓋向彼此行

連續數週,我徹夜難眠,一切都彷彿是虛幻情境。

靜的坐在休息室外的小院子裡,望著天空發呆。 返回基地,少校立刻打電話給妻兒報平安,而我,一個人靜

這才驚覺,第一次出擊時,心中一片空白,沒有家人,甚至

捧著膝蓋,將頭埋在膝蓋之間。是我太專注執行任務,還是愛 的不夠?我將生命豁出,是執著還是自私?或許,只有爸爸才 手機裡有二十三個留言,七個是凱文的,我有點茫然,雙手

我們視死如歸被譽爲英雄,卻又因任務失敗而死裡逃生。

社交平台指控我們是「殺人犯」。 厭煩不已:有人形容我們是神風特攻隊的英雄,也有極端者在 排山倒海而來的媒體讓我措手不及,充滿戲劇性的報導令人

「你們在空中出擊,知道自己要與客機同歸於盡,有什麼想

法?」記者犀利問道。

「只有一個想法:擊落客機,不惜代價!」

「當你沒有武裝便出擊,心中害怕嗎?」

當時我腦子一片空白,只想著朝客機機尾衝去,讓客機墜 「我入伍時宣誓捍衛憲法,抵抗所有國內外敵人,這是不

小說組得獎作品

落, 我對記者鑽營的問題開始感到不耐煩。

> 鏡,有些吃驚,有些懷疑,他想從我們的回答中探出蛛絲馬 「即使付出生命代價?」精幹的記者眼光透過他的老花眼

跡,對白宮或司令部進行深調,將會又是個頭條新聞。

下,這是唯一可行之路。」 行自殺式攻擊,上級也沒有下令讓我們自殺,但在沒有武器之 我緊接著回答,「國家訓練戰鬥飛行時,從未教我們如何進

親手殺死無辜的美國人? 用客機,機上滿載美國公民,難道你真的會擊毀這架客機嗎? 但,質疑之聲此起彼落:F-16戰鬥機知道攻擊目標是美國商

班機上的人,無論如何都難逃一劫。 一直到多年之後,我才能安靜下來反思當時的形勢:九三號

須爲另一次襲擊做好準備,因爲敵人會再次嘗試攻擊我們。 從未預見這種攻擊的可能性,這是我們『想像力的失敗』。必 少校思忖半响,眼中渗透出銳光,「我們要反思,因爲我們

比,犧牲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地面上無數的生命!」 雄是聯航上犧牲的乘客和乘務員,他們的所作所爲不僅勇敢無 「在我看來,我的出擊是失敗的。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

能早已撞擊這架客機而犧牲了。「是他們救了我的性命,在某 個程度而言,我是幸運的。」 在閃爍不停的鎂光燈下,我突然意識到,若不是他們,我可

裡,只覺瞬間天旋地轉…… 訪問結束,從座椅上起身,剛邁出一步, 腳下卻似踩入雲

礙,只是有了身孕,過度疲勞所至-我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躺在病床上,醫生含笑告知我並無大

我懷孕了?頓時耳朵嗡嗡作響,呆愣無語 ,只聽到自己心跳

北美洲·文苑

84

的在胸膛撞擊,這怎麼可能?

太突然。 在我們都還懵然不知的時候,一個孩子竟已經悄然到 我立刻想將消息告訴凱文,卻不知如何開口,這一切來得

幸犧牲,豈不連累了無辜的骨肉? 若我知道自己有身孕,還會升空進行自殺任務嗎?如果我不 來,隨著升空出戰。

原來,我沒有自己想像的這麼勇敢果決。

爲自己活著更感到慶幸-嗚咽,是死裡逃生的喜,還是自責連連的悔,從來沒有比此刻 連日的高壓和緊繃之下,我內心的交戰瓦解了,禁不住掩面

情,也不再輕言犧牲,我要爲我的孩子好好活著-我不在乎自己是空中英雄,不再陶醉在壯士一去不復返的豪

組織重起爐灶,一場名正言順的反恐戰爭自此開始: 電視銀幕上出現美軍入侵阿富汗的畫面,爲防止蓋達等激進

命?我默默地安撫道:孩子,願你以後不要看到戰爭的殘酷。 撫著小腹,做母親的怎能傳遞仇恨報復的想法給無辜純潔的生 凱文和我婚後七個月,我們的兒子來到世上。 心中爲九一一的災難悲劇感到快意恩仇,但,我本能的輕

舉國上下不分階級、族裔,人人的情緒都如此地團結一心

殲滅萬惡的賓拉登和恐怖蓋達組織成爲一個共同的神聖使命。

語裡和平的字根。 凱文對戰爭深覺厭惡,爲兒子命名爲「Pax」派克斯,拉丁

要和平。大家能賺大錢,過好日子才是王道!」

「什麼賭徒之女,自由之子……這些都不重要,這個世界需

他賺得人生第一筆財富三萬美金,體會到商場如賭盤的刺激

學,因緣際會,成爲一名共同基金和股票分析師。 和豐厚回報。然而,他的野心不止在交易所做買賣,他夜間自

和爲人妻子的責任擺在第二位。 成就?但作爲一名軍人,投身於捍衛國家,只能暫時將爲人母 何嘗不想看著兒子成長的點點滴滴,享受凱文風生水起的名利 家,彷彿兒子又長高了幾吋,再也無法像從前抱他轉圈圈,我 伊拉克戰爭開始,我奉命到伊拉克服役。每次完成任務回到

恐、生死則主宰了我沒有定數的世界。 股市、風險、財富在凱文的世界如火如荼的展開;戰爭、 反

的天空和貪婪的華爾街,這兩個世界的距離越來越遠,彷彿派 克斯是我們僅有的交集。 聚少離多,我們在兩個極端的世界裡追逐各自的夢想。孤寂

中國開發共同基金尋找更多有潛力的小公司。 理,凱文的雙語成爲一大優勢,不到十年便擢升爲經理,派往 金。一般分析師需要十到十五年的經驗才夠格擔任共同基金經 中國大陸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吸引無數美資公司到中國淘

學中文……」 年坐頭等艙回美國一次,妳隨時可以台灣看阿嬤,派克斯可以 人,豪華公寓、保姆司機,妳在北京想做什麼都可以,我們每 凱文極力想說服我隨他到中國,「外派人員在中國就是人上

們走入死胡同的婚姻? 「還有,我們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他何嘗不是在挽救我

足的生活?」凱文的話如一汪濃濃的暖意流淌心間,這是我幼 ,這是多難得的機會,我賺這麼多錢,不就是爲了給你們富 「這些年,我只忙著工作,沒有真正的好好的照顧妳和兒

家人的豈止是他? 時認識的暖男,然而一波波的愧疚沖散了感動,沒有好好照顧

託給父母照顧。 我們分居兩地,奔波於紐約和華府之間;我出任務時,兒子

克斯不再嚎啕大哭,而是靜靜的揮手告別,落寞的回到他的遊 天,開始悶悶不樂,寡言聽話,甚至會提醒爹地。慢慢地,派 候回紐約?」他從小就訓練自己調整期待,到了爹地離開前一 時見爹地第一句話就是,「這次你要待多久?」或「你什麼時 對派克斯而言,爹地像是一年四季的聖誕老人,派克斯五歲

就能彌補我的缺席。 回首看到他無辜的小臉。我以爲有了外公外婆的全時間照顧 而對於我的不定時出勤,我幾乎沒有記憶,或者我根本不敢

滿他勝利人生的一個背景。 和兒子,而是享受風險的刺激和贏家的自滿。我和兒子只是圓 無情還是傲視?他是誰?在我眼裡,他努力賺錢,爲的不是我 黑框眼鏡後的眼神是尖銳還是算計?嘴角牽起的笑是商場上的 我無言地看著凱文,髮膠梳理整齊的髮式,一絲不苟,名牌

我從來沒問過他我在他眼裡是什麼樣的妻子和母親?

然而,我怎捨得放棄駕著戰鬥機裡在天空翻滾的夢想?我是屬 於天空的女兒。 我多盼望我和凱文一起陪伴兒子長大,在一個桌上吃飯……

而乾燥多皺的臉龐,想哭又想笑,我取下他的眼鏡,輕吻他的 ,低喚他的小名, 我雙手捧著他白皙滋潤的皮膚,再摸摸自己經年在高空曝曬 心中泛起陣陣割傷的痛

小說組得獎作品

我心知肚明,這一去,他必淪陷在青春美貌的女子的溫柔

時候了 我無法割捨自己的軍旅理想,是該放手,讓他奔向他前程的

裡痛痛快快的哭了一場。 我將簽好字的離婚協議書交給他,他欲言又止,在彼此的懷

家,就這麼散了 在我倆之間,緊緊不放,我們三人再次相擁……隱隱的啜泣 我們陪兒子度過或許是他最後一次的天倫之樂,派克斯夾

一生。 孩子,我卻絲毫沒有把握,深怕任何一個決定都將會影響他的 在戰場上,我能叱吒風雲,無畏無懼,但是,面對獨自撫養

笑容,他升調到國防部長辦公室負責「作戰準備」,而我兩度 伊拉克服役後,升爲少校。 。他臉上剛強的線條變得柔和了,仍惜字如金,面容多了些 老戰友威爾克斯約我在酒吧見面,爲恐怖分子就地正法乾

賓拉登的消息,華府和紐約街頭出現不少民眾歡呼遊行。 酒吧的大螢幕上重複出現歐巴馬總統宣布美國已經完成獵殺

飲盡啤酒,一股說不清的沉悶縈繞在心頭,不禁自問:這 隱藏著各種暗流湧動,就連五角大廈都難以預料,我們一口氣 卻沒有如釋負重的興奮,如同老友般的話家常。在反恐計劃中 戰爭眞的結束了嗎? 十年的等待!我們的頭號敵人終於被殲滅了, 威爾克斯和我

迴旋踢攻擊的招式。 拉登的過程。派克斯興奮地從沙發上一登而起,比劃出跆拳道 電視銀幕上,歐巴馬總統透過衛星全程觀看海豹突襲隊獵殺賓 回到家,派克斯和他外公同坐在電視機面前,目不轉睛盯著

克出任務,他就養成看新聞的習慣,追踪戰地新聞。」 爸爸退休後和媽媽全時間幫助我照顧派克斯,「從妳到伊拉

朗,臉蛋還有尚未褪去的嬰兒肥,身材結實敏捷,性情內向不 「媽,將來我要進海豹突襲隊!」派克斯酷似凱文的眉目俊

F-16戰鬥飛行員,你居然要去游泳?」 「什麼?」爸爸故作吃驚狀,「你爺爺,外公和你媽媽都是

拳遊戲,一邊玩耍,一邊故作輕鬆說他暑假不想去北京。 派克斯已經快和我一樣高,赮笑不語,在沙發和外公玩起擊

都去的夏令營而悶悶不樂。 致勃勃,和同學炫耀他爬上長城,去年開始,因爲錯過同伴們 我沉默一瞬,每年暑假將兒子送到北京,開始時派克斯還興

他極力想說服我,「那些富家小子們很怪異……」

做的風生水起,朋友圈多爲官富二代,一個外國人藉著緊密的 凱文在北京建立了有權勢的關係網,和朋友合資房地產業,

會忘記?

關係步步爬上金字塔尖。

小年紀就有歧視的想法,緊緊相問

版球鞋,什麼麥克喬登的鞋子, 過他們在籃球場上打球,不是很怪嗎?」 「譬如說吧,有的男生穿著一身亮閃閃的名牌衣服,穿限量 一雙一千美金,可是從來沒看

> 春期的男孩,需要一個男性榜樣,除了外公,別無他人。他和 存,父子之間漸行漸遠,甚至無話可說。 凱文遠隔重洋,一年難得見一面,幼時對爹地的崇拜已蕩然無 我意識到兒子慢慢長大了,需要我更多的關注和參與。

我怎麼忍心剝奪他父母的關懷,讓他孤單的長大?

德公司的F-35閃電戰鬥機的研發工作。 務也告完成。爲了好好撫養派克斯,我決定退役,加入洛克希 賓拉登被獵殺,美軍也全部撤離伊拉克,戰爭結束,我的任

紐約,曼哈頓。

達,眉飛色舞地談起他從實習生升到「藍西裝」的甘苦。 凱文來紐約出差,帶著兒子在華爾街上的證券交易所附近溜

用肢體溝通。一切都發生的非常快,如果你錯過了一點,你就 「在交易大廳,你會看到交易者尖叫、揮舞手臂、瘋狂的使

凱文湊近輕聲問我是否記得他慶祝「藍夾克」的晚宴。我怎 派克斯淡淡地哦了一聲,低聲道, 「現在都是網上交易。」

融業的第一大步。 能穿上代表新地位藍色西裝,成爲一名交易員,是他進入金

氣十足的軍帽。他見了我,眼中略爲吃驚,「怎麼不穿我買給 妳的小禮服?妳是派對的女主人……」 爲了給他一個驚喜,我穿上嶄新的制服, 閃亮的軍階扣,英

官訓練的進階制服,是飛行官的榮譽。 我心一抽,他這是嫌棄我嗎?便尷尬笑說這是我完成飛行教

材,讓他們羨慕我!」便匆匆挽著我赴約。 他在我額頭輕吻一下,「我不過是要炫耀一下妳性感的身

女飛行員!可以和妳合影嗎?」 時,一個女賓噙著笑朝我走來,「我從未認識會駕駛戰鬥機的 都會法式餐廳,彷彿有些格格不入。正當我後悔沒有穿小禮服 來賓的女伴們都穿著時尚,我一身軍服在充滿俊男美女的大

之情,輪流和我照相,在昏暗的燈光裡,他手持雞尾酒,溫柔 的眼光從未離開我,眼角唇邊盡是說不出的喜不自勝。 焦點突然往我聚集,凱文的朋友們紛紛向他聚攏,滿面羨慕

往戰鬥奉獻的高空,一頭抵達財富權力的高峰。 自我們七歲相識,頭一次意識到我們屬於不同世界,一頭通

找到自己的歸屬? 得水,在嗜血無情的買賣中游刃有餘,或許,名利雙收之中也 有禮之後卻和人產生了距離感。他在深奧如雲的交易場上如魚 北京的養尊處優讓凱文高富帥的面容上更顯優雅精緻,彬彬

凱文在每個問題上大做文章,極力想博得兒子的共鳴。 搭沒一搭地嘗試以無關緊要的問題讓兩人的對話繼續下去,而 派克斯頭戴棒球帽,兩頰泛著少年紅,禮貌地回應著,有一

爲百萬富翁……」 「我把我致富的經驗傳授給你,跟著我學,你二十歲就能成

派克斯擠出尷尬的笑,噢了一聲,側頭和我轉變話題

我對凱文投去不解的眼神,他無奈聳肩,兩手一攤,竟有些

平相處,爲給派克斯留下一些美好的回憶 我們之間共同的語言似乎早已蕩然無存,只有極盡可能的和

> 想,至少我還有兒子。 遙遠的記憶,既甜蜜又辛酸,我不怪任何人,我選擇了我的夢 望在博物館外專注講電話的他,驀然發現家人相處的緣分只是 難者紀念場所的肅然之氣所震撼。凱文被北京來電打斷,我回 我們隨著人潮來到原爆點(Ground Zero)博物館,被受

我走完整個博物館,就如同那一天,他在我的子宮裡伴隨著我 貼心的將手搭在我肩上,有一種驕傲與感同身受,靜默地陪著 派克斯從他外公口中知道他媽媽在九一一那天的自殺任務,

靠在派克斯的肩上,「媽,我以妳爲傲!」 我在紀念碑前的水池旁沉思,望著曾經的雙子星的天空,頭

恐攻的不確定、和親人分離的無奈,終於在原爆點釋放回歸。 雜疊加的情緒,身處一線面對敵人的堅忍,隨時待命的奉獻, 頓時,我的淚水奪眶而出,自九一一以來積壓在內心深處複

在兒子的陪伴,從來沒有比此刻更感到母子心連心的力量。

每當他把下巴貼在我頭頂,就是想討個擁抱,卻不知如何開 派克斯個頭遠超過我,心智上還像個孩子,至少在我面前,

我都毫無招架的投降 文不流利,但也學台灣表哥姐們親暱的喊我「馬麻」, 「馬麻,晚上吃什麼?」是他最常用的撒嬌掩護,儘管他中 而每次

我並不以爲意,笑問,「去年不是想進海豹突襲隊嗎?」 擊和競爭。當他突然告訴我高中畢業後要參加海軍陸戰隊時, 他平日安靜自在,但一到跆拳館和球場上,就殺氣沖天地攻

一個來自肯塔基的海軍陸戰隊員在阿富汗戰區

被困的隊友。 己之力衝進被敵人埋伏的地區,長達六小時的戰鬥中 解救

然起敬地對著電視銀幕敬禮,「他只有二十三歲,是歷史上獲 得這個勳章年紀最年輕的,哇!」 歐巴馬總統將最高榮譽勳章掛在這名戰士身上時,派克斯肅

「你也想要勳章?」我在飯桌上寫報告,漫不經心地回道。

要保護妳!」 啊!不過,我先要當一名勇敢無畏的戰士,我要保護美國,我 他認爲海軍陸戰比較著重搏擊武術,較適合自己,「當然

何時,我和我的寶貝轉換了角色,成了被保護的一方。但願自 求理想的後盾 己不是失職的母親,能陪著他走過這一段成長的旅程,做他追 我緩緩抬頭欣賞眼前臉上還有剛冒出青春痘的大男孩,曾幾

到他如此激動,瀕臨怒吼邊緣,「我……的兒子去當兵?我的 臉往哪裡擺?」凱文被這突來消息急得幾乎結巴。 微信一端傳來幾近咆哮的聲音,我從小熟悉凱文,第一次聽

像是戳中他的要害,他久久不語。 「當兵有什麼不好?別忘了自己的出身……」我冷語反擊,

族的感情也不如我承載的濃厚。很快地,功利主義的報酬取代 對空軍的感情,越來越淡,或許因爲曾是英屬地,他對國家民 他父親返回新加坡後數年合約到期即退役到新航任機長,他

一百萬的教育基金,滿十八歲就有使用權,甚至要動用人脈透 我何嘗不希望他能循規蹈矩地念完大學?凱文爲兒子準備了

過體育獎學金讓他入學。

他恨子不成龍,枉費他的苦心。

下個月就要去集訓,我真……無法勸退。他才十八歲,讓他去 父子反目,我只能想辦法彌合父子的裂痕,「他已經報名, -人生,看看世界,四年合約滿了還有機會讀大學、研

沒和任何人商量……眞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壓抑的聲音,「就像妳當年報考空軍戰鬥飛行,沒和我商量, 彼端靜默良久,我們兩人都被彼此逼到沒有退路,傳來低沉

,從裂痕到鴻溝往往只是一念之間的距離! 我突然明白了,我和凱文的裂痕在我加入國民自衛隊就開始

我們都累了

之間的漫長糾葛終於落幕,拜登總統決定在911恐攻二十周年紀 念日之前,將所有駐阿富汗美軍都接回國。 這場反恐之戰延續了二十年,美國與窩藏世仇蓋達的塔利班

戰爭結束來的如此倉促,震驚全國!

我卻無法開懷釋然,心中惦念著駐紮在土耳其的派克斯

他的成人洗禮不是股市交易的財富,而是風雲突變的戰爭。 月前才接到第一個任務:被派到喀布爾協助撤軍。一則以喜, 則以憂,年方二十便經歷常人沒有的經歷,但,我也心疼, 他通過極其嚴峻的訓練和考驗,成爲海軍陸戰隊的下士,數

家了 「聽說從阿富汗撤軍後,我們便可以提早回美國。」孩子想

「我想吃三杯雞!」他一撒嬌,一陣酸熱襲至我眼眶,如今

角色對調,我守在電視機旁不錯過任何一個戰地新聞。

受的煎熬和不安? 鬥,掰著手指數著期盼著團圓的時刻?承載著超出孩子難以承 十歲的孩子,是如何面對母親在烽火四起的戰場上冒險搏

心靈烙下刻骨銘心的影響,難以分割! 難道,或許,這就是他決意參軍的原因?戰爭,在他純粹的

然,木已成舟,愧悔又有何用? 想和凱文傾訴如夢魘般糾纏我的焦慮,畢竟他是孩子的父親, 下的慘烈和創傷伴隨一生……我對著手機發呆良久,有股衝動 戰爭洗禮過後,豈有奏凱而歸的英雄?隱藏在剛毅英勇之

繼續留在軍中發展……」兒子積極熱情,給予我短暫的安慰。 「媽,我學到很多東西,太酷了,陸戰隊是個大家庭,我想

丈夫、女兒和外孫在空中地面的安危,她是怎麼熬過來的? 我的父母是否也擔驚受怕?我的母親做了一輩子的軍嫂,擔心 我不辨憂喜的發楞。當年我義無反顧報考空軍,屢次作戰,

都在不言之中 我打電話給媽媽,卻哽咽無語,再多的感恩之情、歉疚之意

一場完善的和平的撤軍計劃,卻被阿富汗政府軍不戰而降所

裡的塔利班擊潰。 在短短十一天內被沒有一架飛機,留著鬍子穿著袍子住在山洞 受美軍訓練的政府軍隊,裝備強大卻像塑膠一樣不堪一擊,

誰贏得了最後的勝利?

小說組得獎作品

說不出所以然來,我聯絡上老長官威爾克斯,他現任五角大

我的憂慮。 如此之近,總想聽點什麼令人心安的消息,任何消息都能打消 廈國民警衛局副局長,我的第一戰情線索。沒想到兒子離戰爭

制,和平撤退。「別擔心!等他回來,小派克斯就是個頂天立 安撫道。 地的男人了!到我家一起烤肉,他還不能喝酒吧?」威爾克斯 老長官確認我們與塔利班簽訂合約,喀布爾機場由美軍控

我的寶貝再六個月就滿二十歲了

班 到了阿富汗每日發簡訊給我。 開,保護美國公民……我很好,別擔心,倒數六天。」派克斯 ,媽,好混亂的畫面!我們來這裡就是保護他們能安全離 「數以千計的阿富汗百姓迫切希望能搭上最後一批撤離航

塔,準備試做三杯雞,興沖沖的開門收貨。 疫情中,倒數第四天,我在網上訂購了雞腿,老薑和九層

這意味著什麼,胸口一窒,雙手顫抖的掩口。 兩位軍官在門口,我立刻判斷出是海軍陸戰隊,直覺告訴我

沙發裡。 !不可能!不自覺的往後退了幾步,腳一軟,整個人墜入

事件?新聞報導了十三名美國軍人不幸喪生的消息,我告訴自 難道是昨天八月二十六日在喀布爾機場發生了自殺式爆炸

己!我的寶貝三天後就要回來了,不會是派克斯。 站,一阿富汗家庭跨過檢查站,遺漏了三歲的女兒,派克斯回 「機場發生襲擊事件時,派克斯正幫助疏散人員和守衛檢查

腦子一片空白地盯著兩位軍官 喉嚨緊縮地叶 到人群中找那小女孩時犧牲了

職的愧疚,淚光湧現,回憶我們的童年種種,竟一夜無眠。 交混,談起兒子成長的點點滴滴,說到各自對兒子未盡父母之 我們在派克斯的房間,翻閱著兒子的照片、獎杯、玩具,笑淚 子之痛前瞬間化爲雲煙,有誰能在此刻給彼此更及時的慰藉? 我入懷,久久不能言語,過去的爭吵、誤解、分歧、失望在失 凱文趕回美國,巨大的創痛將我們的心重新串在一起,他擁

裝,凱文面色蒼白,墨鏡後盡是無限悲戚,仍細心扶著爸媽上 車,一路到安德魯空軍基地,未有人交換隻字片語, 他的朋友開著一部黑色賓士來接我們,我身著退役時的軍

帶來一抹寒意。 運輸機降落,窗外飄著秋風掃落的葉子,晴空萬里,卻輕輕地 十三位陣亡軍人的家屬在接待室裡排列等候載著靈柩的空軍

蓋國旗的靈柩由六位士兵抬到車內。 總統專機到達,拜登總統和夫人加入三排政府高官行列,覆

此沉重肅穆,凱文、爸媽臉上沒有任何情緒,白髮人送黑髮人 的悲痛,已超越了淚水和哭泣能表達的極致。 士兵將一個折疊整齊的國旗交到我和凱文的手中,一切是如

我的寶貝躺在其中一個木盒裡,我的寶貝……

生命而從事危險、無私的使命的英雄。我們 總統和夫人朝我們走來,「派克斯是個英雄,爲了拯救他人

不會忘記,

請節哀。」

頓,望我制服一眼,「少校,我記得妳,當 他將一枚獎章掛在我脖子上,他頓了

年妳駕駛戰鬥機升空的英勇事蹟,謝謝妳!」

我什麼都不要!我願意付出一切換回派克斯。

定,就早已注定! 數字,數秒鐘的畫面;生死,或許在政客早餐會議上的一個決 生命,在戰場上瞬息化爲塵土,最後成爲一個新聞報導中的

輕忽? 子步我後塵,卻沒有回來!是命運使然,人生無常,還是政客 我爲國家獻上年輕的生命,被譽爲英雄,二十年後,我的孩

勝利回歸,爲的是什麼?我依然無解 二十年來,到底是誰騙了誰? 這場戰爭打到最後, 塔利班

我靜默地向總統行軍禮,「總統先生!」

再無贅言。

我們跟隨掛滿國旗的靈車,護送靈柩到教堂。

威爾克斯趕來接派克斯回家。 一部吉普車駛進基地停車場,熟悉的身影快步走近,老戰友

肩控制不住的顫抖著 度過生與死的淬煉,內心翻湧的情緒如決堤般決堤而出,我雙 我舉手向他行禮,久久不能言語。二十年前,我們共同在此

他將我輕擁入懷安慰我,「孩子回來了!」

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原點!圖【根據九一一眞人真事創作】

子》獲二○一九全球華人星雲文學獎長篇歷史小說專案獎,並榮登博客來新書榜前五名。中國大陸文學網站。在企業商界跌打滾爬二十年後,回歸小說創作及文化探索。首部歷史小説《于闐太事,Walnut禪修中心資深教師,專業瑜伽老師。十四歲開始寫作,散文、小說發表於台灣、北美報紙及事, 周遠馨,畢業於美國蒙大拿大學人類學碩士。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永久會員,Diamond Bar華人協會理

小説組 佳作

小喬

1地。不然,就希望她別找我在婚禮上致詞。 知道小喬終究會嫁給博宙。我只是希望事情還有轉圜的餘

得下三張塑膠小方桌的小吃攤都得安裝冷氣。老闆娘從客人手 晚餐回到家,趴在床上滑手機。島國的夏天燠熱難耐,連只擺 上接過幾枚硬幣後,總要煞有其事地將塑膠門簾仔細掩上。 那是七月初很熱的一天。小喬傳訊息來的時候,我才剛吃過

回家的路上還會順手買杯珍珠奶茶。我再兩個月就要出國讀書 連續好幾個禮拜了,我每天都在不同的麵攤、小吃攤流連,

別人,不論事情多麼緊急。 「你有沒有空?我可以打給你嗎?」小喬不會貿然打電話給

「好啊,現在嗎?你還好?

「不太好。其實是很痛苦。我到家打給你。」

個老愛自怨自艾的人嘴裡還差不多。我知道事情一定很不妙, 忍不住往最糟糕的地方猜測-小喬一點也不是小題大作的人。痛苦這樣的字眼,出自我這 -懷孕了,或被博宙甩了

乘站之間 從我家到小喬的住所,坐捷運不過三站,但兩條捷運線的轉 有好幾層樓的高度差。掛掉電話以後,我從家裡

量地喫風 | 文(寄自台灣台北)

路跑到捷運站,在轉乘站又逢人便借過,沿著手扶梯左側一路 不顧保護令,到學校等她放學。 向上快走。我一面跑,一面想到小喬曾經對我說,自己的爸爸

能只是開玩笑她生得這麼完美,一定是爸爸的小公主。 息室胡亂啃著。我甚至不記得自己究竟問了小喬什麼問題,可 那天我下班晚了,隨手買了個紫米飯糰在禮拜會堂旁邊的休

「我有跟你說過我爸爸的事嗎?」

「沒有。」我吸了一大口鮮奶烏龍。

時漏看了人行道與柏油路間的小階台,滑了一跤。 說到這裡,我突然咬到飯糰裡的鹹蛋殼,上下排牙齒像過馬路 學,我到停車棚牽了腳踏車,發現爸爸在校門口等我。」小喬 申請了保護令,我們很久沒有見到爸爸。小學四年級某天放 ,只知道他們常常大吵,爸爸會對媽媽動手。總之後來媽媽 「小時候,爸媽感情不太好。我當時太小了,印象有點模

逃跑,一定很傷爸爸的心。」 板。感覺爸爸好像在後面追了很久才放棄。回想起來,我那樣 還提了一袋東西,大概是禮物,但我很害怕,拼了命地蹬腳踏 「記憶裡,爸爸身形很高大。他很親暱地叫我的小名,手上

次被人催促了卻感到開心 「大家趕快進會堂,聚會要開始囉!」那是我人生中唯一一

藝術品時,忍不住感覺自己的氣質也提升了。 想別的也不是大蒜或洋蔥,而是一種很本質的好聞氣息,像在嬰別的也不是大蒜或洋蔥,而是一種很本質的好聞氣息,像在嬰別的也不是大蒜或洋蔥,而是一種很本質的好聞氣息,像在嬰

把這顏色駕馭得這麼柔美的人。看,穿在身上卻容易顯得臉又髒又蠟黃。小喬是我見過唯一能著兩顆珍珠鈕扣。藍紫色這顏色很有意思,掛在衣架上特別好不不過常穿的那件藍紫色襯衫有著圓領子,七分的袖口上鑲

襯衫嚴嚴實實地扣至領口。都覺得可疑,只能埋起頭,比所有人都努力,上班時戴眼鏡,都覺得可疑,只能埋起頭,比所有人都努力,上班時戴眼鏡,而直上,便要格外吃虧,像考績被印在燙金的證書紙上,任誰小喬深知美麗的女人若不肯將外貌作爲善舞的長袖,搏扶搖

她身邊,總會有些羞赧地顧左右而言他。正因小喬待人寬厚,我們相熟卻不生怠慢;犀利或刻薄的話到我跟小喬的友誼,恰好停在人和人之間最完美的距離。或許

點亮希望。」或者「用愛呵護偏鄉孩子學習的火苗。」小喬一這類光亮或充滿希望的詞。像是,「您的慷慨,爲偏鄉的孩子起」、「呵護」,意象則是「燈塔」、「火苗」、「幼芽」,然、主詞是「愛」或「慷慨」,動詞可以是「點亮」、「燃水業。主詞是「愛」或「慷慨」,動詞可以是「點亮」、「燃水業。主詞是「愛」或「慷慨」,爲偏遠地區兒童教育寫些



.说聽我講話,看我的眼神,彷彿真當我是能翻轉孩子命運的偉大點也不覺得我成天在這裡排列組合是件無聊的差事。她很喜歡

時間。即使台詞是如此老套:「我眼裡只有妳。」 從我第一次聽見博宙的名字到他們正式交往,不過三個月的

\$P一頁頁骨15。 我跑得心臟很痛,但我不敢停下來。汗珠在運動內衣裡沿著

爲我開門的時候,臉上一無表情,像對著前方發呆。 我以爲小喬會崩潰,而我不知如何安慰,但她比我還冷靜,胸骨一顆顆滑下。

死白的日光燈下,中間幾乎褪成了白色。的四層樓公寓,沒有電梯。樓梯間,紅色塑膠扶手長年曝曬在那是我第一次進小喬的家。她寄住在阿姨的房子,一棟老舊

剛剛在男友眾多的香豔收藏品中,駭然看見毫無防備的自己。上了自己房間的木門後,終於將目光投向我。那雙微紅的眼睛小喬的房間是頂樓加蓋。她關好了兩層樓之間的鐵門,又鎖

博宙把房間鑰匙跟電腦密碼都給了小喬。原來他們早就半同

小說組得獎作品

居了。

他趁我閉眼睛的時候從我頭上偷拍。

裡面沒有拍到我的私處,但有清楚拍到我的臉。

我不知道影片會流到哪裡。我好想吐。」

喬,表情一定很投入,才會什麼異狀也沒有察覺。問。我的喉嚨很乾,發不出聲音。我想像在博宙身體下的小句子。她大約是估計我會想要知道什麼,但其實我什麼也沒有個個串在一起,卻只像漏了氣的長氣球,怎樣都吹不成飽滿的小喬把話說得零零落落,每個字都像事先錄好的單字,一

出幾件當季的衣服掛在衣櫃裡。 約是料想自己不久便要結婚搬出去,就也懶得重新打包,只拿房間裡,未拆封的紙箱一層疊上一層,上頭蒙著厚厚的灰。大房間裡,未拆封的紙箱一層疊上一層,上頭蒙著厚厚的灰。按擠的張博宙揹著她踩在沙灘上的照片,兩個人笑得很開心。擁擠的張博沒有窗。她坐在雙層單人床的下鋪床沿,上鋪堆

我。好噁心的人。」小喬最終只删除了自己的影片。裸著身和他打視訊電話,被他截圖下來的照片。他當時正在追「我沒辦法把全部影片都看完。裡面還有聊天紀錄,她們

離,而我一個也撈不到。 得自己好像落在海裡,畢生認識的詞彙都被浪拍打至身邊又遠得自己好像落在海裡,畢生認識的詞彙都被浪拍打至身邊又遠「我今天住這裡吧。」就說了這麼一句。整個晚上,我覺

小喬的床墊很硬。窄窄的單人床塞進兩個人,就連翻身的空

間也沒有了。我睡得斷斷續續,每次睜開眼,小喬都還醒著

北美洲·文苑

94

那間有著藍色屋頂的咖啡店的木門時,感覺另一側的空氣都簇 作極輕地讓鎖舌緩緩滑進鎖孔,怕吵醒還在睡的阿姨。我推開 我們出門的時候,太陽還落在樓房和高架捷運之下。小喬動

我。」小喬有些艱難地嚥下嘴裡的果汁。與其說是對我說話, 刷舊的綠T恤映得樣貌猙獰。 更像是喃喃自語。腮幫子上好幾根青紫色的血管被她身上那件 「呵,他總是把第一口跟最後一口留給我。結果竟然這樣對

蛋。 桌面上擺了蔬果汁、熱可可、鮮奶茶、沙拉、鬆餅,還有烘

沙拉,對嗎?」收銀機前的店員有些疑惑地看向我們那張小圓 「再跟您確認一次餐點,總共三杯飲料,兩份早餐,一份

是盯著牆壁發呆。 「對。」我不知道小喬願意吃什麼。我坐在她對面,她卻只

久,原來飽滿綿密的果汁泡沫全消了氣,乾巴巴的印痕爬滿塑 小喬終究只喝了一口果汁,盤子裡的食物動也沒動。時間一

堆高的雲層撒下幾縷陽光,令人眩暈。 送小喬回家以後,我一個人慢慢往捷運站走去。厚重又不斷

門打開了,是小喬, 才走到巷口,一輛計程車無聲而疾速地切到我前方,後座的 「他的抽屜裡還有幾個隨身碟,裡面應該

> 一塑膠袋。 我急忙跳上車。座位旁,剛剛要小喬打包帶回去的奶茶濺了

的房客恰好經過,滿臉狐疑地朝我們這裡看了好幾眼。 抖,試了好久才把鑰匙插進鑰匙孔。明知博宙不會這麼早回 來,我們還是緊張得像兩個初露身手的賊。同層樓最末端那間 小喬拿出博宙家的鑰匙,臉上還是平靜無波,手卻一直顫

棉被,像是每年中秋回老家,伯母掛在竹竿上曬太陽的。 大的雙人床貼著牆,式樣簡單的灰床單上鋪了紅底印著大花的 曬乾的霉味混著身體的油垢味,撲鼻而來。屋裡的窗簾全拉上 了,卻遮得不夠嚴密,沿著窗緣透出幾道刺眼的白光。一張加 博宙的套房比我想得還要大。一打開門,一陣衣服洗後沒有

袋裡。 小喬很快打開書桌左邊的抽屜,把四五個隨身碟都放進夾鏈

到男生也相信一白遮三醜這種事。 「他也吃傳明酸美白丸啊?」我指著茶几上的玻璃瓶。想不

身的淺色西裝褲。 來不曾仔細留意博宙的長相,只知道他個兒很高,還老愛穿合 「嗯,他覺得自己白一點會比較好看。」我這才發現自己從

拾床頭的雜物時,動作慢了下來,後來乾脆對著兩人的枕頭發 一口氣取下好幾件上衣,留衣架子在木桿上晃啊晃的。就是收 小喬麻利地從衣櫃裡拿出自己的浴巾、幾條摺好的內褲,又

「東西都拿好了嗎?」

,床單也仔細塞好,才關上燈。 彷彿被我的聲音驚醒,小喬抖了一下肩膀,將博宙的棉被攤

命令小喬立刻告訴他,語氣一封比一封凶狠,見小喬讀了又不 原子筆全跟著打顫。 敢接也不敢掛掉,就把手機放在木桌上,檯面上的筆電和幾支 回,索性連續打了四十幾通電話,每通之間毫無間隔。小喬不 ,卻不肯先透露談些什麼內容,突然怒火中燒,不斷傳訊息 博宙當時在香港出差,見小喬傳訊息說等他回來後要和他談

「真的是恐怖情人耶。」

件事,我都是這樣安撫自己的。從他們交往到結婚,這是我唯 我當時一定講得很小聲,或小喬根本沒有留神。每次想到這

一一次在小喬面前批評博宙。

她做可怕的事 己的家。我擔心他們攤牌以後,博宙會欺負她只有一個人,對 其實我不過是去她家巷口的便利商店買維他命飲料、豆漿、鮮 ?、優格那類飲品,看著她選一兩樣,喝幾口,再坐捷運回自 接下來幾天,我總是一下班就坐車到鄰近小喬家的捷運站。

「你還好嗎?」

「嗯。比昨天好了。」她每次都這樣回答,只是神情憔悴

「他有找你嗎?」

「他每天都傳很多封訊息來,但我不太敢看

她把手機遞給我,那幾張截圖上,是不斷重複無限迴圈的好

妳怎麼可以這樣對我?爲什麼不相信我?不是一起做了決定

小說組得獎作品

女友! 真的不是妳想的那樣!我從來沒有背叛妳!她們都是我的前

會再讓妳難過!絕對絕對不會再讓妳受到委屈! 所有的影片我都刪掉了,也絕對絕對不會再犯!絕對絕對不

我真的很爱妳!我真的真的很爱妳!我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爱

的承諾,才需要倚仗那麼多疊字和驚嘆號? 對博宙的嫌惡感,在那瞬間忽然溢滿胸口。究竟是怎樣搖擺

「你現在還是比較傾向和他分開嗎?」我問得小心翼翼。

我發現小喬的頭上冒出了好幾根白髮。 「嗯。但我知道他一定很痛苦。他現在都一個人吃飯。」

候只是盯著小飾品發呆,或翻幾頁書,卻什麼也沒有看進腦子 每次從小喬家離開,下車後,我都會在地下街繞很久。有時

我心裡很矛盾。我希望小喬離開博宙。但小喬對博宙流露出

美國的羅,講起話來總是中英文摻雜。 衣服裡,那個粗糙的小硬塊都讓我的皮膚立起疙瘩。四歲就去 羅的右手中指第一指節側方有一個繭。每次他把手伸進我的 的不捨,總是讓我更肆無忌憚地想念羅。

得滿城風雨 認識羅,是在大表姊台北那場婚禮上。颱風沒有登陸,卻弄

我坐在禮金桌前 羅將一 個白色的信封袋擱在桌上 名字

幾天可不可以陪他在台北逛逛。他的牙齒很白還很整齊,笑的 也沒有寫就走了。我追上去問他是男方還女方親友,他問我那 時候右臉頰有一個淺淺的酒窩,於是我一口氣用光了所有的年

究我的雙眼皮是否對稱。 白天就點啤酒。喝了以後,會更肆無忌憚地直盯著我,像在研 我每天帶羅去不同的文青咖啡店。他不太喜歡咖啡,總是大

的酒館!」羅興奮的時候,會不經意地將身體靠近我 「你喜歡爵士樂?那你真的該來美國!你來,我帶你去最好

「我英文不好啦。」

別人都聽得懂。」他的聲音讓我想到融化的太妃糖,又甜又 「怎麼會,你腔調很好聽啊。而且漂亮的女生不管說什麼,

的額頭上印了一個吻。 一個禮拜後,我到機場送羅,他在大庭廣眾下抱我,並在我

「你們在一起啦?」羅入關以後,表姊夫笑嘻嘻地問我。

「還沒啦,我們沒有談到那裡。」我的臉很燙。

表姊夫突然斂起了笑容,卻也沒有多說 「羅那傢伙喔,就是很美式,你不要看他臉長得像華人。」

個月後,我就接到那通電話。

發展全然中性,沒有一點自己的意志。 心,翻越大半本不講,直接跳到結局。羅用 end up,好像事情的 「總之,我們後來就發生關係了。」像大人講故事失了耐

「不是妳不好,我也沒有要她當我的女朋友。只是遠距離我

啞,或者悲傷。 實在沒辦法。」 隔了一片海洋,羅的聲音在電話中聽起來很沙

申請信。只有語言學校願意收我。 爲了這句話,我考了六次托福,給洛杉磯每一所大學都寄了

但我沒有告訴羅,或任何人。唯一知道我喜歡羅的,就是我

最好的朋友巧敏。

地交往了五年。也許是因爲這樣,她才會對別種樣貌的感情一 點想像力也沒有。 巧敏的感情路很平順,兩人從一開始就互相喜歡,無風無雨

輕音樂的咖啡館裡突然揚起聲音,附近幾桌的人都轉頭看向我 「拜託你醒醒吧,羅真的不是一個好人耶!」巧敏在播著

世 。 「你不要那麼大聲啦。他前女友甩了他,媽媽又很早就過

本是鬼話啊?」巧敏放低了音量,表情卻更加誇大 「所以呢?所以你要去拯救他?爲什麼你聽不出來他講的根

「爲什麼你要把人想得這麼惡意啊?」

的吧,羅絕對是個爛人,你一定會後悔的。」 「你才瘋了吧!爲了當羅的炮友跑去美國?你記住我現在說

的胸口很緊,像濕毛巾被用力擰出一地的水痕 「那你也記著吧,我這輩子都不會像你對我這樣待人。」 我

我不會當羅的炮友。我只是想要知道,我們若生活在同一個

我和小喬的共同朋友裡,只有巧敏知道博宙的事。只是,面

對小喬,連巧敏都不忍說嚴厲的話。

己在巧敏面前這樣對小喬說,也說不上來是不是故意。 「慢慢來。不論你做什麼決定,我們都陪著你。」我聽見自

和。那一刻,我實在沒辦法轉頭看她臉上虛僞的表情。 「嗯,不論你的決定是什麼,我們都支持你。」巧敏柔聲附

那天我們三個約好,下班後去找同一位設計師剪頭髮。

個月過去,小喬看起來有精神多了。

「你在哪裡燙的?」 「我也想要她那樣的捲髮!」小喬對設計師指指鏡中的我

「沒有燙,自然捲。」我努力壓下驕傲的神情

設計師把袖子捲得高高的,拉過一台塑膠推車,層架裡堆滿藥 水、髮捲,還有各種形狀的梳子。 「自然捲?好,你在那邊坐好不要動!我燙出一樣的來!」

店買了豆奶吐司和幾個手工麵包,都是小喬愛吃的口味。 我和巧敏把理髮廳裡所有的飲料都喝遍了,還去隔壁日本麵包 我們是店裡最後一組離開的客人。小喬坐在烘罩下的時候,

一樣的大波浪。 離開前,設計師爲我們拍了一張合照。裡頭,小喬和我有著

那個高高的身影了 ,博宙會來接我。」她的話還沒說完,我們已經看見機車旁 一出大門,小喬像是偶然想起什麼不大重要的事似的,「對

骨看起來特別高。他手上提的是同一家麵包店的袋子。 整條馬路上最陰暗的地方。博宙瘦了很多,褲子鬆垮垮的,顴 那是我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看到博宙。他站在樹蔭下,恰好是

,轉過身看著我們 ,臉上的表情看似在笑,又

小說組得獎作品

彷彿下一秒就會哭。

分開以後,我拿了豆奶吐司,巧敏拿了剩下的麵包

一直到下捷運,我們都沒有說一句話

的焦慮。 超過九點回去,博宙會不高興。」小喬的臉上露出我不曾見過 花蓮蜜香茶包到我的手提行李,還有一張卡片,叫我上飛機再 看。晚上十一點半的飛機,她卻從八點多就頻頻看錶。「如果 出發那天,好幾個朋友來機場送我。小喬也來了,塞了兩盒

在風中飄。 信紙上,小喬的字跡潦草,好幾個「撇」和「捺」看起來像

喬在信的末尾這樣寫道。 他。我們會努力重新信任彼此。」感謝完我那陣子的陪伴,小 會。事情發生以後,他變得很沒有安全感,怕我隨時會離開 「ps. 我還是放不下博宙。我相信所有人都值得第二次機

然鬆了一口氣。 的身體有多沉重。想到就要將小喬和博宙拋到千里之外,我忽 直到疾駛的飛機離開跑道那一刻,我才感受到這段時間自己

彼落的喇叭聲連成輕快的曲調,像電影拍的那樣。路上某段 好久的車,公路簡直成了一座大大的停車場。我在腦中將此起 天色是深藍至淺藍的漸層,中間有一小段的留白,下方則是由 ·山,天色卻還明亮。大表姊來接我,我們在快速道路上塞了 好不容易從洛杉磯機場出關,已經晚上七點多了。太陽下 。這樣說有些不科學, 但那是有些神秘傲慢的

藍配上溫暖正直的橙。遠方一棵棵棕櫚樹挺立在橙紅色的晚霞

我的眼睛跟著山的稜線,忽然覺得一顆心好開闊。

自由。每一口鑽入肺中的氣息,都鼓譟熱烈地提醒著我

人們常勾勒的美國夢。 撐開,宛如船帆被風吹得飽滿。這樣的悸動,不知道是否就是 愛情捧在手中,踏上這片機會之地,胸口瞬地被怦怦然的心臟 想到過去三十年的人生乏善可陳的我,竟然就這麼將自己的

sim卡,雙腳還沒踏出商店大門,已經迫不及待撥電話給羅。 隔天早上,我沒有麻煩表姊,自己走到二十分鐘遠的超商買

「這是?」他的聲音聽起來很陌生。

「我是凱洛琳跟文森的表妹。」

「等下,你來美國了?天!天!」羅非常興奮。我又聞到了

姊跟表姊夫又不在家。 從九月到十二月,羅每個禮拜四都來找我。週四我沒課,表

句「And she will be loved」,被風帶到身後好遠、好遠的地方。 可愛的紋路,還有羅的吻痕。回程路上,羅打開紅色敞篷車的 海攤喝藍瓶咖啡。不過一個下午的時間,我的肩上就曬出了 ,maroon 5在真假音之間屢次轉換流暢、誠懇得彷若許諾的那 第一次見面,羅載我到藝術區吃德國熱狗,又帶我到威尼斯 在洛杉磯,連愛情都直率爽朗,一如城裡的陽光。

防盜攝影機拍不到的地方,一見我上車,就降下椅背,把我抱 幾次見面以後,羅不再有興致帶我遊覽城市,總是把車停在

「爲什麼你們女生都喜歡穿 Steve Madden?」他脫下我的涼

「你會離開她嗎?」我不喜歡他提起別的女生。

「我們沒有在一起啊。她不是那種會想要交往的女生。」

幾種炮友的英文說法,選了其中最文雅的。 「那你們究竟是什麼關係,互相取利益的朋友?」我查了好

面說,一面把手探進我的裙擺。他臉上的表情是那麼無辜 「我也不知道。你知道我還不太能相信愛情,對嗎?」羅一

「那你爲什麼一直來找我?」

回想起來,我竟從來不曾問他,「喜歡到要跟我在一起

「我喜歡你啊。」他又露出一口白牙,還有甜甜的酒窩。

不愉快的經歷。 我有滴水穿石的愛,還有無比的耐心,足以洗滌他過往所有

收穫,像是「有些人就是騙子」,或者「別想用愛情改變一個 了三十幾分。她不知道的是,除了英文,我還帶回了一些別的 人,就是小喬。 人」,這類看似簡單無比的道理。而我第一個想要與之分享的 後來媽媽常向人誇口我去美國不到一年,托福成績就進步

羅和他的非女友在聖誕節前夕訂婚了

了能看到城市全景的五星級餐廳、有牌子的鑽戒,高調地在臉 回台灣不到一個禮拜,就看見小喬被求婚的消息。博宙選

書上改變狀態。像小喬那樣的美女,嬌滴滴地望著指頭上的婚 戒,任誰都會相信她臉上洋溢著的幸福,祝賀與欣羨的留言很

我卻怎樣也說不出祝福的話,只是按了一個讚。

眼睛,練習說感謝的話。」 宙之間的問題,她卻只是要他們拉起彼此的手,「看著對方的 博宙約兩堂婚姻諮商。我滿心希望諮商師會仔細分析小喬和博 試禮服就是在看新房。禁不起我們三催四請,她終於承諾會和 我和巧敏好幾次想約小喬,但她忙得焦頭爛額,周末不是在

曾問我關於羅的事,只是找我看了幾部愛情喜劇,每齣都有圓 「你究竟期待什麼?」巧敏困惑地看著我。回來以後,她不

「我只是希望她再想清楚一點。我們那時好像都忘了勸她別

「現在說,已經太遲了吧。」

「但要是不說,將來會後悔吧。」

己嘆了一口氣。 「說了也未嘗不會後悔。」巧敏的聲音很輕,像不過是對自

起栗子口味的鬆餅,酥脆的方格子上,栗子奶油像團毛線那樣 色的紗裙,或已經穿上長板的杏色風衣。 人摸不著頭緒。櫥窗裡的模特兒或把駝色的針織衫紮進米白 熬過漫長的夏季,城市裡難得吹來秋天的氣息。咖啡店主打

後一次見他。

我還是不能相信照片裡的小喬 巧敏和我走在狹窄的巷子裡,身體靠得很近,卻各有所思

小說組得獎作品

房,爲小喬辦了場單身派對。 再次見到小喬,是訂婚的前一晚。巧敏和我在飯店訂了一間

透、日系甜美、歐風自然。 頭的她將頭髮梳成一個高高的髻,露出光潔的頸項。我和巧敏 口氣學了很多新詞彙:卡肩、A-line、魚尾、一字領,韓式光 熬不過我們的要求,小喬把還沒修圖的婚紗檔案打開,

目光無神,笑容一點也不自然。 重拍。」博宙在完妝後益發美得令人心醉的小喬旁邊,更顯得 「博宙覺得拍得不好。如果修完還是不理想,我們會換一家

「你開心嗎?」倚在窗邊的我問。

派對吵架。要是聯絡不到我,他會很不高興。」 「有點累。博宙不喜歡我往外跑。我們昨晚還爲了這場單身

驚慌的眼神,眼睛睜得像要把眼眶撐破。 「小喬,你真的要嫁給他嗎?」話才脫口,就看到巧敏投來

我們三人之間那股壓人的沉默好長,長得,讓我打從心底後

「我想要一個完整的家。」再次開口的時候,小喬的臉很

紅,聲音也有些顫抖 「來找我後三年,爸爸就去世了。那天在校門口,就是我最

左臉已經腐爛了。 爸爸死的時候一個人住,趴在書桌上,幾天後才被人發現。

爸爸。我一直等,可是他再也沒有來。」 後來我常常做同樣的夢。夢裡我扶著腳踏車,站在校門口等

旅館的房間在十二樓, 從大面的觀景窗望出去,整座城市

IOO

行,白的、橙的、紅的車燈在夜裡彷彿連成好幾道小溪,流經 覽無遺。數不勝數的車輛在遠方的平面道路和高架橋間魚貫而 張哀戚的臉。 鱗次櫛比的高樓間,揚起薄薄的水霧,弄花了小喬映在窗上那

小喬是我見過最美的新娘。這麼說一點也不誇張

的全是鮮花,香檳粉的玫瑰,淺紫色的緞帶。主廳塞不下三十 上舉辦一場簡單的婚禮,只邀請至親好友。這麼盛大的排場, 桌,一部分人得在副廳看影像轉播。小喬曾說自己想要在草地 他們揀了台北一家老字號的五星級飯店辦喜宴,會場佈置用

台下一陣掌聲雷動。 「他說自己只想給我最好的。」小喬在台上這樣說的時候,

都收納心底。 博宙一面微笑,一面向著四方來賓點頭,彷彿將那些恭維盡

的大腿。她不知道我只是反覆在腦中演練,待會要怎樣趁大家 詢問在座來賓,是否有人反對這場婚禮時,巧敏還用手輕壓我 色的疹子,連呼吸都有些困難。腳上的鞋,買的時候明明刻意 拿了大半號的,但那該死的尖頭掐得我腳趾一陣陣刺痛。牧師 我身上這件蕾絲洋裝很久沒穿了,脖子和兩條手臂都泛起紅

神比從前任何時刻都溫柔。我的聲音突然 輪到我上台的時候,小喬望著我,眼 的矽膠軟墊拔下來,塞進我的隨身包。

低頭禱告的瞬間,迅速彎身把黏在前腳掌

變得有些沙啞。

宙,白頭偕老,永浴愛河。」最終我還是選了《雅歌》裡面這 愛,因爲愛能遮掩許多的罪。」這句話是多麼不公平。 段作結,放棄了《彼得前書》那句,「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 「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祝福小喬和博

燦爛的笑容,彷彿這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桌的酒,小喬的臉頰被醺得透紅,抱我的時候,咧開比平常更 禮服已經垂得很低了,一對白嫩的胸部呼之欲出。敬完了三十 我到新娘休息室和小喬告別時,她身上那件大紅色的桃心領

直捨不得丢。 。那天早上在有著藍色屋頂的咖啡店消費的那張發票,我一 我把手伸進外套口袋,將裡頭那封信和夾在一起的發票揉

其實飯店離我家並不遠,但我一出了大門,就跳上眼前那部

「拜託你開快一點。」我近乎懇求地對司機說

見。像羅的紅色跑車最後一次消失在巷口。 偌大的飯店在後視鏡裡不斷退後,越來越小,直到再也看不

笑得彎彎的,就像一切都會很好的。易 我很想要掉眼淚,一閉上眼睛,卻見小喬望著我,一雙眼睛

深掘,發現自己對文字從此耐得住性子。希望有天能寫出自己真心喜歡的字。希望自己的字有天能配得 上生命中美麗的人們,與託付予我的故事。 研究所期間,每quarter用英文讀千頁書、寫萬字的報告,等再次回到華文世界,竟像遇上軟土忍不住要 量地喫風,筆名,台灣桃園人。是女兒、姊妹,也是朋友。不是早慧之人,在書寫上,起步得很晚。讀

文苑文學獎散文組評選感言

讚歎那一片寫作風景

盧美杏一文

使這次的文苑文學獎展現各自的繽紛。 息、異鄉生根的決然,以及融入異國生活後的酸甜苦辣,在在 有機會可以一次閱讀如許精彩的移民故事,一段段生老病

唱到最後還餘音繚繞,在心中迴轉低吟。 手,誰能勝出?誰在文裡淘金?我想像一篇好文像唱首好歌, 中,皆已具備說故事的能力,顯見此項文學獎召喚不少寫作老 前後呼應,甚至篇章散溢著金句的文章,在晉入決選的文章 在評選標準上,我會特別希望看到在文章結構上稍具巧思,

說的話語,全都一股腦傾訴給不回嘴的鳥兒了。 去那段破碎婚姻的父親將鳥兒當兒女看待,所有沒法跟子女訴 戀物的偏執狂,隨著文章慢慢發現驚人的事實:原來走不出過 例如被選爲第一名的〈塔裡的男人〉,養鳥的父親看似一個

屋子,父親沒有留住今生的情人,又跟前世的情人有著複雜情 式,慢慢鋪陳出父女關係,七歲父母離異,母親帶著子女走出 理解了那個父親刻意構築的心靈象牙塔,塔裡沒有別人,只有 緒,以爲自己是父親的依靠,多年後,經由一場探望,她終於 這是一篇超水準的散文,藉由一對愛情鳥與父親的相處模

足,段落之間明快推進,是決選作品中最出色的一篇。 如此高明的陳述與結語,僅以三千多字便充滿劇情,畫面十

接新生命的移民母親,如今卻以最後掉落的一片楓葉來記憶那 陪著作者完成一段救贖,明白往事並不如煙。 敘述尤其如窗外雨滴有力地敲擊著,打進讀者心扉。從開場的 與朋友的交談,婦產科的互動等,描述極爲生動,兩段流產的 年流失的孩子,在攻讀學位與擁有新生命間擺盪猶豫,不管是 「謝謝你」,到結尾的「你走了,但你確實來過。」我們彷彿 第二名的〈俄亥俄最後的一片楓葉〉寫的是一位本該秋天迎

夫妻,如何在異鄉攜手一起走過苦難,陪讀的孤單,懷孕的不 句,憑添更多美好想像。 有人相伴,文章收在最後「原來岸上風景如此迷人」, 適,生育脣顎裂兒的困境等,從潭底到上岸,泅泳於他鄉幸得 第三名的 〈泅泳〉中因爲想看更寬廣的天空而選擇移民的

同事交集的貓頭鷹話題,也讓貓頭鷹相關的回憶,串連著台北 如同貓頭鷹眼睛,閃爍著記憶的點點光芒。 〈貓頭鷹之戀〉從樹洞發現貓頭鷹的窩,到與 空氣中

落地玻璃門通向後院

南加州白花花的陽

走道的盡頭是家庭間

和

廚房

息的感覺便會襲來,

讓她想奪門而出

0

屋裡待久了

,

那種被囚禁、鬱悶得令

人窒

父親和阿姨出門旅行都要她來照顧鳥

半個客廳。她不喜歡這棟房子,

每次

, 在

房子隔成明暗 光射入後屋

父親站在廚房的 漾著淡紫的光影

7水槽

道

,

將

史, 疫期間關於蓄鬚進行式,是此次徵文中最趣味輕巧的小品 分顯現苦難生毅力, 文中主角中中讓讀者看到他的毅力, 收了尾, 對鏡留鬚 頗令讀者好奇, 〈鐵甲 不禁 武 又在蓄鬚生活中自我檢討 士的精神〉 歎 , 借問鬍鬚尚在否?最後 毅力塑性格的真締; 刮鬚容易蓄鬚難啊 是 _ 篇育 兒經 以及家庭成員的努力, , , 還翻出 育的是特殊的孩 〈鬍鬚之隨想〉 「暫別了 堆 ·鬍鬚時 「鬍鬚」 寫避 子 , 主 充 尙

的另 泳的文友們 獎與否,它們讓我看見了身在不同環境的華人朋友 欣見第一屆文苑文學獎收穫如此多篇美好的作品 _ 扇窗 能在書寫中療癒身 我願以得獎作品 生活上的種種遭遇, 〈泅泳〉 心 讓 所述: 也開啓了讀者通往世界 篇篇作品得 但願在寫作中泅 , 不管在婚 , 不論得

並理解 文學的岸上風景如此迷人。家

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





人間副 〈深情寶, 版 世 任 版 節目 間福 主編 曾 主持 任 報 現 記

語品牌故事》 《東高慢食旅》 等書 白袍前的十四堂課》 《花蓮無毒農業 跳曼波》 《典藏艋舺歲月》 《佳音英



編著有

宋久瑩 文 (寄自南加州)

像鈕扣般鑲在小

自頭上

三桀驁不馴

罵歸罵,

父

個口氣

麻吉站著一動也不動,

__

對黑眼珠

怎麼都教不

會

口氣帶著

的

鵡, 父親耳後, 皮肉鬆弛的後腦勺。 只橘子, 悄話 從側面角度望去, 腦後剃得更短, 他理了 隻灰白相間的雞尾鸚鵡站在他的 肩上站著 撲著小羽翅 __ 個平頭, __ 露出上了年紀的男人 父親低頭專注地剝 隻小巧 , 小鸚鵡的尖嘴藏在 頭頂是花白的短 像是在對他撒嬌 可愛的綠鸚

蒂 ,

連續喊兩次芭蒂的名字是他表達疼愛

父親用牙齒輕咬一片橘子

, 將手 他將雙唇緊閉

`

擠出扁尖的鼻音呼喚芭

來

過來吃橘子

0

聲調異常溫柔

側頭輕聲對肩上的小綠鸚鵡說:

「芭蒂芭

親仍讓麻吉站在頭上,他換了 頭頂雞尾般的羽毛高高豎起。

掌打開 的方式

小鸚鵡輕盈地落在他的掌心,

啄

食父親

口中的橘子,

在父親的嘴唇和芭蒂

的尖嘴幾乎觸碰的那一刻,

橘子吃完了

「完美的配合

0

 \sqsubseteq

她在心中讚道

在鳥的世界中的父親如同一

個陌生人

0

芭蒂是一隻小型鸚鵡

孔雀綠的羽毛

是客人! 斥她: 沒人應門

於是她從背

包中取出鑰匙,

屋中一

片鳥聲嘈

彷彿走進一座鳥屋

0

父親不只一次訓

「按什麼門鈴?這是妳的家,

妳不

讓對方 他表達感情總是帶著指控或挑釁的口吻 友善地望著她。她沒有理會父親的抱怨, 綠鸚鵡仍然站在他的肩頭, 常不協調 我以爲妳忘記我了 0 語氣尖酸透著怨氣, 」她喊父親 父親沒有聽見門 有罪惡感, `` 小男孩耍脾氣記恨的表情。小 0 是父親索取愛的方式 哼 <u>!</u> 父親抬頭斜睨她 聲 ,妳總算出現了 臉上出 0 歪著小頭不太 「哈囉 現一種非 把

綠

她比麻吉嬌小許多

聰明伶俐

,

有

`

五歲小孩的智商

自然也需要許多主

夾雜著粉橘、雪白、銀灰和淡淡的蘋果

設計,

俗稱

「下樓勢」,

會造成好運外

大門面對樓梯

從風水來看不是一

個好的

頂低、一面窗採光不好,

進屋有壓迫感

房子的建築如同兩層火柴盒相疊,屋

流

壞運接踵而至。父親對風水視爲迷信

進門左側是一個小客廳,母親

的鋼琴座落於 嗤之以鼻。

角,

六呎的三角琴幾乎佔

父親對站在他頭頂 去去去! |輕輕 搖晃著頭想把鳥兒趕 ·麻吉 , 你弄痛我的頭 上的雞尾鸚鵡

痕

跡

略

顯憔悴

臉

閃過

微

笑

叫聲,阿姨回首望向廚房的窗

刻著歲

起歌來,

她望向後院,

阿姨坐在

只小板

野草

灰白的

長髮紮在腦

後

聽到

八的注意力

麻吉突然飛到窗臺上

對著窗外高聲唱

 宗旨:為慶祝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創會35周年, 擴大海外華文教育成果, 鼓勵北美文學創作風氣, 發掘優秀中文作品, 促進文藝交流。
 主辦單位: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 世界日報 3 協辦單位: 业美洲華文作家協命總會 4.作品內容:不限主題、國籍、地區,內容需含有北美文化元素。 成人組:短篇小説組,字數6000字至15000字以內。

首獎1名, 獎金\$2000, 二獎1名, 獎金\$1000, 三獎1名, 獎金\$500。 ◆ 散文組: 字數2000字至4000字以內。 首獎1名, 獎金\$1000, - 版文献: 于数2000-7±400-7±47。 日至 1日, 至重5005. - 二獎1名, 獎金\$500, 三獎1名, 獎金\$300。 ◆ 高中組(限北美洲高中生) 散文: 字數800字至1500字以內。 首獎 1名, 獎金\$500, 二獎1名, 獎金\$300, 三獎1名, 獎金\$200。

6.評審: 收到稿件後立刻編號, 經初審後, 由主辦單位聘請知名作家進行複 **7.收件、裁稿日期**:自2022年2月1日 至2月28日截止。 ●一律採網路投稿,請 email到 NACWASC2022@gmail.com。●稿件必需以正體中文書寫, Word 檔, 14號新細明體 (PMingLiU14)。

文章稿件上,不得註明作者姓名或任何可以辨認身份之記號 稿件首頁右上角請註明散文組、小說組、高中組,以及字數。
 另須附上單獨一頁,寫上真實姓名、通訊地址、email 信箱、

● 为郑州工平衡一員,8工美良处看、加州也点、email 聯絡電話以及200 字以內作者簡應。 ●資料不足、違法上列規定者,將不予受理, 也不退稿。 所有作品,一律密封送給評審委員審閱。 8.公布刊期:預定2022年4月底公布得獎名單。

9.颁獎日期: 預定2022年5月, 時間地點另擇期通知。 10.注意事項: ● 得獎作品將在北美洲文苑雜誌及世界日報刊發,不另支付稿酬。● 參加徵文的作品,必須未曾在任何報章雜誌、網路、部落格等發表、 公開展示或出版過。

 嚴禁抄襲,經發現者立即取消參賽、得獎資格及追回獎金,並依 照相關法律追究。 ● 同一人只能參加一個項目, 違規者取消資格. 如評審認為作品無法達到得獎文學標準,獎項得從缺

文 文辨 法

捐款支票 指頭: NACWA Tax ID: NACWA 81-1750061 地址: 1188 S. 2 nd Ave., Arcadia CA 9100 註明: 2022北美洲文苑文學獎

Donation check payable to: NACWA, Tax ID: NACWA 81-1750061 Mail to: 1188 S. 2 nd Ave., Arcadia CA 91006 Attn to: NACWA 2022 Literary Award

微文活動細節: http://cwasc.org/needpaper.pdf

治詢電話:626-437-6939

獨行**登助** 不具名公益團體、郭氏地產公司、密西根州Beet Analytics Technology 集團賀婉青、華美銀行、意廬會所

日全党助作家總會會長吳宗錦、劉冰、嚴筱意、 北美洲華文作家總會會長吳宗錦、劉冰、嚴筱意、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

政公官切, 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長王美、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 會總會副總會長陳玲華、世界華人婦女工商企管協會大洛杉 磯分會會長徐光玲、權威保險裘映祺、李小姐、一路發食品公 司何宛義、黄崇飛 即門鬼疾、沙不公 **交替登助** 李錦華、宋久瑩、鍾一萍、大洛杉磯旅館協會創會會長楊茂 生、周述馨、地產經紀人程梅莉莎

Rejuvenation Wellness、薛永康/鄭敏 諶世鳳、周遠馨、黃慈雲

↑徵文比賽聯合主辦單位世界日報刊出的徵文比賽公告。

文 苑 103

北美洲·文苑

104

笑容霎那間消失了。 從厚厚的眼鏡片中瞪著阿姨,阿姨臉上的 窗台前出現橫眉豎目的父親,一對小眼睛 「妳不看看現在幾點了?中午吃什麼?」

她突然發現父親的眼睛和麻吉有幾分

她跑回車上拿。 姨便更加寡言了。 或是乾脆一句:「閉嘴!」久而久之,阿 言,父親的口頭禪總是:「妳懂什麼?」 姨爲什麼會和父親結婚,阿姨是一個好女 門:「啊,妳來啦?」她完全不能瞭解阿 人,生性溫順隱忍、不善表達,偶爾發 火地回答,放下鏟子站起身,推開落地 「哦,好,我現在準備。」阿姨不慍 「哦,我買了比薩。」

到他的手臂和肩上。 上,如同一個召集令,四隻鳥兒立刻跳躍 芭蒂,走向餐桌,將雙臂伸展放在籠子 愛情鳥,多是阿姨照顧。父親餵完橘子給 正在梳理漂亮的綠色羽毛,父親不太理會 掛著許多玩具,一對愛情鳥站在籠子上, 桌上擺了三個鳥籠,幾乎佔滿的桌面,除 是很多年以前一家人吃飯的地方。現在餐 ¬麻吉和芭蒂,還有一對愛情鳥,鳥籠中 廚房不大,放著一個長型木質餐桌,

> 側影,雙手握拳的父親顯得英氣煥發,臉 上緊繃的線條也柔和了。 餐桌上亮著一盏吊燈,照亮了父親的

們進入父親生命的開端。 啊,父母離婚後她和哥哥曾經送過一對愛 情鳥給父親做生日禮物,也許那便是鳥兒 香蕉給芭蒂,口中發出啾啾的逗鳥聲。是 哪裡都不能去!」父親一面抱怨,一面喂 我退休了,還要天天飼候他們、被拖累得 佔據的。「都怪你們送我的鳥,妳看現在 她不記得這個家是何時開始被鳥兒們

的安慰和依靠;也在同時,她覺得自己被 得自己變得強大,是這個可憐的男人唯一 關門離去霎時消失,不知過了多久,她伸 送她去看父親,屋中百葉窗緊閉,父親坐 他的世界崩潰了。一個早春的傍晚,母親 囚禁在這間房中,充滿了焦慮和無力感。 出小手輕拍著父親抽搐的背。那一刻她覺 走,身體卻動彈不得,金燦的陽光在母親 在昏暗的房中,緊抱著她像個孩子般哭 哥哥和她離開了這個屋子,失去妻子和兒 有留住今世的情人,她七歲那年母親帶著 喊,她非常害怕,很想挣脱父親的懷抱逃 女的父親像一隻受傷的野獸般歇斯底里, 八說女兒是父親前世的情人,父親沒

> 著她和父親的關係…… 二十年來,這種複雜的情緒始終主導

的地方,完全是喧賓奪主,相形之下,三 兒們在屋中四處亂飛,停在任何牠們想停 個人只是鳥屋中的訪客。 鬆厚的餅皮,發出不悅耳的咀嚼聲,三個 背上佈著棕色的斑點,他津津有味地嚼著 拿起一塊比薩餅,他的手指細長瘦削、手 通道上擺一張小塑膠桌,桌上放著比薩、 是相連的,自從餐桌上放了鳥籠,只能在 人無語地進餐,室內鳥叫聲此起彼落,鳥 一盤青菜,和一鍋湯。父親伸出乾瘦的手 「吃飯了。」阿姨輕喊。餐廳和廚房

已習慣父親這種貶斥的語氣,記得很小的 途,我真不知道妳倒底在想什麼?」她早 沒有,在那麼小的公司上班,根本沒前 將眼光從食物轉移到她身上:「妳怎麼變 眼望向她:「醜死了 讓紗裙飄起像朵小花,正在看書的父親抬 去書房給爸爸看,她興奮地跑去問父親: 時候媽媽給她穿上一件漂亮的洋裝,要她 得那麼胖?看看妳幾歲了,連個男朋友也 「把拔,你看我的新裙子!」她轉著圈圈 父親吃完比薩用手背抹去嘴上的油

曾經看過一部老電影: 「珍妮的畫

轉著圈圈將會帶來奇妙美好的變化。 對畫家說:「我轉三圈,請你等著我長 像」,小珍妮穿了一條很美麗的花裙子, 大!」這一幕一直存留在她心中,她相信

大的爭執後便斷絕了來往。 父子關係一向不好,多年前發生了一場巨 父親從小偏愛她;哥哥性格則酷似父親, 哭,父親在一旁冷冷地說:「狗死了就死 哥來電說狗狗生病死了,她聽了傷心大 ,,有什麼好哭的!」她的性情像母親, 初中的暑假父親帶她去美東旅遊,哥

和責任而留在父親的身邊。 也許她並不像母親、更像阿姨,因爲隱忍 子,多年來承受著無以選擇的父愛。其實 直到現在,她是留守在父親身邊唯一的孩 泣、想媽媽、想回家又不敢說的小女孩, 從一個抱著玩具熊躲在父親的浴室哭

親的背,從那一刻起,她以爲愛是救贖。 七歲的那個下午,她伸出小手輕拍父

去的父親。 困在父親屋中的小女孩,困在屋中的是老 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光陰流轉,她長大 。美好的變化發生了,她不再是一個被 月亮繞著地球轉,地球繞著太陽轉,

午餐後他們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聊天

親得意地說。疫情至今他已兩年沒有出過 從來不出門嗎?怎麼知道的?」她問。 是離婚了…」誰換工作了、哪家養了一隻 對面那一家,就是妳小時候一起玩的那個 他們出門吃飯,難怪會被傳染 …」 門,她腦中浮現出父親站在鋼琴旁的窗簾 狗,父親好像無所不知。「把拔,你不是 父親開始八卦鄰居的事:「隔壁那個胖女 修剪花樹,在後院偷聽鄰居的對話。 小女孩,她最近帶一個嬰孩搬回來,八成 人和她先生都得了Covid,活該,常常看 「我從窗戶看到、或者在後院聽到。」父 偷窺街坊鄰居發生的種種、或是假裝

面的世界、批判別人,是多麼孤獨悲涼的 人生。」她想,同情地望著父親。 「將自己禁閉在屋中,從窗口窺探外

芭蒂飛到父親的肩頭想爭寵,像一對小兒 的事,害我哪裡都不能去。」麻吉也跟著 鵡,像愛寵一個小女兒,他用嘴餵食,撫 氣抱怨:「妳看妳多麻煩,每天都在忙妳 摸鳥的羽毛,用膩愛甚至有一點撒嬌的語 「芭蒂芭蒂!」父親親暱地呼喚小鸚

女黏著爸爸,父親臉上漾著慈愛與幸福

天真瀾漫。屋中的佈置擺設多年來不曾改 挨著她,兩張圓圓的小臉貼在一起、笑得 幼年的照片,她騎在玩具木馬上、哥哥緊 繪的彩色花瓶,花瓶旁放著一張她和哥哥 的姿態立於客廳中,小茶几上擺著母親手 琴身光潔黑亮。 變,鋼琴無人彈奏,阿姨依然悉心擦拭 三角鋼琴的琴蓋高高撐開,以最美麗

泄的父愛找到了出口;他忽視那一對愛情 源:一個完整的家庭和親密關係。父親的 己和鳥兒囚禁於塔中,在塔裡父親創造了 世界,父親築了一座心靈的象牙塔,將自 訪客。那一刻,她突然理解了父親和鳥的 媽、哥哥和她的家嗎?從七歲起,這個房 鳥,正如他不曾用心守護過自己的愛情。 塔中有一對小兒女:麻吉和芭蒂,無處渲 子只是「爸爸家」,不是她的家,她只是 一個現實世界中缺失、心中渴望的桃花 父親仍然守護著那個早已破碎,有媽

中想逃離,原來,塔裡只有父親和鳥。多 多年來,她以爲自己被困在父親的塔

宋久瑩,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學士,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電腦碩士。從事電腦軟體項目開發管 協會會員,散文作品多發表於美國世界日報,臺灣中國時報,講義雜誌,「書寫@千山外」北美華文作 理,現居美國南加州。喜歡文學、鋼琴,油畫,開過多次聯展與個人油畫展。現爲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 《文苑》雜誌。二〇二〇年出版散文集《秋天的童話》

俄亥俄最後的一片楓葉 散文組第二名

的波動。 的短暫,你在我生命裡激起了不朽的漣 漪,以致每次想起你,心裡便泛起一陣陣 不帶走一片雲彩。儘管停留的時間是那麼

終究也無法挽回已定的局面。 我,指出很多冥冥中注定的事,企圖插手 價值觀的重要性?家人和身邊好友安慰 忽略你的存在?若不是迷惑於急迫追求的 個MBA頭銜,我又怎會無法判斷人生 要不是當初太注重碩士學位,我豈會

的,迎接你平安的來到我們的家,並且是 樣的抿嘴微笑,調皮的眨眼睛。我甚至固 摸著你,幻想你躺在我懷裡的時刻,會怎 在春暖花開的那一天。無數個夜晚,我撫 一次的經歷,我以爲這一次也能百事百順 然而我心裡卻不是這樣想的。憑著上

執地相信你是女的,來成全我生命裡的美

近來,撫摸我的腹部問:「BB今天乖不 那時候,你七歲半的小哥時不時會捱

後,總會對腹部嘀咕幾句才走開。 間答道:「那當然是一樣乖喔!」小哥聽 就會馬上問:「比我還乖嗎?」,我也瞬 我必然笑著回答:「乖啊!」,小哥

說:「沒有女兒,怎能算是一個完整的家 我們家頭胎已生了個男孩,生二胎完全不 熟的朋友們還是對我說,如果要生兩個孩 早已抛開東方傳統的觀念。儘管如此,相 管學院裡的一名黑人行銷教授梅希也這麼 會有壓力,如果不生個女兒,老年時由誰 子,一男一女湊個「好」字最理想,並說 來照顧呢?連我就讀的克里夫蘭大學,商 移民北美已經入鄉隨俗的華裔,一般

庭呢?」

昶一 | 文 (寄自華盛頓州)

後,每一年感恩節都把夫婿帶回家,無形 妻子卻一連生了三個女孩。如今女兒結婚 教勞工與人力資源課程的猶太人教授卡巴 貝蕾最懂事,夫婦倆忙著工作,家裡的 室,便主動跟教授和助理們搭訕,大家都 甜、情商高。每次她到商管學院的辦公 拉說,他們家族也一直希望生男孩,可是 家務全靠女兒來幫忙打理。另一個專門 孩不愛讀書,總愛出外惹麻煩,唯獨小女 滿載而歸。梅希家裡有四男一女,四個男 會把抽屜裡的零食分一些給她,轉一圈便 中他們家多了三個兒子,於是他問我 「妳說生女兒是不是特別的划算?」 梅希十多歲的女兒貝蕾我見過,嘴巴

圖個圓滿的「好」字,而是很單純的想若 有女兒或許會遺傳我白皙的皮膚,把她打 我暗地裡希望有一個女兒,倒不是要

告,我也沒閒暇去跟他爭論。 起來卻像是歪理呢!當時爲了忙著論文報 挑戰。丈夫的話並非完全不對,但怎麼聽 的年齡,對父母來說皆會面臨教育方面的 聽了心裡猛生悶氣,男孩或女孩到了叛逆 犯毀掉名節,生男孩就沒有這種煩惱。我 時候就非常難管,要確保她在外不被侵 麼想,他說女孩到了青春期和交男友的 齊瀏海也給她來一個。可是丈夫卻不這 揪揪辮,或者丸子頭,不適合自己的扮嫩 扮成小公主,給她紮各種別緻的羊角辮,

的時候,應該就會知道了!」 景色,風趣地答:「等最後一片楓葉掉落 何時可以知道寶寶的性別時,他望著窗外 閱讀,醫生檢查後說一切正常,當被問及 那天我還攜帶課本,在等候室裡爭取時間 漲尿,膀胱充滿尿液時才進行檢查。記得 某次去婦產科診所,護士要求喝水等

到一個黑人護士,她知道我的心意後, Oakley等都是秋季生寶寶的名字。我記下 熱心的建議說,Aurelia、Amber、Orla、 這寶貝選一個「秋」字爲名。診所外遇 的名字裡有一個「秋」字,因此我也想爲 打算找機會跟有文學細胞的好友討論 一年中我最喜歡的季節是秋天,母親

懷孕初期不時有晨吐現象,實在不容易。 並不遠,但在天氣轉涼的秋天奔波,加上 Avenue)的餐廳。雖說這些餐廳距離大學 涉及克莉蘭夫中小型餐廳的競爭優勢,而 地,投入在研究論文裡。我的論文題目 的空檔並不容易。接下來我便馬不停蹄 辯委員會,要安排大家沒有教學的時間 辯的時間,還說由數個系內教授組成的答 進行畢業論文答辯,言下之意是如果不加 要在年底完成,才能在第二年春季學期 快腳步,恐怕得拖一年,才能重新安排答 訪問範圍是幾家座落在酉克利大道(Euclid 碩士班的主導老師提醒我,論文一定

勞,跑來跑去的,小心掉了孩子 曾苦口婆心的對我說:「妳不要這樣操 一位在凱斯西方大學唸博班的朋友, . _

克里夫蘭醫院(Cleveland Clinic)。 慌失措,馬上把車轉出酉克利大道,駛向 微濕,伸手觸摸竟是濕棉的血跡,頓時驚 廳的路上,正要下車時發現兩腿之間有點 爾咖啡廳(Café Tandoor),一家印度餐 酉克利路(South Euclid)欲訪問的坦多 沒想到這句話一語成讖!我在前往南

慌亂中,我才開始感覺到腹部緩慢的

開,好比被拉到極端的一根偌大的橡皮 塊,染紅了車座和牛仔褲。那個年代只有 捶入腹中把你掏出來,捏成一團團的血 疼痛,我懷疑是不是魔鬼用隱形的重拳, 的那種感覺,有別於記憶中所有經歷過的 抽動,從身體延上腦海,再漫延至心臟, 如今回想起來,那日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筋,隨時會斷掉或大力回彈而弄傷手指 繫丈夫。看著你印在車座上的幾朵溫潤的 少數人有手機,我沒有手機,自然無法聯 小紅花,近於崩潰和瘋狂的情緒便迅速張 一種我從未有過的慌和痛。下腹隱隱作痛

士學位後我想即刻能重返職場。爲了不浪 終止避孕藥之後,得用避孕套至少半年, 後,短期間就懷孕而感到不安。醫生說 的過程,他曾因我在停止服用避孕藥之 發育成長。然而主治醫生最清楚整個懷孕 爲生頭胎相當的順利,第二次懷孕體內的 魔術般的消除了形跡,下體的抽痛也在服 才考慮懷孕比較安全。我解釋說,拿到碩 小生命也會順理成章的,在健康的母體內 食藥物後不知何時受到了控制。原本我以 小紅花,被護士用酒精和棉花,幾秒鐘內 來到醫院的急診室,兩腿之間的幾朵

ю8

時兼顧家庭和事業啊-,一畢業便擁有孩子和學位,形同於同

後,心想婚後重返校園應該不是問題。 我們爲母親申請簽證,把她接過來美國之 落腳的地方。母親表示樂意當保姆,於是 於立足和表現自己,才能被剛踏入的西方 丈夫,他順利的上班了,但我一直找不到 社會接受。我跟著赴美來接受醫學受訓的 我無法告訴他的是,我是新移民,急

始的荒蕪,失去了自信和堅韌的稜角。 水。我的世界因爲你的離去,成了一片原 說什麼,都無法讓我決堤的眼睛,止住淚 朋友,燉湯做飯給我補身。到訪的人不論 胎,並非一件容易的事。當中也有熱心的 試試,還有人說隔了這麼多年才懷第二 婦說不吉利的話,有人說我還年青不妨再 **人罵那位博班友人的烏鴉嘴,不該對著孕** 你走了的消息很快便傳遍朋友圈,有

的家庭,大家口裡不說,心裡卻忌諱我失 去你的經歷,於是我們廉價把東西買掉 些東西無法贈送給亞裔朋友圈有孕育計劃 貼廣告,慢慢地把物品一件件的賣掉。這 燈和洗護用品等,在附近的超市廣告欄上 間,裡頭的嬰兒床、尿布台、收納櫃、夜 丈夫把原本佈置好來歡迎你的小房



也免得一觸眼即傷感。

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我們在那一年的秋末 Community College)執教。三年後,丈 開始在凱亞霍加社區學院 夫完成了住院醫師的培訓,並在明尼蘇達 次年,我在秋季學期答辯後,便 (Cuyahoga

> 優先選擇的項目。 裡,學位和金錢,永遠都不是生命裡應該 要感謝你,讓我知道什麼該牢牢握在手 地的楓葉。縱使時光荏苒,你匆匆來一趟 搬離俄亥俄,離開前我注意到窗外掉落滿 又急促離開,不論我的心有多痛,我還是

深一層的意涵,很多評詩人說它是一首對 把它當作是情詩來讀,只純粹欣賞詩句裡 八生和情感的深切感悟,對消失的愛之感 今夜默讀徐志摩的〈偶然〉 ,我並不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我是天空里的一片雲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裡,紀念你曾在我體內,用最疼的方式讓 掉落的一片楓葉,已經被我撿起放在心 亥俄,曾經有我們足跡的家,那一年最後 你走了,但你確實來過。你來過的俄

人生最大享受。 昶一 (筆名),本名保密不公開,四海為家的流浪作者,曾在報業、醫院和教育界工作。閱讀、寫作為

泅泳 散文組 第三名

溫飽。 甜圈人,爲了生計,汲汲營營奔赴下一頓 **这内**超級霸王寒流來襲,街上基本上看 任土開台灣的時候,攝氏十度,據說是 不到人,就算有,也只是裹成圓球般的甜

哪裡就是我的家

不能直視。 灑在了繽紛的曼哈頓冰淇淋上,美得令人 攘攘,衣裳花花綠綠,像是彩色巧克力豆 說是近一個月來最溫暖的一天,街上熙熙 抵達紐約的時候,也是攝氏十度,據

的水土不服。 也許就是這樣的天差地遠,註定了我

寬廣的天空是什麼樣子,希望我能陪他一 我,他想來美國再念一個學位,想看看更 一些,他牽著我的手, 想起那個溽夏,台北的夜晚好不容易 愼而重之地告訴

我沒有考慮過其他答案,他在哪裡

林雯卿一文(寄自北加州)

眼模糊離開學校,告訴自己一定要無悔。 沒有怪我,反而祝我幸福,這讓我更愧於 我真的愛我的學生們,最後的那堂課,我 盪的就是這幾句歌詞,說來可能矯情,但 校提出留職停薪的請求時,腦海裡反覆迴 道,一切不容易。」當我向任職多年的學 承擔他們的真心,我只能帶著罪惡感,淚 們都哭得很慘,我如此任性離開,他們卻 「我願意,天涯海角都隨你去;我知

計程車回家,又買了一碗學校對面中餐廳 瞪大了眼表示不可思議,說這已經是附近 鹹,嫌棄地把麵推到一旁,說著這要是在 肉麵讓我當晚餐,我吃了一口,又油又 鐵來JFK機場接我,豪邁地撒錢讓我們搭 台灣早就倒店;我永遠記得他的神情,他 九塊美金(台幣約兩百七十元)一碗的牛 那天他爲了省錢搭了一個多小時的地

> 的,別太浪費了,說著說著就默默把麵吃 難得的高貴美食, 個底朝天。 以後我們可是吃不起

一敲下第一鎚。 現實這記重鎚,就是從那時狠狠在我

算計,彷彿再多算幾次就可以再壓榨出一 兩滴金錢蜜汁 我們都沒有了收入,只好把日子不停

塊錢買個便當打發兩餐,再好一點,走半 己開伙,通常就是吃學校旁邊的餐車,六 園,再走一個小時的路回家;吃飯除了自 螢幕,可以雙手交替扛著螢幕穿過中央公 式燒肉真真是我難以忘懷的美味, 金,來回就是五塊,實在坐不起,於是盡 小時吃個一碗十塊錢的拉麵就很知足;第 可能走路,他爲了買一台便宜的二手電腦 一次坐進餐廳用餐還是堂妹請客,那頓韓 一趟地鐵或公車費用是二點二五美

IIO

突然華麗變身的灰姑娘,能在舞會中恣意 們克勤克儉的小日子裡難得的奢華,像是 舞,也足夠打回原形後回味再三。

是好,後來還好有位好心的櫃檯小姐告訴 問,才終於知道人家說這位醫師兩年前就 在櫃檯前掉下眼淚。 以收我的學生眷屬保險,直到這時,我才 第七層,終於找到那間診所,確定他們可 就要被逼出來,所幸終於在第五棟大樓的 很怕找不到醫生照料我的孩子,眼淚幾乎 還被好幾個警衛當成怪人,我心裡很慌, 哪一棟大樓,只好每一棟每一層都去找, 亮晃晃地照得地面都在反光,我不知道是 以去問問;我大喜過望,走到路口,陽光 我馬路對面聽說有一間華人醫師診所,可 中文的醫師;我真的是愣在那裡不知如何 不在這裡工作了,而他們也沒有其他會說 匹馬去了醫院櫃檯詢問,用破英文東問西 在台灣查到的華人婦產科醫師資訊,單槍 來美時我懷著五個月的身孕,憑藉著

會這麼寂寞。 的將來在努力,我都知道,但我不知道我 在讀書,最早到校最晚離校,他爲了我們 我滿懷衝勁的先生沒日沒夜地拼了命

Frank Sinatra和 Alicia Keys 傳唱的紐

華麗的水泥叢林,便沒 漾,彷彿只要進入這個 約是多麼令人心神盪 有什麼可以阻擋你前

救,卻依然慢慢下沉, 好,總只有我獨守斗 飛也好,霪雨霏霏也 盡的恐懼。窗外大雪紛 的忍耐,是金錢匱乏殆 孤單,是懷孕身體不適 迫,是親友鴻雁飛絕的 的是房間悄無聲息的壓 散,像是將要溺水的 室,烏雲怎麼也驅不 人,即使發瘋似地想求 但陪讀的我,面對

原本屬於我的喧喧嚷嚷,都走了遠了,我 被泥沙和水草緊緊綑住,無法呼吸。那些 想著念著,卻像握不住的沙,只能聽之任

但這還不是潭底。

護理師微微的愀然變色。 生孩子的手指腳趾是否健全,沒有注意到 生下孩子那刻我徹底虛脫,急急問先

查一查。

麼地方沒有發育完全,反覆講著一個詞 房,當時先生不在,醫師說著小孩口腔什 「Cleft Palate」,她無法吸吮,不能用一 幾個小時後醫師一臉凝重地來了病

只能拜託醫師把這個詞寫下來,我再好好 顧等等,哇啦哇啦的,我基本沒有聽懂 般奶瓶喝奶,會需要開刀和很長時間的照

是唇顎裂中的軟顎裂! 醫師走後,我連忙拿起手機查翻譯

哭,很自責我是不是哪裡沒有注意身體, 嗎,我完全不知該怎麼做,誰可以幫幫 爲什麼是她要受這種罪,我能夠照顧好她 ,我的世界瞬間全黑,我在病床上大 霎時用天崩地裂都不足以形容我的崩

美好的人生。 的,不需要自責,孩子還是可以擁有正常 其實這不是太嚴重的疾病,還是可以治癒 個奶瓶試,看看哪個最適合她;她告訴我 奶瓶都在這裡了,她陪我抱著女兒一個一 醫院的所有庫存,各家廠牌的唇顎裂專用 帶著一堆特殊奶瓶過來,告訴我她去翻了 這時天使出現了,這位年長的護理師

的心情,我看著女兒努力喝奶的樣子,終 怎麼可以廢在這裡一事無成? 於能鼓起勇氣面對,她都這麼努力了,我 她的話像是熨斗般燙平了我痛苦皺摺

多所費不貲的專用特殊奶瓶,且一直到她 顎裂的手術治療和照護方式,送了我們很 個醫師和護理師跟我們開會,詳細解釋軟 十個月大動手術之前我都可以隨時向他們 醫院慎重對待我們的女兒,找了十幾

散文組得獎作品

終是踏實許多,原來恐懼是因爲無知,當 問任何問題,我實在是萬分感謝,心裡也 可以依靠,就不那麼害怕了。 知道明天要面對什麼,想著原來有很多人

愛,一定可以度過所有難關。 就是按部就班好好照顧她,她有我們的 多資料,告訴我這就是機率問題,跟我做 怪我,在我只知道哭泣時,他立刻查了許 - 什麼或沒做什麼都沒關係,我們要做的 先生給予我最大的支持,他從來沒有

步步往上游,直到浮出水面,真正被救 陽光,讓我從最深的潭底能夠向著光,一 容,對我們來說卻是照進晦暗水域的璀璨 他們來說可能只是日復一日重複的工作內 我無比感謝當年協助我們的醫護人員,對 長成了活潑愛笑、人緣極佳的明亮孩子。 留下任何後遺症,說話清晰、聽力正常 時間證明,手術極其成功,女兒沒有

我總是記得那個積雪正在融化的春 我們去中國城補貨,他的超大背包裡

> 倒慢慢走就好,轉身再悶頭奮力前進。 學校宿舍,那時我懷著孕,氣喘吁吁遠遠 的地鐵站爬一個長到會懷疑人生的斜坡回 蒸包皇的六個大肉包,要從一百二十五街 菜,我手上提著五塊錢的阿華燒臘便當和 裝著滿滿的冷凍水餃,雙手提著生鮮蔬 下來接過我手上的所有東西,叮嚀我別滑 落後,他其實也很累,袋子的沈重在他手 上刻出了深深的紅痕,但他還是回頭,跑

抬頭看見溫暖的加州陽光,那樣的平凡夫 妻,只是一起狼狽淋過了台北的滂沱大 他們,臉上也是笑。我們只是一對平凡夫 笑;孩子們也快樂地用中英文嘰嘰呱呱地 雨,瑟縮忍過了紐約的簌簌風雪,而終於 聊天吵架,臉上都是笑;我看著我愛的 ,他做著夢寐以求的工作,臉上都是 很多很多年後,我們過上穩定的日

是在那一刻,我覺得真沒有嫁錯人

苦盡,終於甘來。

原來岸上風景如此迷人。家

林雯卿,曾任台灣國中國文老師十二年,一直很喜歡拿著粉筆在黑板東西向擺渡的生活,但因爲愛著一 學教師組語文競賽作文區賽第一、市賽第五名, 個人,所以飛越太平洋落了家 。喜歡寫作,有些心情一旦被寫下,就可以放下。這樣很好 及僑委會全球「徵心想見你」徵文比賽住作



北美洲·文苑

112

貓頭鷹之戀

人聚圖下一次那柔美的神采與深幽的暈影,多少 人愛過你曇花一現的身影。」

的詩〈當你年老〉中間的兩句,美得令我 心跳加速,兩頰暈紅。 這是愛爾蘭詩人威廉·巴特勒·葉慈

轉身自稱貓頭鷹。 會「唔……唔……」的召喚。夜貓子華麗 是智慧的代表,晝伏夜出,清晨和黃昏都 音折射智慧的光芒,希臘神話中,貓頭鷹 戴博士帽,眼戴黑框圓眼鏡,男低音的配 見過書裡和卡通片裡的貓頭鷹,牠總是頭 我在台灣新竹出生,在高雄長大,祇

是整個頭要跟著轉才能看清四周。靈活的 同一個平面,又不像人眼能左右轉動,於 圓又亮,不眨地跟著工人轉,因爲雙眼在 在客廳房樑上俯瞰,警覺的一雙大眼睛又 晨去工地視察,發現有一隻大耳貓頭鷹立 多年前,我家蓋新屋時,先生天天清

> 頭頸可以轉至二百七十度,很不一般。先 生以爲是工頭裝了電眼監視工地。 牠的眼瞼分三層,分別是上中下。上

與下負責閉眼,中則專司清潔眼睛。

裡的樹洞,窩裡有一家子。 同事達和我在天氣溫和時會相約到操 我偶然發現這隻貓頭鷹住在後院叢林

有的是木頭,彼此一見鍾情,就這樣掉入 的雕刻品,有的是水晶,有的是花崗石, 也是如此,看到他書架上滿滿美麗貓頭鷹 爲天使,心臟突突地跳,兩眼發亮,女孩 個基地同事剛剛大學畢業的女兒來訪,驚 歲時,正駐防德國的陸軍基地,邂逅同一 爸是陸軍軍官,每四年調防一次,個性謹 也免不了說到家裡事,他家裡三兄弟,爸 場走路運動,邊走邊聊,既享受日光浴, 方就會買一隻貓頭鷹做紀念,當他三十六 小慎微,因此一直未婚,他每到一個新地

愛河。三個月後,他們結婚了

戀?那是很難維持耶。」 我驚訝地問達:「你的父母是異地

滿,調回美國,於是婚後定居維州馬克林 在家做家庭主婦,一天也沒做過事。」 鎭,三個兒子先後來到人間,我媽就專心 達笑著說:「不是,我爸剛好四年期 太陽越來越猛,我建議走回辦公室,

鷹瞬間沒了蹤影。 著桌上一堆待辦公文,一頭栽進去,貓頭 腦海裡徘徊,就已經各自回到辦公室,看 併一步跳華爾茲,這段貓頭鷹之戀還在我 看,空氣中飄著生氣盎然的雀躍,我兩步 路旁的杜鵑花盛開,紅艷艷一片,煞是好

賞鳥。我問他:「你父親調防時,你們也 平常也是看鳥族,周末喜歡獨自爬山看鳥 相約下午三點半走路運動,達很懂鳥類, 隔了一星期,我們趕完工作項目,又

嗎?」他說:「我們兄弟間也會討論他們 爸每一個月飛回來休假三天看我們。」 跟著搬家嗎?」他說: 鷹,冬天時飛去東南方,春天時才飛回 貓頭鷹等等。我家後院住的就是穀倉貓頭 鷹、東部魚鷹、大角貓頭鷹、條紋貓頭 貓頭鷹是哪幾種?」我興奮地搶答:「這 然轉了話題:「你知道美國東部最常見的 會不會離婚,因爲這樣不太正常。」他突 我說:「那麼他們聚少離多不影響婚姻 、北方鋸齒貓頭鷹、長耳貓頭鷹、短耳 ,我知道,共有七種,包括穀倉貓頭 「我們不搬,爸

達和我彼此之間的交集只有貓頭鷹,

彼此談的最多也是貓頭鷹。

筝,翱翔於藍天白雲間的空軍健兒,悠游 書生,特別儒雅倜儻;飛翔時像一枚風 像石膏雕像,也像京戲裡滿腹經綸的白面 分,雙翼展開時達九十五公分寬。靜立時 頭部和背部則爲棕色,此鳥高約三十五公 心形面孔呈白色,胸部和腹部也是雪白, 我鍾情穀倉貓頭鷹,牠有黃色眼睛,

,地上的人和動物都聽不見牠正靠近, 貓頭鷹有千里眼和順風耳,飛行無

> 物體,聽到弦外之音。 捕食的天性,和穿透黑夜的千里眼帶給牠 著一些神話或宇宙之外的東西,牠那黑夜 自信與靈感,就像作家眼睛,能看透普通 一夏能捕捉一千多隻小動物。牠通常象徵

樹枝上有獨鳥,有雙鳥,背景是黑白松針 中國畫家林風眠畫很多白臉貓頭鷹,

靜心、養心、美心。貓頭鷹儼 閉一隻眼,充滿畫趣,歐洲畫 或繽紛多彩的海棠或木荷。黃 然是畫家的寵兒! 頭鷹做模特兒。在這紛亂的時 家畢加索還在家裡豢養一隻貓 永玉畫的貓頭鷹則是睜一隻眼 代,也許只有學貓頭鷹,才能 貓頭鷹也被做成巧克力

像透了愛情。 隱地滲出痛苦與愉悅的兩面, 蜜的夢,迴旋等待和思念,隱 糖,一咬苦苦的滋味,卻像甜 「你父母吵架嗎?」他說: 時隔多月,我又問了達:

以沒有。後來他以陸軍上校退 伍之後,酗酒,酒醉後會發酒 「之前我爸只是周末回家,所

> 受他的暴力,我媽勸我爸,勸來勸去就吵 瘋,罵人、打人,我媽和我們小孩子要承 了起來,周而復始。」

道的紅土,想從那裡面看出端倪。光影中 沉浮七彩色澤,彷佛孟德爾松《風之歌》 安,他仰望藍寶石般的天空,我低頭看跑 達的臉色像灰色大樓的外觀,晦暗不



斷綿延伸展,我每晚睡覺前低聲請求: 的童年,音符和旋律擁抱在人生道路上不 大提琴和鋼琴的翩然起舞,依稀看見自己 「貓頭鷹,晚安,請來夢裡。」從臺北來

到馬里蘭州,終於跟兒時夢裡的貓頭鷹邂

意外了,這是她夢想的好日子,竟美夢成 美的飯菜,然後爸爸清理廚房。媽媽說太 爸爸把事先做好的晚餐端出來,吃一頓美 轉,爸爸早晚接送媽媽上下班,回到家, 正小孩子都上大學了,這樣一來,情況好 對爸爸不仁不義。我媽決定出去上班,反 做兒子的都勸她離婚,但是媽說離婚收場 氣不安,容易動怒,我們要包容他,我們 逅,沉默一陣的達嘆了一口氣,接著說: 「我媽說爸爸有創傷後置症候群,因此脾

譽,死後埋骨於阿靈頓公墓,與甘迺迪總 有功,後來獲頒紫色勛章和軍官最高榮 罔效而謝世,他因爲在二戰諾曼底登陸時 達的爸爸因爲酗酒,得了肝癌,藥石

貓頭鷹的形象,而後者是死亡的象徵。博 只有死亡方能救贖。他的畫作中經常出現 爲人類的自私、殘暴、貪婪、無知,恐怕 我想起荷蘭畫家希羅尼穆斯·博斯認

> 星看顧地上的妻子和兒孫。 症候群所帶來的肉體痛苦,化成天上的星 中。達的父親終於藉著死亡解脫創傷後置 就有貓頭鷹高掛空

給了三兄弟滴酒不沾的智慧。 婚生子。可貴的是上蒼很公平,父親之痛 們,舐犢之情溢於言表,但是酗酒爸爸還 孩子無法健康地成長。」達媽媽很愛他 心理學家皮爾瑞博士說:「缺乏愛的 小心靈,只有老二勇敢果斷,結

已去天堂十載。照片中她美麗動人,兩眼 照,今年芳齡九十九,跟家父同庚,家父 給我留念。之後,就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餐,打掃清理。她不時撫摸收藏的貓頭 清澈有神,兩頰隱隱透出蘋果紅,彎彎的 封城,僅靠電郵連絡,他電郵給我其母玉 兩隻貓頭鷹,分別是水晶和石雕製品,送 嘴角含著淺笑。她獨居於一座三房兩廳平 達二〇一九年退休時,跟他母親要了 白天有小時傭工來幫忙梳洗,做三

> 容,心生安慰,視如珍寶。二哥住外地, 最愛說的是當年的一見鍾情和現在的一往 哥輪流去陪母親,聽她訴說所有的故事 逢年過節全家飛來團聚。 情深,孩子們流露出的孺慕之情讓媽媽動

終會覓得相聚。 住了臉。」達爸爸的愛情躲在繁星之間, 去,又怎樣步上群山,怎樣在繁星之間藏 達媽媽心有靈犀,撥開千千迷障,我相信 都是美麗的珍珠,溫潤如玉。我想起了 的歲月,而我認爲女人點滴串成一生愛情 〈當你年老〉的最後兩句「愛情是怎樣逝 沈從文說十五至二十歲的女孩是最美

耳低誦地址。多 家做客。我噗哧一笑,遙望後院,朝順風 後院那家南飛貓頭鷹回來了,又溫柔地 頭鷹轉達他母親家地址,請貓頭鷹飛去她 唔……唔……」,他幽默地回函,請向貓 昨日,我在電郵中告訴達,

佳壁報獎。曾任華府國建會副會長、華府作協會長,現任北美華文作協秘書長。得過「華文著述獎」 授,擁有科研專利和英文專著,曾獲美陸軍部科研獎、國防部女科學家楷模獎、研究院最佳科研獎, 龔則韞,祖籍福建晉江,臺灣出生,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博士,生物醫學專業,現任大學研究員和教 《約會》短篇小說集、《芳華路上》散文集共八本 報小說二等獎」、「美國詩社圖書館編輯獎」、「漢新文學獎」 最

散文組 佳作

丁的精神

柳鍾英 | 文 (寄自南加州)

段銘心刻骨的心路歷程

思,他就吃力地咿咿啊啊,比手劃腳,然 有任何問題。 便他講得不清楚,在家裡也從沒懷疑過他 慢,我們一般也都曉得他想要說什麼,即 起初以爲「中中」只是在雙語之間學習稍 文,而我大部分時間也習慣性地講英文。 雙語家庭,先生只講英文,褓姆只講中 後嗓門越來越大,情緒變得緊張。我們是 每當他無法清楚地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意 他還是口齒不清,不能說出完整的句子。 嗓門大,體力充沛。奇怪的是到了四歲, 我的大兒子「中中」,從小就好動,

聽話的 上幼稚園的時候,學校老師說他是不 「壞小孩」,時常處罰他。美國人

> 的成長旅程。 期間,假以時日將慢慢地達到平衡。接下 這是少有的現象,理論上,在孩子的發育 個「壞小孩」。於是我帶他去做了各種心 個角落,不許出聲,也不許動。對於一個 所謂的「處罰」,通常都是把小孩放到一 度不平衡,與一般小孩不一樣。測驗師說 智測驗,才發覺他的大腦與小腦成長的速 清楚「中中」也許是調皮,但絕對不是一 有好動症的小孩,他當然不能做到。我很 「中中」開始步入他的艱苦克服障礙

家庭教育是正面的,相對於姐姐和弟弟 慢開始可以說出完整的句子。隨著年齡的 的學習障礙越來越明顯。我們給孩子們的 成長,學業的難度也跟著增加, 經過兩年半的言語治療,「中中」慢

> 是小孩子都是超敏感的, 知道他和別的小孩不一樣。 「中中」下意識

最棒的孩子」。每天放學後,「中中」總 母的,看在眼裡,疼在心裡,只能不斷地 獎狀,他都會悄悄地躲起來掉眼淚。做父 眼睜睜地看著姐姐和弟弟拿到成績優良的 功課的孩子。他從不抱怨,只是默默地努 是第一個開始寫作業,也是最後一個寫完 力以赴,問心無愧,能夠做到這些,就是 給他鼓勵,再勉勵。我一向和孩子們強調 一個原則:「不管做什麼事,都一定要全 雖然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是每學期

去溜冰,他興奮極了,穿上溜冰鞋就滑了 出他有不屈不撓的毅力。我們第一次帶他 。然而,才溜了兩步就跌

北美洲:文苑

116

鐵甲武士的精神

跌倒後又爬起來,繼續往前衝。有抱怨,沒有害怕,只有一股勁地溜著,溜過去。整個下午都如此,他沒有哭,沒棄,反而更大膽地站起來,往人多的地方

卷的時間。在「中中」的成長過程中,我們絞盡格的時間。

家裡幫他複習功課。

在家裡我們請了家教,幫他補習功 要,這些可能是身心壓力導致的焦慮症 所來勉強通過的成績,開始慢慢下 所來勉強通過的成績,開始慢慢下 所來勉強通過的成績,開始慢慢下 無。即便如此,到了初中,學業越來越 對作,都要重複很多次,滿頭大汗,狀極 對作,都要重複很多次,滿頭大汗,狀極

子,除了帶他去看心理治療師,我和先生在家休息,消除來自學校的壓力。那一陣我和先生立刻爲他辦理退學,先讓他

學習,升上高中,我們也照常請家教,來夠拿到學分。就這樣地,「中中」靠勉力好,美國有很好的家庭—學校教學系統,好,美國有很好的家庭—學校教學系統,好,美國有很好的家庭—學校教學系統,好與進度自己學習,雖然比較慢,還種強迫」。就這樣地,「中中」靠勉力齡。這種與實力。就這樣地,「中中」靠勉力齡。這

一下。他打赤膊轉過身來,我們看到他的 情後,大吃一驚,發現脊椎有一個 S型的 背後,大吃一驚,發現脊椎有一個 S型的 大彎曲,甚至在腰椎也有一小段凸隆;再 轉身看前面,兩邊的肋骨,一邊凸,一邊 四,我們簡直嚇壞了。

真能忍,接著馬上帶他去看骨科醫師,不著覺,卻一直忍著。天啊!這個兒子還嗎」?這時他才說出全身時常痛,害他睡寬鬆的T恤或大夾克。我驚訝地問他:我們也就沒有看到他打赤膊過,總是穿著我們也就沒有看到他打赤膊過,總是穿著

X光片顯示:嚴重的脊柱側彎症。然後 X光片顯示:嚴重的脊柱側彎症。然後 專科醫生,他們都建議需要做脊柱融合手 轉現象要及早矯治,否則將來可能有生命 危險。作爲母親的,聽到這個「少許的可 危險。作爲母親的,聽到這個「少許的可 危險。作爲母親的,聽到這個「少許的可

定。

經過一番分析評估,我的第六感告訴我,不能讓我兒子接受這麼重大的脊椎手達雖案例也會帶來後遺症。孩子在成長過這些案例也會帶來後遺症。孩子在成長過這些案例也會帶來後遺症。孩子在成長過一種中,脊椎也會長,放在裡面的鋼釘稍有程中,脊椎也會長,放在裡面的鋼釘稍有已。無論如何,我無法讓我兒子去承擔任可手術的風險,我決定不讓他開刀,而是尋找其他的醫治方法,先生也支持我的決章找其他的醫治方法,先生也支持我的決章找其他的醫治方法,先生也支持我的決章找其他的醫治方法,先生也支持我的決章。

嘗試所有的治療方法,都是治標不治本,治療,真是難爲他了。經過一年的摸索,強的孩子,明明感到不舒服,但他從不抱強的孩子,明明感到不舒服,但他從不抱強。他一方面挺住病痛學習,一個韌性很天裡都在做治療。「中中」是一個韌性很

最多是讓他暫時緩解而已。

不要再浪費時間和金錢了。

爲「中中」治療的醫師,既是西醫,

整輔,對國門有國際,有一天,她拿

一張紙坐下來和我商談:「我幫你兒子

了一張紙坐下來和我商談:「我幫你兒子

了一張紙坐下來和我商談:「我幫你兒子

之稱和地址,全國只有兩家,東西岸各一

《大學學師,醫德非常好。有一天,她拿

在稱和地址,全國只有兩家,東西岸各一

《大學學師,醫德非常好。有一天,她拿

一週後,我帶著「中中」飛到北加州 去看門診,又做了核磁共振掃描,發現情 疾育柱側彎的診所是兩位醫師兄弟合開 療育柱側彎的診所是兩位醫師兄弟合開 療育柱側彎的診所是兩位醫師兄弟合開 療育柱側彎的診所是兩位醫師兄弟合開 療育柱側彎的診所是兩位醫師兄弟合開 療育柱側彎的診所是兩位醫師兄弟合開 方療,每個病人都要個別特製一套物理治 治療,每個病人都要個別特製一套物理治 治療,每個病人都要個別特製一套 計。

程。這些器材看起來,好像是古代的刑星期是受訓,學習如何操作器材和進行療個星期爲兒子量身打造復健器材,後兩個獨上與爲兒子量身打造復健器材,後兩個

隨著時間的過去,「中中」希望將自己鍛強、開了八個小時的車回到南加州家裡。村,開了八個小時的車回到診所報到,歷時一分。每三個月要回到診所報到,歷時一時,一時期近天面,一個月後,我們開始長期抗戰,全家人都參與「中我們開始長期抗戰,全家人都參與「中我們開始長期抗戰,全家人都參與「中我們開始長期抗戰,全家人都參與「中我們開始長期抗戰,全家人都參與「中我們開始長期抗戰,全家人都參與「中我們開始長期抗戰,全家人都參與「中我們開始長期抗戰,全家人都參與「中我們開始長期,與

鍊到李小龍一般健壯

後。

於宋容易,一年後他終於戰勝病痛的預之一年,醫師確認「中中」的骨骼發育了一年,醫師確認「中中」的骨骼發育已經完全成熟,脊椎矯正也達到最高的改果,最糟的弧度已從六十九度改善到效果,最糟的弧度已從六十九度改善到高中文憑,接著他憑自己復健新層,

格。這就是我深愛的兒子,以他爲榮。器士」,不氣餒,不認輸,塑造了強韌的性不會忘記自己曾經是個英勇的「鐵甲武今年「中中」剛滿二十歲,他應該

並不重要,只希望從中激勵我,珍惜傳統的文化,不要忘本。 纜能表達自己最真實的情感和思想。第一次參加華人的文學競賽,這對個人而言是一個挑戰,得獎與否意放棄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失去了根,故不忘努力學習中文,近年也開始嘗試寫作。我認爲惟有中文意放棄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失去了根,故不忘努力學習中文,近年也開始嘗試寫作。我認爲惟有中文柳鍾英(Joannie Liu),祖籍江西,一九六六年出生於一個空軍家庭,十歲來美國生活,畢業於加州柳鍾英(Joannie Liu),祖籍江西,一九六六年出生於一個空軍家庭,十歲來美國生活,畢業於加州

作 作 者於

散文組 佳作

鬍鬚之隨想

楊超一文 (寄自南加州)

它跟張愛玲的某個「虱子」一樣,要「造 切,對它忽略不計。但如鯁在喉,我覺得 然拖了一個星期。盡管我忙著其它的一 被我忽略,刮的頻率也越來越低,這次竟 角」的頭髮被我重視,「次角」的鬍鬚卻 樣。但,和大部分「直男」一樣,「主 的「煩惱絲」,每次效果都不錯,有模有 的配合,我用一把牙剪自我修理著自己 (中) 物、用品,鮮有機會外出,理髮這 中) 按居家十個月,除了購置必須的食 「理髮師」的經驗,加上「鏡子」助手 「生命」之物都不可小覷,時間長了,它 ,自然因爲「不急」而被忽略,但凡具 「茁壯成長」。憑著五十多年的業餘

對著鏡子正要提刀刮臉的那一刻,忽然突 日免不了要留影。我剛將頭髮料理妥當, 忙碌中,本人的「大壽」將至,過生

> 理,我不妨也「特立獨行」一回? 發奇想:「留鬍鬚?」 人,半生中規中矩。既然這時代不講道 我是個太過「靠譜」與「低調」的

親滯留故國未歸之機,嘗試做個「美髯 鬚,是不想在母親面前扮老。此次乘母 少。我要嘗試做一回「不一樣的」自己? 「大叔」留鬍鬚的不多,蓄得好看的更 我是個還算孝順的人。以前理髮不蓄 且我還是個完美主義者。「男神」或

嗯,決心定!

我手中的「玩具」:就是那時,我學會 仔」中的「釣魚翁」,還像小人書裡的 出記憶:先是唇上一道,漸漸有了下巴 的,最後長成了花白的一絡,像「石灣公 「太上老君」。爺爺的鬍鬚曾是「頑童」 童年時,爺爺「開始蓄鬚」的過程湧

> 「像個小囡,這麼聰明伶俐!」 「編辮子」。爺爺不但沒生氣,還誇我

應該是我童年所受的「傳統人文教育」之 路英雄的鬍鬚越來越感興趣,大人們也越 來越多地給我普及「鬍鬚的代表意義」, 我半半拉拉開始「看圖識字」,對上面各 我的畫書越來越多,成了「連環」,

臉頰稱鬢,唇上曰髭,唇下爲鬚;有的 叫「一線掛天」,有的顯得人「仙風道 各類「煩惱絲」的稱呼:頭頂是髮,

流倜儻的蓋世英雄。 美觀,更呈現出威嚴,是個威而不怒,風 「撫鬚讀春秋圖」。那把五綹長鬚,不僅 首當其沖的是「男神」關公,他的

樣,他讓我學會了一個詞「鬍子拉茬」。 但孩童我不喜歡李逵粗魯蠻橫的模

的笑容頗帶著「幾分狡黠」;我看不慣希 神仙呂洞賓的「鯰魚鬚」細長縷縷,讓他 的,卻是滑稽可笑。 別林的風格,想要的是「威風」,顯現 特勒的「板刷鬍」,覺得他「抄襲」了卓

利落」的形象展示在外。我唯一記得的 絲」(如果鬍鬚也算「髮」),以「乾脆 拾的「光鮮利落」。 用爺爺的那把剃刀,毫不留情地將自己收 是,即使在父親最倒霉的日子裡,他依然 可能爺爺的剃刀讓他更容易斬斷「煩惱 臥室,每天將他的臉修理得光光鮮鮮的, 父親把爺爺的這套「裝具」放到了自己的 疼我的那個人,走了。」我失去了依傍。 我二十歲時,爺爺去世,「世界上最

髮套裝,可惜在我出國的時候留在家裡 時代的刀片都可以替換上去,是個萬能理 從未留鬚。奇怪,爺爺的刮鬍刀具,什麼 習慣,接替了那套「裝具」,修整自己, 可能因爲這個原因,我沿襲了父親的

剃鬚刀」也罷,但從來沒有在心裡留駐, 在眼睛裡長住,舊了就換, 「十六向靈活旋轉頭」也罷,「紮菲羅銥 後來用過各種各樣的高級剃鬚工具, 鬍鬚也跟頭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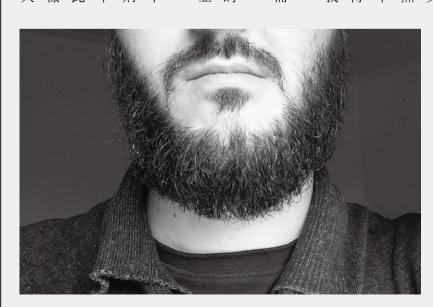
一樣,一律被我看作「煩惱絲」,格殺勿

些「蓋世英雄」,看一看留了鬍鬚自己有 都「躺平」了。我怎可憋在家裡無所事 事,碌碌無爲,何妨學一學我小時候的那 「Yeah—」 「神仙範兒」不?我對著鏡子自己說了個 但此次,疫情常駐,煩惱不斷,大家

呢?就呈現出一副「江湖落魄」模樣, 還會長出濃密的鬚髮,也許沒被摩捋,不 捏住,相當紮手;從鬢角往下到腮邊竟然 怎麼看怎麼刺眼,害得我差點「半途而 了「難梳頭髮綜合症」,糾結成一團。我 知該往哪裡舒展,「迷失了方向」,像得 才兩周,我的鬍鬚已長到讓我用指尖

的亂草。此種「落拓不羈」的頹廢相,不 樣成績有高有低,每根鬚毛的生長速度不 髭鬚已長成牙刷狀,蓋住上唇,但它們並 保持清新潤澤、剛勁康健。現在看來 生從未有「不修邊幅」,永遠像父親一樣 同,我的鬍鬚也就參差不齊,成了無規則 不「齊頭並進」,反而像一個班的同學一 正是我一直要避免,一直在唾棄的?我此 「堅持就是勝利」。一個月後,我的

> 兒」,許多天不理鬍鬚,他糾結的長髭鬚 了」以後,福樓拜的嘴裡帶著「砒霜味 仲馬的八字鬍了?聽說包法利夫人「死 淨,只留髭鬚,不就有了歐·亨利,或小 手捂住下巴,琢磨著要不要把下巴弄乾 的一生都是「修剪出來的」。此時,我用 總是與嘴爭吃、沾湯帶水,細菌曾經跟他 心愛的愛瑪一樣滋生蔓延,病入膏肓。



北美洲·文苑

120

說,但他好像說過:「……盡可能多寫一 我記得契訶夫雖然喜歡「剪斷」的短篇小 地」,內容越來越豐富:下巴的鬍鬚越發 頭爲止。」 些!寫……寫……寫……一直到寫斷手指 膀,寫作時我竟然體味到了一種「駕馭 嘴唇隆起,我的整張臉輪廓更清晰,有了 來,它們往中間靠攏,形成錐狀,順滑 「沉著」的氣度。捋著鬍鬚展開想象的翅 -垂的鬍鬚巧妙地將我的臉拉長,讓我的 兩個月後,我的臉上成了 有「凝思可捋」的感覺。幾天下 - 「牽動三千絲,才思如泉湧」。 「風水寶

它會卷曲、會纏繞,會不雅觀。但我是 至少也是蕭伯納。我,更像是誰呢? 估計再蓄上七八個月,便可成了海明威, 感,似乎還多了一抹內斂的男性魅力,我 片,邊界清晰,不枝不蔓,非但沒有齷齪 **鬢角,下沿面頰依次鋪展,與鬍鬚連成一** 端詳著鏡子裡的自己,我看到絡腮鬍上及 誰?勤奮的人,捋鬚如寫作,勤耕不輟。 見風範」,因常捋而有了服帖感。當然, 加變得柔軟起來,從「初具規模」到「頗 三個月下來,我的鬍鬚隨著長度的增

但很快,我發現料理鬍鬚一點不比女

多,吃食喝水甚至呼吸,都會惹著這群 需要經常清洗,其頻繁程度比頭髮要高得 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特別是它 展。我知道鬍鬚也需要「藝術造型」,那 然就會玩「迷失」,不知道該往哪裡伸 要,鬍鬚跟人一樣,需要啓蒙,引導,不 這些「異端小精靈」,將其「要生存,要 子上面竟然也會有些零星的鬍渣「冒出 生長」消滅在萌芽狀態。梳理,也很重 士的髮型設計輕鬆。腮頰和下巴外 ,要「存在感」。最遲兩天就得關注 ,前脖

欣賞,喜歡神仙貌,或英雄範兒才留起來 留鬍鬚的歷史,到底是因爲有了受眾 我開始懷疑,這不是在自討苦吃嗎?

了煩惱,也多了靈感似的。



生活將是一片空白。」好像多了毛髮就多 其修短,並在鬍稍兩側略作修剪,以保持 喻說:「留鬍鬚是多麼光榮啊!我已經將 貌,當然,亦可以「自勉」。狄更斯就隱 牢」的小「青皮」讓她們失望太多嗎? 呢?有人說是因爲女人。有些女孩說,最 爲人耍頹廢,放蕩不羈,事實上是「懶」 的,還是因爲古代缺乏理髮工具,還是因 造型。它們看起來非常迷人,沒有鬍鬚, 傲人蓄鬚。我無必要因「知己」而改變容 喜歡的男神是「睿智,幽默、聰明,最好 古有「士爲知己者死」,有爲美、爲 。是因爲「嘴上沒毛,辦事不

的建議,蓄起鬍鬚,結果就當上了總統。 間,接受了十一歲小女生格蕾絲: 時。據說臉頰削瘦的林肯在競選總統期 現鬍鬚可以保暖,故「絡腮鬍」風靡一 得不被衣帽所替代,直到十九世紀中葉, 失去了大部分的體髮,僅存的多集中在頭 鬍鬚的魅力,真有那麼大嗎? 歐洲大陸的克裡米爾戰爭中,英國士兵發 上,毛髮的禦寒、防護功能全部喪失,不 代表「文明」呢?從猿猴進化到人,我們 人類歷程中,髮多與髮少,哪個更能

動過兩場戰爭,但終大敗而歸。這是真 給了英王亨利二世。法王欲奪回領地,發 七世剃去鬍鬚而離婚,帶著家族的領地嫁 因此而起。法國王后艾麗諾不滿法王路易 史載。據說八百多年前「英法戰爭」,就 真的,成也鬍鬚,敗也鬍鬚,這確有

厚 表現上的張大千,就證明你「文化內涵深 行舊禮,搞得自己像一個形式上的屈原, 模仿。試問,你花時間、金錢,穿古裝、 的大鬍子在後。眾人卻本末倒置,熱衷於 技法。他的仙風飄逸的畫在先,那把飄逸 雖擅臨摹,但最終憑的是獨特的潑墨潑彩 立化,於是就去研究「蓄鬚史」。張大千 沒個性的模仿,想把「留鬍鬚」的行爲獨 生活的品味,更是個性的體現。我不喜歡 不少人眼裡,蓄鬚不僅是樂趣,亦是

人視野去看,留鬍鬚屬個人愛好,跟文化 無論如何,從我們「做減法」的現代

代,蓄鬍鬚很有可能成爲時尚熱點。生物 心理學家奈吉爾・巴伯爾對一八四二年至 一九七一年間 當然,在經濟繁榮人們追求時尚的時 「鬍鬚時尙潮流與婚姻市場

> 是「無聊的人」,甚至是「流浪漢」。 男性地位高於女性時鬍鬚就會變得流行起 時代,「美髯公」在現在的街上會被看作 來。我們可以推而廣之。如今是經濟蕭條 上的男女比例的關係」作過研究,顯示

禦,他們迅速摒棄了這種習慣。 發現在使用防毒面具時,蓄鬍鬚影響防 規定員工不可以留鬍鬚。二戰中,士兵也 自由頹廢主義者的象徵。甚至有公司明文 性剃腿毛)的難度。在吉列公司的推廣 鬚刀」大大簡化了男性剃鬚(當然也有女 中,蓄鬍鬚是邋遢、不整潔,下層勞工、 鬍鬚風潮最後一次的掙扎,是上世紀 工業時代時,吉列發明的「一次性剃

當做「落伍」的標識了。 運動」很快被「女性主義浪潮」所取代。 戰浪潮。蓄鬍鬚橫意流行起來,但「反戰 別說男的留鬍鬚,就連女的留長髮,也被 七十年代初的美國嬉皮士運動和歐洲的反

> 思泉湧,筆耕不斷。短短幾個月,我一氣 鬍,也增加了本人的情趣,借此促自己文 弄草之餘,「對鏡貼花黃」,凝視絡腮 情的一波高峰,「宅家守舍」,還是我個 本亦在進行中。正是,鬚蓄有意,書成有 呵成就完成了一部十二萬字的新作,英譯 人唯一無奈的選擇。盡管生活平淡,蒔花 美國的嚴冬到了,我們迎來了新冠疫

在! 的是:我就是我,絕不喬裝成別人。我問 無老」,自信的人永遠是年輕。所能堅守 間。雖已到隨心所欲之年,篤信「好學者 鏡子,爲何要把自己扮老?何況家慈健 「只除鬚鬢改,何處不依然。」尚在猶豫 時近新歲,鬍鬚的去留讓我躊躇

續緣吧!多 暫別了,鬍鬚,等我到九十九歲,**再**

等。散見於海内、外主要華文報章雜誌:《北京文學》、《中學生閱讀》 主要作品:散文集:《我認識的美國人》《好萊塢紀實》(中國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兒童小説: 楊超,祖籍廣東中山。僑居美國洛杉磯三十七年。喜爱中、英文閱讀與寫作,北美中文作家協會會員 《十六個紅雞蛋》、《爺爺的米湯》、《戈壁·石·風》、《尋·古·香》 《巴頓和他的朋友》(中國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單篇作品:《燒高香》、《炮仗花》、《成爲被告》 、《世界日報》 、《世界華人作家》、《僑 《天上涼都》、《梨蘋果》

鍾一

萍

文

言。孟子曾言作戰成功的三項元素「天 文和中文將會是未來世界的兩種強勢語

未來的希望

希望鼓勵華裔移民盡力承傳中華文化。 這正是我們設立高中組徵文比賽的初衷, 起,也可以看出學生家長們的費心教導, 學習中文,用流利中文寫作,非常了不 在科學比賽中得獎的優秀學子們,能兼顧 語的社會環境,勤學於英語主導的學校, 的用心和努力。這些孩子生活在非中文母 ╎【章應徵,每篇文章都可看出孩子們│(□)次徵文比賽高中組,一共有六篇文 不僅積極參與學校各項課外活動,還屢屢 一共有六篇文

後評審委員們一致認爲作品還有努力的空 望看到作者內心對事物的看法和情感。最 議中,更是討論熱烈,逐字逐句評議,委 員都把每篇文章讀了又讀,在最後決選會 員們除了希望選出文筆流利的文章,也期 因此遺憾決定此次比賽第一名從缺。 雖然總共只有六篇文稿,每位評審委

孩子在寫作內容和結構上有巧思創見。 齡程度的中文寫作能力,也希望看到年輕 第二名得獎作品〈年輕的孩子〉 在評審中,我們除了評選符合孩子年

> 同齡孩子輕易閱讀瞭解。 神,言語生動活潑有趣,敘述方式獨特創 獨具匠心地用細微觀察的現實生活例子, 新,這篇文章的文詞和內容,可以讓其他 巧妙表達出美國獨立自主和研發創新的精 十六歲年齡描繪自己所瞭解的美國文化

思,深得遊記寫作技巧的精髓。 程度的散文作品,描繪旅遊景色細膩,內 是一篇思想比較成熟但仍符合十七歲年齡 容轉折起伏適宜,懂得以景興情,以情引

是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語言,明顯的,英 勵,用簡單樸實的中文表達,值得嘉勉。 搜集資料,詳讀名人傳記,精心自審自 雄〉,顯示作者有研究探索的精神,廣泛 眾所周知,英文是世界語言,而中文



有興趣,常以筆名「萍萍」投稿並刊登於北美世界日報副刊和小説版,曾出版散文 業,留學美國,得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航太工程博士。雖爲專業工程師,卻對寫作極 鍾一萍,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會員及候補理事,臺灣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系畢 集《播種者》。此次文苑文學獎比賽,與其他五位協會會員,共同參與高中組徵文

更美好。多

上「勤儉持家」的中國美德,讓未來世界

「正向思考,樂善好施」的美國精神,加

更期待,諸多〈年輕的孩子〉,能以

第三名得獎作品〈麥田裡的遐想〉

要一步一步地努力,從小事做起,我就可

我們希望以後可以讀到更多年輕朋

督促,自己的意願才是最大的驅動力,誠 世界的前端。學習中文,除了父母的不懈

如〈吳健雄:我心中的英雄〉所說:「只

利」與「人和」之便,現在更要攫取「天 能在家庭裡另外學習中文,已具備有「地 女,幸運能在社會環境中練習英文,又 時、地利、人和」,生活於北美的華裔子

時」,早早學習中文儲備,以便日後走在

佳作獎作品〈吳健雄:我心中的英

的眼睛,更來自我們的心裡。」

想〉所言:「自由和美不僅僅來自於我們 裡和心裡的自由與美」,如〈麥田裡的遐 友,以幽默和優美的文筆,描述「你們眼

戴以安一文 (寄自南加州爾灣)

年輕的孩子

高中組第二名

的世界,和五六十歲的老頭子打交道了。 友在上學、玩耍時,美國已經融入了成人 萬分,也常讓我感到迷茫。當我和別的朋 個年輕的孩子。他很有趣,經常讓我驚喜 **大**有一位好朋友名叫「美國」,在英 我有一位好朋友名叫「美國」,他的

別人。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做家事、幫父 考,大家都很喜歡他。 也都是甜言蜜語,思想方面總是正向思 同學們都誇他講究實際。他很愛笑,說話 理。院子裡澆水的水管也自己設計安裝, 碗機壞了,自己到家庭建材行買零件來修 工,賺一些零花錢。他很能幹,家裡的大 母除草,幫鄰居們遛狗,甚至去超市打 個性很特別,非常獨立進取,不喜歡依賴 小事情都自己動手解決,例如:冰箱或洗

小的時候就跑到超市觀察生意,看到香噴 我有一位好朋友名叫「美國」,他很

> 學。所以吸引了許多優秀的年輕人來常 果窮人有上進心,他不收錢還資助他讀大 都可以到他家作客,窮人來他家長住。他 倒履相迎,歡迎全世界的人不論貧富貴賤 讓全世界都能分享。他非常喜歡交朋友, 眾樂樂,乾脆在聞名遐邇的好萊塢拍片, 搖滾專輯。他很喜歡看電影,獨樂樂不如 熱狗。他參加了古典音樂會,馬上就推出 子越住越大。 住,同時吸收了很多嶄新的知識,讓他擁 不但不收錢,每個月還給他們買伙食。如 噴熱騰騰的香腸,隔天就販賣自己改良的 有尖端科技和武器,變得越來越有錢,房

爲他還只是很有正義感的少年,突然擁有 我有一位好朋友名叫「美國」,正因

> 些朋友兩肋插刀,打抱不平,結果給自己 累的情況下,卻總是想要幫助別人,爲這 出要向我借錢,讓我大吃一驚。初生之犢 爲出。我記得有一次去他家時,他跟我說 帶來了一大堆麻煩。 不畏虎,在自己還沒有踏穩腳步,負債累 好,不用怕浪費水和電。沒過多久,卻提 吃完的碗不用洗,直接放入洗碗機裡面就 了很多錢,沒有節儉的習慣,不懂得量入

希望你們有一天也有機會碰到這個有趣的 習,汲取教訓,不停地進步。當然,他光 友「美國」每天都在不斷的從失敗中學 榮的時刻也讓大家引以爲榮,值得崇拜。 人,要是認識的話,一定要告訴我喔!>>>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我的好朋

鼓勵我接觸華人的文化和說流利中文。我喜歡發表文章來描述生活上的點滴,還有分享知識。我的文章 戴以安,十六歲,出生並成長於南加州,爾灣Beckman高中十一年級的學生。我的父母來自台灣,經常 常見刊登於世界日報副刊及兒童版。對科學方面的議題有濃厚興趣,連續多年得到加州科學展第一名, 辨過數次國際生物競賽。 也是生物奧林匹亞得獎者,及進入國際科學展準決賽。在校積極推廣生物科學,創立生物學科社團,舉 主持過三次美國生物競賽研討講座,有數千人參加

高中組 第三名

麥 田 裡的遐想

在寂寞當中了。 孤獨。此時此刻,世間萬物彷彿都已沉睡 過的湖水看上去都是那麼的淒涼,那麼的 著大地。大霧將遠處的高山淹沒,就連經 - 天空就像鋪滿灰塵的窗簾一般籠罩 隨著汽車嘈雜的發動機聲,陰沉的

第一次來到猶他州。 因爲熾熱的溫度而扭曲的氣流。這是我們 火焰般的顏色。仔細觀察還能看到空氣中 是發黃的枯樹和乾燥的沙土,彷彿要上演 是乾燥、潮濕、悶熱。一眼望去,鄉間全 來到了猶他州。夏天的猶他州簡單來說就 場西部牛仔的鬥毆。遠處的一座座山有 去年暑假我們家庭自駕遊,我與父母

都是一道道沙漠黃土的痕跡。 地立在十字路口中央,就連周圍的馬路上 汽車駛進了市中心,我們走到了馬路 一座傳統好萊塢風格的電影院孤獨

乾燥氣候。在這不熟悉的環境中,我的皮 得直冒火。可是,也正是在這個炎熱的地 膚因爲風中的沙土而變得粗糙,喉嚨也乾 這時的我已經開始厭倦這突如其來的

孫海躍|文 (寄自聖地牙哥)

北美洲:文苑

I24

万讓我發現了美國鄉村生活的自由和美。 我們此次旅行的目的地是黃石國家森

你就會發現這些密密麻麻的小草並不是 林公園。從猶他州通往愛達荷州會經過一 草,而是一棵棵獨立的麥子。 彿細嫩的綠草在風中微微波動。可近看, 無數個碧綠的小山丘。遠看,這些山丘彷 大片麥田。在遼闊的藍天下,我們看到了

這片麥田裡還會冒出幾棟優雅的小農房。 焰般的顏色,而是像大海一樣的深藍色。 眼望去晴空萬里,陽光明媚。時不時從 金色麥子後面的山不再是如同之前火

望自己能夠變成一隻小鳥,自在地穿梭在 金色麥子之間,飛向廣闊的天際。 前的一棵棵小麥子。那一瞬間,我多麼希 我望著外面美麗的風景還有那近在眼

輕輕吹起,鬆散又不淩亂地飄動著 從窗縫裡撲了進來。一下子,我的頭髮被 我搖下了車窗,頓時一股清新的冷風

> 臉頰上。我甚至能夠聞到彷彿是清晨的露 歌聲。每陣細微的涼風都像微雨吻在我的 水和灑在那一棵棵麥子上的陽光。 我感到了大地的擁抱,聽到了河流的

將燦爛的光影散播到大地的每個角落。 遼闊的手臂,緊緊地把雙手圍在了四周, 散發著無所畏懼的自由和力量。彷彿張開 這片麥田就如同沙漠裡的綠洲一般,

角落在等著我們去聆聽它們美妙的歌聲? 邊響起。在這寬廣的大地上,還有多少個 纏繞在一起時,一首世界的歌就在我們耳 成員,發出自己美妙的旋律。當這些旋律 也罷,地球的每個角落都像交響樂隊裡的 感相應都是多麼的美好。麥田也好,沙漠 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大自然間的交 我打開了收音機,一首熟悉的美國樂

開始期待這片金色麥田後面的美景。 來。一切都是那麼的幸福,那麼的自由。 我望著前方漫長的公路,迫不及待地

曲《故鄉路,帶我走》從喇叭裡傳了出

睛,更來自我們的心裡。氦 原來自由和美不僅僅來自於我們的眼

咪。曾在中文寫作比賽中獲得優秀名次。 目前就讀於聖地牙哥高中十一年級。平時喜歡讀書,藝術,和烹飪。性格陽光積極。最喜歡的動物是貓

高中組 佳作

吳健雄 **/の** 中的英

Physicist」。於是,我上網搜集中英文資 料,想更深入了解這位傑出的核科學家。 郵票上寫著「Chien-Shiung Wu:Nuclear 的郵票,何況她是華人!我非常好奇。 她是誰?美國郵政署很少發行紀念個人 有看似普通華人長者模樣的肖像。 一天我看見桌上有張新郵票,上面

此,一九七五年,她成爲美國物理學會的 的宇稱不守恆理論。實驗成功後,他們上 是唯一的華人科學家。二戰過後,她幫助 仰慕。但是,真正讓吳健雄成爲我心目中 無數獎狀與榮譽,她的科學成就讓我非常 刊》選爲一九四五年度女性,她一生獲得 第一位女性會長。兩年前,她被《時代周 爲合作者,很多人感覺很可惜。即便如 交給諾貝爾委員會的文章中並沒有把她列 楊振寧、李政道兩位科學家,證明了他們 獲得博士學位。在美國曼哈頓計劃中,她 年輕時漂洋過海來到美國,在伯克利加大 吳健雄,一九一二年生於中國蘇州, ,是她的人格力量

張旭娜一文 (寄自喜瑞都)

我對她了解越多,她的人格就越吸引我。 字的第一眼,就覺得這不是一般女性的名 溫柔纖弱。吳健雄的成就,讓世界看到, 的概念,社會認爲,男性剛強有力,女性 追求理想。自古以來,就有「男尊女卑」 雄克服了許多對女性的偏見,堅持不懈地 氣貫長虹的性格。果然,她的名字中的 字。我可以從中感受到她的雄心壯志, 這種偏見是毫無道理的。我看到吳健雄名 「雄」字來自於「英雄豪傑」這個成語。 首先,在男性主導的科學界裡,吳健

困難跟挫折後,我會灰心,連收尾工作都 的期待。我常有一個「五分鐘熱度」的問 地做實驗。她的夢想遠遠超越世人對女性 守恆理論,她花了整整四個月的時間反複 題。每次開始做事都會非常起勁,但碰到 不高興去做。父母經常批評我這虎頭蛇尾 心與恆心,都非常讓我敬佩。爲了證明不 其次,她做研究時表現出的信心、耐

> 放棄的時候,吳健雄對我伸出援手,讓我 國華裔女性,將會繼承她留下的精神。 往新時代的勇士。而我,作爲新一代的美 目標。在她的時代裡,她是個抱著希望前 理工科沒信心,但就在我懵懂浮躁,準備 長理工科是很正常的。我常常對自己追求 的習慣。我常聽到,作爲一個女性,不擅 重新腳踏實地。她似乎告訴我,只要一步 一步地努力,從小事做起,我就可以達到

行星,讓她徹底成爲了一顆科學明星。 包袱也能到達她理想中的星辰。在一九九 前走。有了她的目標鼓舞,她拉著再重的 道路上,她每天像拉著厚實的馬車一樣往 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在她坎坷的科學研究 在星辰上」。吳健雄的事蹟讓我對這句話 ○年,中國科學院以她的名字命名一顆小 美國作家愛默生曾說過,「把大車拴

她是我心中永遠的英雄。 幸運有吳健雄這顆明星啓發我,鼓勵我 定決心去追求自己的夢想。我笑著拿起了 能繼續胸無大志,沒有人生目標。我要下 桌上的郵票。在我今後成長的路上,我很 讀完她的故事後,我終於領悟:我不

惠特尼高中(Whitney High School)高三學生。在南加州出生長大。喜歡彈鋼琴、跳舞和語言,也喜歡 數學和物理。小時候學過多年中文,後來自己通過看中文電影和武俠小說繼續提高中文水平 文化的偉大和漢語的豐富多變點贊

徴文比賽紀實

二零二二年《文苑文學獎》 紀實

嚴筱意一文

▶類的本能,有創造力,有表達力;寫作,是表達創造力的 ノ方式之一。

放在架上,除非知名度夠高,否則難逃被退回倉庫的命運。 快速新聞事件,常被秒埋。一本用心撰寫印刷精美的實體書, 發表園地愈來愈少。而網路資訊爆炸,好的文章作品,敵不過 表的途徑是報紙、雜誌、出書;但隨著時代改變,現在的紙媒 寫者,有話想說,有故事要分享;而分享需要途徑,過去發

的作品被看見,最好是參加文學獎比賽,一旦得獎,名字文章 學獎頒獎典禮,發現現今台灣的文學獎發展蓬勃。這幾年來因 爲紙媒的消失,台灣作家已經沒有發表的園地,如果要讓自己 二〇一九年,我回台有幸認識了一票文友,參加了好幾個文

不知道,對寫者或是讀者,都是損失。 件的缺乏,這麼好的一本雜誌,但是因爲推廣不夠,很多人並 編印精美的中文雜誌;這幾年又因協助校稿工作,了解到好稿 宗錦會長主編的《文苑雜誌》,驚喜發現在美國,居然有這麼 自從二〇一二年加入「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收到吳

誌》。我想,不如舉辦一個《文苑文學獎》,讓北美洲的華人 ·,又適逢南加州《文苑雜誌》將擴大改名爲《北美洲文苑雜 去年我知道「北美南加州華人寫作協會」即將屆滿三十五周

> 親人、朋友的故事,用擅長的母語把心緒感情寫下來,豈不精 場奮鬥,下班後卸下盔甲,變身回華人自己,如果能把家鄉、 萬個華人移民,很多是各個行業的菁英,他們白天用英文在職 移民,把他們的故事以中文寫出來,分享給大家。北美有幾百

慮,這麼大的活動,我們怎麼能辦得成? 上,提出舉辦第一屆《文苑文學獎》的倡議。起先大家都有疑 了。於是二〇二一年,我在「北美南州加華人作協理監事會」 會到人生無常,想要做的事,就去做,否則一放,常常就錯過 這兩年因爲新冠疫情,很多人頓失親友家人,讓我深深體

之有年,參考他們的規則不會錯到那裡。「南加作協」理監事 酬勞願意幫忙擔任評審。至於比賽規則,台灣文學獎比賽已行 即可,執行團隊於焉成立 們,都很勇敢地表示支持,我們不怕困難,碰到了就克服修正 心,會前已先募到經費的三分之一了。台灣兩位文壇大咖不嫌 老師,第三是比賽規則,第四是執行團隊。由於幾位文友的熱 籌備文學獎的幾個要素,第一是經費的來源,第二是評審

接下來,工作開始。

琴社長欣然同意與我們合辦,由世界日報李銘濱總經理負責, 王美會長代表本會對外接洽,聯絡了《世界日報》,蒙于趾

比賽揭曉後得獎作品也將在世界日報上發表。 並以新聞特稿宣傳《北美洲文苑文學獎》的比賽時間及辦法;

敏永也表支持,並依建議增加了《高中組散文獎》。 經費鼓勵。僑委會與洛杉磯僑教中心先後兩位主任張皓鈞與陳 苑文學獎》鼓勵中文寫作,認爲這是項有意義的活動,也酌予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黃敏境處長知道本會舉辦《文

協分會一起宣傳並邀稿,希望大家多多參與。 北美洲華文作家協會總會吳宗錦總會長,則透過至北美各作

交由世界日報,數次配合刊登半版醒目廣告。另外也在臉書 聞稿。於在二〇二一年十月份正式宣布比賽辦法及對外徵稿, 經過多次線上會議討論,制定出此次中英文版的比賽規則、新 馨)志願組成籌備委員會,參考台灣各個文學獎的比賽辦法, 由理監事們(王美、吳宗錦、鍾一萍、宋久瑩、劉榮文、周遠 「以文交友―Just Write It」群組及微信「北美華文作家會長」群 舉辦活動需要群策群力,我們一邊請各會員幫忙募款,一邊

報資深副刊主編盧美杏老師以及居美作家蓬丹老師擔任。 評審老師方面,我們特邀台灣資深作家吳鈞堯老師、中國時

二月一日起稿件陸續進來,至二月二十八日半夜截稿時,更

是大量稿件投入的高峰;很顯然的,大家都是一再修改,務期 這期間,有外州文友建議,每個獎項只取頭三名似乎不足,

可否增加幾名佳作?我們經內部討論,決定視來稿多寡及水 ,增加佳作名額。

三月一日收稿截止,先將作者姓名另外收編,將作品分類編

號,統計結果,共收到來自全球各地一百三十七篇有效作品。

奧勒崗州、密蘇里州、賓州及德州各有一篇。 其他如北卡羅來納州、內華達州、路易斯安納州、馬里蘭州 達州二篇,亞利桑那州二篇,華盛頓州二篇,俄亥俄州二篇、 八篇,台北四篇,加拿大三篇,中國二篇,澳洲二篇,佛羅里 成人小說組:五十二篇。南加州九篇,北加州八篇,紐約區

安納州、夏威夷州各一篇。 尼亞州二篇,其他如澳洲、德州,密蘇里州、喬治亞州、印地 紐澤西州二篇,紐約二篇,德州二篇,馬薩諸塞州二篇,維吉 州六篇,華盛頓州五篇,台北五篇,加拿大三篇,中國二篇, 散文組:七十九篇。南加州三十八篇,北加州四篇,馬里蘭

高中組:六篇。南加州五篇,加拿大一篇。

也是寫者,對待他人的作品,小心翼翼的心情,壓力很大。 讀;即便有不太適合入圍的文章,我們也怕自己沒讀好,耽誤 萬字的文章,其中不乏佳作好句連連,往往吸引我們回去再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在短短的時間內,必須讀完三、五十 章後,於三月十五日分組討論,決定進入複審名單。老實說, **「作者辛苦筆耕的努力,還再三斟酌,怕有遺珠。只因爲我們** 三月二日,稿件初審工作開始,各組籌備委員,閱讀全部文

三月十五日,散文組初審,參加者:王美、遠馨、一萍和筱 三月十二日,小說組初審,參加者:久瑩、榮文、筱意和王

意 (備詢)

美、遠馨、一萍、久瑩、榮文和筱意 三月十九日,高中組因爲只有六篇,直接決審,參加者:王

再討論,只因認真對待

初審結論:小說獎有二十五篇入圍。散文組有二十九篇入





、盧美杏兩位老師給予舉辦文學獎比賽的經驗及擔任評審 第一次舉辦文學獎,像摸著石頭過河 《文苑文學獎》

2023北美洲《文苑》雜誌徵稿啟事

知自己之不足而精進;收到來

2023年北美洲《文苑》雜誌 (總號第27期)公開徵求稿件,舉凡:論述、人物、傳記、憶往、遊記、雜記、生活漫談、小說、詩詞、書畫、攝影等均所歡迎,或 與北美作協有關的活動報導、感想、建言,都在徵稿範圍。歡迎北美洲文友與文友新生代的作 品。

除非特邀或者必要之稿件,來稿文字以1000字至3000字以内為宜,附照片大圖檔及說明更 佳。獲選刊出之稿件,因限於經費,本刊不付稿酬,但版權歸作者自己所有。作品不得抄襲, 或侵犯他人著作權之行為,若有上述情事,有關法律責任由供稿者自行負責。對於刊出之稿 件,本刊有刪節及更改權。如不願被刪改,請先註明。請自行保留原稿,本刊除通知投稿是否 刊用外,不負責退稿。

截稿日期是:2022年12月31日。來稿請盡量以Word文字電子檔傳送(標點符號請用中文 標點),並請註明作者中文姓名及近照一張,100字以内的作者簡介,聯絡郵址和通訊住址,照 片請用jpg電子檔,分開單獨傳送,並加圖片說明,E-mail至:tsungchinwu@gmail.com 收。請 於2022年12月31日以前郵寄至: 1188 South Second Ave., Arcadia, #101, CA 91006 U.S.A. 寄 給:NACWA北美洲《文苑》雜誌編輯部收。為